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鑽石私梟
易安・福萊明著
郭功雋譯
007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 鑽石私梟

易安·福萊明著

郭功雋譯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鑽石私梟

印行

特價新台幣
12.00



書名：鑽石私梟
譯者：郭功雋
發行者：周玉銘
出版者：立志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永康街四一號
電話：三五四三九號
郵撥：三三一三號
印刷者：立志印刷廠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四六一號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五月出版

定價：台幣廿四元　港幣三元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 鑽石私梟

易安·富萊明著

郭功儁譯

徵信新聞連載
立志出版社印行

JAMES BOND

# "DIAMONDS ARE FOREVER"

BY

IAN FLEMING

# 譯者贅言

## 富萊明和他的第七號情報員

正當一、二集第七號情報員電影片在本省各地上映創下賣座優異記錄之際，外電傳來，〇〇七號的塑造者，英國作家易安·富萊明（IAN FLEMING），已於五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因心臟病猝發病逝坎特布里。他生前著有十多本廣受歡迎的小說，其內容均以一位果敢而機智的情報員龐德（JANES BOND）的事業爲主。他的著作，已經成功地拍成電影的計有三部，在拍攝中者尚有兩部；此類作品已譯成二十三國文字，流傳於世。我們謹以其作品的第二十四種譯文，作爲懷念這位慓悍能手的奠禮。

富萊明筆下的龐德，乃一身是膽，經常深入虎穴和歹徒、私梟，惡霸相搏鬪的硬漢。〇〇七號代表英國情報局最高級的外勤辦案人員。〇〇字號暗示具有「特命全權」的身分。他携就最新型無聲手槍，獲准必要時可以獨斷專行的射殺敵手，正如同享有「先斬後奏」特權的方面大將。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之所以獲得廣泛的盛譽，原作佈局詭異，題材新頴，實居首功。這一系列的作品，不下十二部之多，各以特定範圍作爲故事發展的場地，其中又襯以適當羅曼史增加浪漫氣息，因此能使人讀來津津有味。富萊明的故事可以用一個簡單公式說明它的構成要素。此即〇〇七故事＝驚險（十）異國情調（十）美女。地理背景可能各異，漂亮的女角可能一再更換，而這個公式似可代入他的個別作品中而屢試不爽。

故事的背景時而法國海濱，加勒比海的牙買佳島，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美國的賭馬聖地沙拉托加，瑞士的阿爾卑士山腰滑雪場所，勾人心魄的女角，有時是〇〇七號的女助手，有時是共黨反間諜，有時是私梟的重要幹部。可是，在冒險犯難，遍體鱗傷，有時是艷福無窮的情況下龐德每次都能達成上級——特勤局長退休海軍將領麥爺——所交付的任務。

龐德故事之所以廣受讀者歡迎，原作者的出身與閱歷實爲一重要因素。玆將富萊明氏生平簡介如後：

易安‧富萊明是老富萊明的次子，生於一九〇八年。其父曾任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在第一次大戰時任陸軍少校，後在作戰陣亡。易安幼年就伊頓私立中學，及長欲繼承父志，入英陸軍官校（桑哈斯特皇家軍事學院）受訓。畢業後本欲參加入陸軍部隊服役，但最後改變主意，轉入新聞界成爲路透社駐莫斯的特派員。

第二次大戰時曾任英海軍情報署長的特別助理，官階中校。由工作上耳濡目染，他在這一段



期間會深切體認秘密情報的作爲與實務。二次大戰後恢復平民身份，先後出任路透社及倫敦泰晤士報社駐莫斯科特派員。對於亟欲窺探鐵幕內情的人，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職務。陳致力寫作外，富萊明在世時最後的職位是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國外部經理。

易安‧富萊明已婚，遺有一子，名凱司帕，現年方十二歲。

若問原作動機，最好請聽易安自已的解說：「龐德這種性格在一般情報人員中是累見不鮮的。他有多方面的興趣。而這樣的人我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會經親身接觸過。……我寫這些小作品，無非想供給多情的異性戀人一些讀物，使他們在火車或飛機上或躺在床上，能得到消遣而已。」

譯文承徵信新聞副刊自五十三年八月二日至十二月十五日連載，復承立志出版社承印出書，均此誌謝。惟譯者學識翦陋，錯誤必多，倘乞讀者不吝指正，是幸。

譯者　郭功雋誌五四、四、卅東港。

# 一 私貨上路

在西非洲三個國家交界處的不毛之地，長了一棵霸王荆棘。那地區山巒起伏，莽林茂密。只在中部這二十方哩，全是平坦的岩石地。其間點綴着矮小的刺叢，而這棵霸王荆棘生在當中，猶如鶴立鷄羣，成爲幾哩外就可窺見的顯着陸上標記，也許因爲在它根部水源特別充沛的緣故。

霸王荆棘的地理位置在西非法屬幾內亞，那兒離賴比尼亞的北疆不過十哩遠，距賽拉龍邦的東部也不過五哩之遙。有好些豐饒的鑽石礦場散佈在這片不毛之地。這些鑽石礦床歸非洲國際礦業公司所有，乃是大英國帝國的一大宗重要資產。

是一個月明之夜，有個中年人依靠着霸王荆棘的軀幹，足足等候了兩個多鐘頭。他的摩托卡斜靠着放在二十碼之外。

此時，空中傳來發動機的噪音，由遠而近。那人站起身來，迎着月光注視。只見一個模糊而黝黑的影子從東方迅速的撲面飛來，藉着月色，他依稀辨別出閃閃反光的直昇機旋翼。

那中年人連忙把手掌伸開，沿咔嘰布短褲的褲縫朝下抹乾汗漬，然後三步併作兩步，跑到摩托卡旁。他從座位兩邊的牛皮袋中探囊取物。首先掏出一個小布包，愼重其事地裝進襯衣口袋。又從另一牛皮袋裏取出四只手電筒。他跑步到距離霸王荆棘五十碼外的平坦場地，約莫有一個網球場那麽大。

他在着陸場的三個角落把手電筒頭朝上底朝下的塞好，再擰亮光束。自己手裏拿着第四只電筒站在第四個角落，準備連絡。

直昇機逐漸向着那人飛來，離地大約有一百呎的高度。主旋翼以慢車緩緩轉動。看來猶如一隻形體古怪的大蜻蜓。那人唯一的遺憾是感覺這機器發出的聲音未免太大。每次他都有這個感想。

直昇機懸飛在半空，微微向前低頭，正好位於中年人的正上方。座艙中伸出一隻手臂，有一只電筒朝地上打訊號。一短一長，摩斯電碼的A字母。

地上的中年人立即撳按手電筒，回答B和C兩個字母。他把手裏的電筒放在地上，連忙向旁邊走避。兩手擋住眼簾，以免吹進被旋翼捲起的塵土。直昇機在上空輕輕減小旋翼的傾角，便穩穩的着陸在四隻電筒中間的場地。最後咳嗽一下，發動機停止了噼啪聲響，主旋翼轉了幾轉戛然靜止，只留下尾旋翼放在空擋中緩緩轉動。

等塵埃落定以後，駕駛員砰的一聲打開機門，放出一架鋁梯子，硬硼硼的爬了下來。他在直昇機旁站定，等候中年人走到場地的四角收拾起並且熄滅那四只手電筒。駕駛員落地的時間較預定延誤了半小時，他想這一回免不了要聽人家的抱怨連天了。他對於一般非洲客甚爲厭惡。對於接飛機的人尤無好感。在一個曾經保衛德意志第三帝國的飛行員之心目中，這些雜種，既狡猾，又愚蠢，而且教養不够。這個接飛機的人固然負有艱難的任務。可是豈能與駕駛直昇機在夜間飛



越五百哩的叢林，然後再飛返原地的人，相提並論?

接機人收拾停當，走了過來，駕駛員搖幌一隻手招呼道：「事情樣樣都順利吧?」

「但願如此。只是你又遲到了。等我回去天都快亮了哩。」

「磁電機出了毛病。人人有本難唸的經。謝天謝地，一年只有十三次滿月。老兄，如果你已經把貨色準備好，就交給我吧。讓我們加好油，立刻回去。」

從礦場來的接機人，一言不發從襯衣裏掏出那個小包，交給駕駛員。是一個沉重而整潔的小包袱。

駕駛員接過包來，上面沾了接機人的汗水，然後朝「短打襯衣」的大口袋一放。他騰出手來在短褲上抹汗。

「好的，」駕駛員說着轉身準備上飛機。「等一下，」接機人聲音裏含有抑鬱的韻味。

駕駛員轉過頭和他打個照面。心裏琢磨，想必是佣人們認爲伙食不良，因而要發一發牢騷。

「唔，甚麽事?」

「事情越來越難辦。我說的是礦場。我心煩死了。倫敦派來一個包打聽，想必你已經知道的，叫席立圖的。據說是鑽商公會聘雇的人。來了之後，規章修改了一大堆。處罰也較前加倍。我手底下給他嚇跑了不少。我必須發狠心，照幫規重辦一個小子。這才稍微好一點。但是我必須提高獎金，多付一成。他們却仍不知足。總有一天，礦上的安全官會逮捕我的助手的。你知道這般

黑猪玀的脾氣。吃到苦頭，他們就會一五一十招出來的。」講到這裏他迅捷朝駕駛員眼睛望望，再轉向別處說，「吃到粗皮鞭，誰也受不了，連我在內。」

「那麽——」駕駛員停了一歇問道，「你要我把這種威脅帶回去向ABC反應？」

「我並未威脅任何人，」那人急忙辯白說，「我只想讓他們瞭解，事情越來越辣手。他們應該自己有數。他們應該獲知有席立圖這麽一個人。而且留心聽聽公司的董事長在年度報告中怎樣分析的。他說由於走私關係礦場每年的損失在二百萬鎊以上，政府應該設法抑止這種損失。這話怎講？就是打斷我的路子。」

「也打斷我的路子，」駕駛員輕聲附和說，「那麽你的需要是——加錢？」

「正是，」接機人倔强的答說，「我要多分一點紅。給我百分之二十，否則我只好洗手不幹。」他朝駕駛員臉上端詳，希望獲得一些同情心。

「好吧，」駕駛員無動於衷地說，「我把你的意思告訴達卡方面。假如他們認為有理，會向倫敦反應的。可是此事對我不生關係，我要是你，」駕駛員頭一次謙和的說話，「我不該對這種人施以壓力。這些人不好惹，他們可能比席立圖，或者公司或者甚麽政府當局更難纏。過去一年間，在我們這一頭就有三個人送掉老命。第一個錯在沒有種。另外兩個因為從包袱裏偷貨色。你是知道底細的。你的前任死得不明不白。在床底下放炸藥，多麽可笑。不像他辦的事。他是小心處事的人。」



那二人在月色下默默地互相睇視着有一小會。接機人終於聳聳肩膀說，「好吧，只告訴他們我手頭很拮据，需要更多的錢發給手下。他們應該體會得到，他們要是明理的人，就該多分一成給我。否則……」他欲言又止，走向直昇機然後說，「來呀，我給你幫忙加汽油。」

十分鐘以後駕駛員爬上座艙，收好鋁梯。關上機門以前，伸出一隻手，搖擺着說，「再見，一個月以後再見。」

接機人在地上突然有孤獨感。「再會，」他揮動手臂說，好像和愛人訣別，「祝你一切圓滿！」說完急忙後退幾步，用手掌掌住兩眼，防止被塵土侵入。

駕駛員安坐在操縱座席，收緊保險帶，用兩脚試蹬控制方向舵的橡皮踏脚。他確知起落輪已經用上剎車，開始向右下方猛壓俯仰操縱桿，把油路開關放在暢通位置，揿壓起動機的按鈕。發動機加到適當速度，他放鬆旋翼剎車，一面輕柔地扭動俯仰操縱桿頂端的油門。

從座艙外望，可以看見主旋翼在慢慢轉動。駕駛員回頭注視尾旋翼的轉速是否正常。他向後靠緊椅背坐好，注意主旋翼的轉速表漸漸逼近每分鐘二百轉。指針一到二百轉，他立刻鬆掉主輪剎車同時堅定而緩慢地向後拉動俯仰操縱桿，頂上的主旋翼向一方略作傾斜並在深深地攪動空氣。油門再開大一點，直昇機噼啪響着往天空鑽昇，大約升到一百呎左右，駕駛員同時猛蹬左舵並且在兩膝之間推動操縱桿回到前端位置。

直昇機轉頭向東飛，高度與速度同時在增加，沿着月亮升起的路徑怒吼着揚長而去。

留在地上的中年人瞪眼看着它飛走，帶走價值十萬鎊的原料鑽石。那是他手下在過去一個月內開鑿鑽石時偷出來的。他們坐在牙醫椅子上張大口腔，等他檢取贓物，並且粗鹵地查問肌肉有否受傷。

他從口腔中夾出礦石，用小手電照了一下，出了一個適當的數目：五〇，七十五或者一〇〇。土人點點頭，拿着寫了數目的處方單放在衣袋裡，離開診所，同時也帶出用紙頭扭的幾粒阿司匹靈作爲護身符。他們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土人絕對不准私帶原料鑽石離開礦場的。工人一年之內可能獲准外出一次，去省親或參加友人的紅白大事，那時按規定需要用X光透視全身，而且服食蓖蔴油一次。假如查出弊病，他就凶多吉少。上牙醫診所看病是輕而易舉，如果輪到他當班的話。因爲鈔票在X光透視時不會發生問題。

那人開動摩托車經不毛之地駛上狹仄的鄉村土路，然後向賽拉龍的山麓進發。

要走完二十哩山路在天亮以後方能到俱樂部吃早餐。他那時候要忍受友人的揶揄。

「找黑婆娘去了吧，醫生？」「聽說她的大胸脯在這一帶數一數二哩。」「我說，醫生，一到陰曆十五你忙些啥呀？」

可是每次送了十萬鎊的貨色上路，就意味着有一千鎊存進他在倫敦銀行的賬戶。上帝作證，這些日子，事事順遂。但，恐怕做不久了。他決心存款增到二萬鎊時，洗手不幹。以後呢？……

騎在摩托車上的人，一腦袋胡思亂想，他儘快地加速度翻越這一段崎嶇的道路，愈早遠離霸



王荆棘愈好。那是世界上頂富饒的走私路線底起點，要經過五萬里漫長而迂迴的途徑，貨色最後才能安抵目的地。

## 二　特級寶石

「不要往裏塞，旋緊一下，就戴好的。」英國國防部特種勤務局局長麥爺不耐煩地在旁指點訣竅。

特勤局雙圈組〇〇七號情報員，傑姆士•龐德，再度拾起掉在辦公桌上的珠寶商放大鏡，輕輕扭轉一下。這次放大鏡果然牢靠地陷在右眼的眼窩裏。

雖然是七月的下旬，局長辦公室裏陽光十分絢燦，但麥爺局長早已擰亮案頭燈，而且朝一方傾斜，使得光線朝龐某直射，龐德檢起一粒打磨得光彩奪目的寶石，就着燈光觀賞。他的手指在慢慢扭轉，從多面網眼裏輻射出的彩虹色澤，向他不停的閃耀，直到他的眼球因爲過度感受五彩繽紛的光芒而備覺疲憊。

他取下珠寶商放大鏡，正打算講一句切題的話。

麥爺冲他看看，略帶揶揄的詰問：「上品的寶石？」

「刮刮叫」，龐德假裝很在行說，「恐怕價錢一定不小。」

「連加工打磨在內不過幾鎊而已」，麥爺澆了他一勺冷水，「那只是一塊石英。現在讓我們再比較這一塊試試看。」他拿起桌上一張清單，端詳一會，選了一份用薄絹包好的貨色，核對了上面註記的號碼，打開小包，送到龐某的面前。

龐德把石英放回原來的包裝紙中，拾取第二份貨樣。

「您有貨色的說明書，所以對于您這是輕而易舉的事。」他朝局長微笑着略抒己見。說着他再把放大鏡擰進眼窩，以右手檢起這一塊寶石，若是貨眞價實的寶石，靠近燈光。

他兀自想，這一次沒有錯。這一塊寶石經過精工琢磨，由上方三十二面和下方二十四面共同組成光彩的網眼，約有二十克拉重。可是他現在可以發覺這寶石的中心放射白裏透藍的毫光，而且從深處向外反射，折射的光芒，像針尖似的刺戳眼珠。

他用左手檢起石英，放在鑽石旁邊，用放大鏡比較。在令人目炫的半透明鑽石對照之下，石英像一塊毫無生氣的石頭，剛才曾經見到的彩虹色澤，現下顯得粗糙而混濁。

龐德輕輕放下石英塊再度向鑽石的心臟窺視。如今他恍然大悟，何以幾百年來，販賣，處理並且施工于鑽石的人們會樂此不倦地予以盲目熱愛。他們被一種純粹的美感所主宰，其中保有一項眞理，像一尊齊天大神，一切事物如同方才那塊石塊，在對照之下，會變成泥土。只不過幾分鐘工夫，龐德已經擭獲了鑽石的奧秘。他曉得這一輩子絕對不會忘記俄頃前從這塊寶石心臟處窺探到的眞相。



他把鑽石放在薄絹中，取下放大鏡安置在手心裏。他朝麥爺注視的眼光領悟地說，「是的，我看到了，您哪！」

麥爺坐進座椅，對他說，「幾天以前我應邀與鑽戒公司的雅各共進午餐時，他曾把訣竅講給我聽。他說如果我打算過問鑽石業的事務，就應該試圖瞭解這一行買賣最迷人的底蘊。使人着迷的並非數以百萬鎊計的貿易額，或者它具有不受通貨澎脹影響的保値作用，也不是看在它具有當作訂婚信物的情感。他說我們應該瞭解鑽石的可愛之處。他教我如何鑑賞鑽石，就是剛才我叫你所做的事，還有一層，」麥爺向龐德淡淡地一笑說，「我當初也曾誤認石英是上等貨色，這也許使你滿意了吧！」

龐德正襟危坐恭聽教誨，未發一言。

「好，你可以逐一鑑賞這些貨色」，麥爺把手朝桌上一揮指着那些小包說，「我對雅各說我想借幾種私貨樣看看。他們並不在乎。這是今早派人送來的。」麥爺拿起說明書，打開另一個小包，推到龐德面前，告訴他：「現在這一包屬於極品的『靑白鑽』。說着對龐德面前一顆大鑽石指了一下，「這叫『特級晶體』，重十克拉，屬於棒狀琢磨法，也是很名貴的寶石，價格只有『靑白鑽』的一半。在放大鏡中你依稀能辨出淺淺的黃色。爲你亮相的下一顆，叫『開普鑽』，照雅各的解釋，略帶一點棕色，可是我沒有本事領悟出來。我想只有專家才弄得這麽清楚。」

龐德遵命檢起特級晶體端詳一番。爾後一刻鐘內在麥爺指點下，除了觀賞所有放在桌上的鑽

石之外，還看了各色寶石，包括紅寶、藍寶、緋寶、黃寶、綠寶、和紫寶在內，麥爺遞過一包塊頭較小的次等貨，不是有毛病，帶傷痕，就是顏色差勁。這些是工業用鑽石，不在特級貨色之內。用於工作母機，可是別小覷它們。去年美國一共購買五百萬鎊的工業用貨色。這不過是整個鑽石市場的一部份銷售實績而已。布工程師告訴我鑽通聖哥閘隧道用的就是這種東西。最次的貨色，牙醫師用它們鑽牙床。它們是地上最硬朗的物質，能經久不變。」

麥爺掏出煙斗，開始塞煙葉。「好啦，我把學到的統統教給了你。」

龐德落坐在椅子上，眼睛失神地巡視散置在麥爺辦公桌大紅皮面上的薄絹和光彩奪目的寶石。他奇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火柴劃動發出磨擦聲，龐德視麥爺按緊燃燒中的煙斗盆，收好火柴盒，然後蹺起椅背舒適地朝後躺。

龐德瞥一下手錶，現在已是十一點半，想起從紅色電話鈴響局長召他進謁，已經整整一個鐘頭了。那時他正要動手處理剛收到的極機密公文。現在他相當有把握，這一下可以不必操心那些極機密文件了。龐德進入局長室之前會向參謀長探訊，回答說：「我想是一個任務。局長關照我在午餐以前不要讓他聽打進來的電話。而且他已經跟蘇格蘭警場連絡好，要你下午二時和他們碰頭。」

麥爺的座椅突地格吱一響，龐德趁機朝上司注視。他是自己最敬仰也願意竭誠服從的主官。



那一雙淡灰色的眸子若有所思地和他的目光打個照面。麥爺拿開銜在嘴邊的煙斗。「自你從法國休假回來，有多久啦？」

「兩個星期了。」

「耍得痛快麼？」

「報告局長，還不壞。到末了就玩膩啦。」

局長未表示意見。「我已經翻閱過你的人事記錄書表。手槍射擊成績，一直保持在優等。柔道術也令人滿意。最近一次體檢，顯示健康極爲良好。」歇一會，他毫無表情的繼續說，「我有一樁相當艱巨的差事要你去承辦。先要弄清楚你是否能善自珍攝。」

「沒有問題。」龐德一肚子不高興。

「○○七號，你別對這件工作發生錯覺，」麥爺提高嗓門警告說，「我說差事可能艱巨，並非故作驚人之語。世上多的是難惹人士，你都還未曾照過面。而這一趟差事，其中可能要與這班難纏人士打交道。其中包括效率高强的人手。所以，當我再三思維，要不要派你出勤時，決不可以生悶氣。」

「我很抱歉。」

「這樣吧，」麥爺放下煙斗，兩臂互相交叉，上身前傾伏在書案上說，「我把故事來龍去脈講出來，去或不去，由你自己決定。」

「一星期前，」麥爺說，「財政部那一位大員來看我，偕同貿易會的主任秘書一齊來，商談與鑽石有關的公事。照他們的說法，特級鑽石幾乎全部在大英國協中生產。鑽石生意在倫敦成交量約佔全球百分之九十。是鑽石公司的獨占買賣。」講到此處麥爺聳了一下肩膀，「別問我其故安在。英國人在廿世紀初葉掌握了這一門企業。幾十年來一直沒有發生變化。如今算是相當大的買賣。每年貿易額達五千萬鎊。我們從中賺進了美鈔約值一億五千萬美元。所以，一旦其中發生問題，政府當然甚感焦慮。問題是—」麥爺慈顏悅目的眇望着〇〇七號。「每年約有價值二百萬鎊的鑽石原料從西非礦區走私出去。」

「這筆錢相當可觀嘛，」龐德呼應着說，「走私到哪兒去呢？」

「據說去了美國，」麥爺說，「我想大致是實情。美國擁有最大的鑽石市場。而且唯有美國的黑社會才有能力經營偌大的走私活動。」

「礦業公司無法制止麼？」

「他們已經竭盡所能，」麥爺說，「或許你已從報上知道狄比爾離開MI五時（釋註：英國主管保防的治安部門）向我們借調了席立圖。他現在正在南非洲與當地治安機構合作進行考察之中。我相信他已經提出報告，列舉一些加强緝私的精明意見。可是財政部與貿易會並不欣賞。他們認走私活動不是這些一盤散沙的礦業公司能够有效制止的，不管他們如何强化規章。而且他們已經獲得了法官方面採取行動的有力證據。



「證據在哪兒？」

「在目前他們已在倫敦攫到手一大包私貨鑽石，」麥爺兩眼烱烱有光朝〇〇七號注視。「正預備啓程運往美國。而且警方的特務組已探悉誰將是送貨人。也知道另外派誰一路同行，擔任監督。警方密探在蘇河區弄到情報報告上級以後，副總監華朗士直接與財政部大員會商。財政部和貿易會研究以後一同晉見首相。首相批准他們動用特勤局的人力。」

「何以不讓MI五出馬呢，局長？」龐德不平則鳴，他故意暗示特勤局出這個差，似乎是狗捉耗子，多管閑事。

麥爺局長不以爲然的說，「當然警方可以趁送貨人携帶貨色準備闖關出國時人贓俱獲地加以逮捕。可是又有甚麽用？這樣並不能阻塞走私路線。逮到的人多半三緘其口。何況送貨人不過是小人物。他們不過奉命行事，從公園這個門口一個人手中接到貨色，走到公園另一個門口再交給另外一個人。要想摸清楚走私路線的來龍去脈，唯有派人循路徑去到美國，看看他們究竟如何連絡的。我恐怕聯邦調查局對這個案子也幫不了多大的忙。他們集中力量和美國匪幫巨擘鬪法，這些私梟在他們心目中是些小巫。何況那班傢伙並未破壞美國的利益，毋寧說還有貢獻哩。吃虧的是英國。美國又不在警場與MI五管轄之內。所以只有特勤局可以出任艱巨。」

「是的，我明白了」〇〇七號這才弄清底細。「可是我們有沒有其他的線索呢？」

「你可會聽說過『鑽石之家』這個商號？」

「哦，聽到過的，」〇〇七號答說，「美國的大珠寶商。總店開在紐約市西四十六號街。在巴黎李渥利路有個分號。我琢磨他們的生意很興隆，如今可以和卡蒂爾、范氏、波柴龍這些大公司媲美。二次大戰以後他們的貿易額在飛躍增加。」

「不錯的，」麥爺說，「他們就是問題人物。在倫敦賀本區的海頓花園他們也有一爿小門面。過去每逢鑽石公司按月公開標賣貨色時，常常大批購買鑽石。不過近三年來，他們買進的數量越來越少。然而，正如你指出的，他們售出的鑽石却每年在增加。一定有獲得貨色的門路。前些時會商時，財政部提出了這個疑問。可是我也抓不到他們的毛病。他們倫敦支店的主持人似乎很出色。生意不大，老板够大，似乎不相稱。支店經理名叫賽魯佛，我們尙未查明來歷。每天在倫敦西端皮家圓場的美國俱樂部吃午餐。喜歡上孫林鎮打高爾夫球。既不抽煙也不喝酒。住在沙佛亞觀光大旅店。標準的上流人士。」講到此地麥爺不自覺的聳了一下肩頭。「但是鑽石業是一個經過精密度量的純良企業，一般的印象『鑽石之家』似乎不大跟同業來往。我們的情報只有這麼多」。

龐德覺得應該打破砂鍋問到底：「報告局長，那麼究竟要我幹甚麼呢?」他越過書桌向麥爺的兩眼注視。

「我已經和警場副總監華朗士約會好，」麥爺核對一下手錶，「剛好還差一個鐘頭。他負責使你束裝就道。他們準備在今晚逮捕送貨人，然後要你冒名頂替打進走私集團探望眞相。」〇〇七號不安地用手指輕輕撫弄座椅的扶手。



「而後呢?」

「而後，」麥爺實事求是的向他解說，「你就把那些鑽石走私到美國去。至少主意就是如此。你覺得如何?」

## 三　危險的冰塊

〇〇七號離開局長辦公室，關上了房門。經過局座女秘書錢本妮小姐席位時報以微笑，然後走向參謀長辦公室。現任參謀長，年紀與龐德彷彿，是個善詼諧的瘦高個。見他走來，當卽放下筆桿，朝椅背伸直坐着。龐德從身後掏出香煙匣走向窗沿低首俯瞰攝政公園的景色。參謀長默默的佇視在坐位上。

「那麼你承擔下來了?」

龐德回答參謀長的問題以前深思熟慮了好一會。他終於轉身告訴他：「是的。」他點燃一枝香煙，吐了幾圈煙氣，從霧靄中照直瞪着參謀長。「比爾，局座對這個工作好像膽子都給嚇散了。請你告訴我，是怎麼回事?他甚至查看過我最近的體檢報告，他憂慮的是什麼?看來又不是跟鐵幕國家打冷戰。美國多少是個文明之邦。他被誰給懾服住了?」

瞭解麥爺目前正動甚麼念頭，乃是參謀長份內的職責。他的煙頭已告熄滅，就動手續上一枝。他冲龐德莞爾一笑，然後滔滔地說：「龐德，使麥爺煩心的事情並不爲多、你和局裏其他資深人員一樣，知道得很清楚。俄帝的『鋤奸團』（SMERSH），是其中之一，還有德國的偵破密碼機人員，以及中共匪幫販賣雅片的組織——，乃至他們影響力所及的各種秘密活動。西西里匪徒老大馬非亞。最後，他深表敬畏還有美國黑社會匪徒。我是指那些大亨。使他憂慮的無非是這幾種方面。這次鑽石案子，看來你多半要跟這班歹徒打交道。沒有這班人，他老人家已經够麻煩了。現在又添這一班，你說他怎末會不心焦?」

「美國黑社會的匪幫，沒有甚麼了不起。」○○七號有點輕敵，「他們根本不是美國人，多半是祖籍義大利的癟三，襯衣口袋上繡着姓名的花體簡字，身上噴了香水。成天吃通心麵條和肉圓。」

「那是你一廂情願的觀感，」參謀長辯正說，「可注意之點你不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一般人的上級是一些精明傢伙，最上一層還有更精明的人物。以販賣毒品爲例，美國有一萬吸毒者。他們打那兒弄到貨色的?再以賭博——合法的賭博爲例，單單拉斯維喀斯城，一年的純利數達一億五千萬美元。此外，還有散步在邁亞密、芝加哥等地的地下賭局。這些都歸匪幫以及他們的同道經營。幾年前，經管拉斯維喀斯賭場大亨賽奇因爲吞下的賬款太大，結果送掉老命。你可知道賭業在美國是一枝獨秀的大企業!比鋼鐵業龐大，也超過汽車工業。爲使賭業得能順利而圓滑



的經營，他們自必要加意護衛。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找一份參議員吉法爾的報告書看看。現在發生鑽石走私案。一年六百萬美元。數目可觀。他們是否有萬全的維護措施，恐怕要拼着命去偵破哩。」參謀長講到這裏，停頓一歇，然後抬頭不耐煩地朝身穿單排扣深色西服高個子情報員諦視，同時和他那瘦長棕色面孔上一雙難以馴服的眼睛打了個照面。「或許你還沒有見到今年出版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罪行報告。很有趣。平均每天發生三十四起謀殺案。過去二十年間共有將近十五萬美國人成爲罪行的犧牲者。」龐德似乎不大相信。「不要懷疑，這是根據事實的統計數字。找一份報告來，你自己讀讀看。局座在送你進入走私集團以前，如此關切你的健康，其原因在此。你將跟那班著名的匪幫打交道。而且是匹馬單槍。我的解釋你可滿意?」

龐德鬆弛面部的肌肉，對參謀長說，「比爾，如果是這麼回事，跟我走。我請客吃午餐。輪到我作東道，而且我應該藉此慶賀一番。這個夏天我不必伏案辦公了。我們上史家小館，點一道精選的海蟹，再來兩瓶黑啤酒。你使我心上一塊石頭掉下地。起初我以爲這次任務要遭遇到可怕的障礙哩。」

「好的，吃你一頓。」參謀長把公事收拾好，隨龐德走出辦公室，使勁帶上房門。

午後兩點正，龐德在首都警廳蘇格蘭場一間老式辦公室和副總監華朗士握手言歡。華朗士人長得短小精悍，他的屋內可以說曾經容納過最多的機密消息。龐德當年承辦「月球火箭」案件跟華副總監混得很熟，現在就免掉寒喧一番的俗套。

華朗士取出幾張放大登記照片在桌上。照片主人是一個相當神氣的黑髮青年。頭髮修剪整齊，一張裝模作樣的面孔，兩隻無辜的眼睛咪咪地笑着。

「就是這個小子，」華朗士說，「叫彼得法朗克。對於略知其外貌的雇主，由你冒充頂替再適當不過了。他長得滿帥。家庭良好，國校畢業。後來他學了壞，一直執迷不悟。夜間竊盜鄉村住宅是他拿手的特長。幾年前孫林鎮上溫莎公爵府失竊可能是他做的案。警方逮捕一、二次，但也派不出甚麼大罪名。現在他窮途末路。朋友們常常拖他給三教九流的歹徒幫忙。我派在蘇河區有兩、三個做底線的女郎。他看中其中之一、兩人打得火熱。女的也對他着迷，認爲可能使他改邪歸正。但是她是負有任務的。當他無意間向她透露這件工作時，她把消息傳遞給我。」

龐德頷首表示欣慰。「專攻一門的竊賊，一向不關切他別的計劃。我可以跟你打賭，如果他打算動某一鄉村住宅的腦筋，就絕不會透訊給女的。」

華朗士接着說，「長話短說，彼得法朗克似乎被朋友的朋友看中，答應去美國走私一趟，代價五千美元。貨到收款。我們的線民問他是不是藥品。他哈哈大笑，回答說，『不是的—更高級的，像危險的冰塊。』他已經拿到鑽石?還沒有。第二步，他要跟『護衞』取得連絡。明日下午五時上特法拉加皇宮飯店找一藍狄芬小姐。屆時她會指示他如何準備，也陪他一路去美國。」華朗士講到這裏，站起來在房間內往返蹓腿，不時瞥一瞥掛在牆頭鏡框裏的贋品五鎊鈔票。「這班走私客在運送貴重貨色時喜歡成對的行動。送貨人並未受到信賴，那邊的大亨希望有個見證人，



假如這一邊在驗關時出了漏子。如果送貨人被捕吐露實情，也有人給他個訊，免得在睡鄉中被警方抓去。」

貴重貨色上路。送貨人。海關。護衞。想到這裏，龐德連忙把煙蒂在辦公桌的煙灰缸裏壓熄。他憶起初入特勤局時，這些都是曾經一再經歷的習見步驟。經過史特拉士堡進入德國，經過尼哥洛葉進入蘇俄，翻越比利牛斯山，越過辛普頓河，緊要的關頭。發乾的嘴唇。小釘接近手掌心。這麼多年以後，現在他又要重演一次緊張的舊夢。

「是的，我懂得。」龐德在回味他自己的經驗，「可是，一般狀況如何?有沒有一個輪廓?法朗克要參加的究竟是甚麼性的走私活動?」

「好，鑽石當然來自非洲」，華朗士瞇起一雙眼睛說，「不大像聯合礦場的貨色。可能從賽拉龍漏出來的，我的朋友席立圖正銜命去那邊從事調查。鑽石原料可能運到賴比尼亞，或許送到法屬幾內亞更有可能。於是再轉送到法國。既然我們在倫敦查到了這一批。倫敦成爲走私路徑的中途站是可以想見的。」

華朗士停步，面向龐德說，「現在我們確知這一包貨色即將運往美國，至於到那邊以後如何行動，只有聽憑想像了。走私客不會馬上加工琢磨—這是很費錢的，鑽石的身價幾乎有一半是加工的工錢。所以看來似乎集結原料交給合法的鑽石商行，而且像其他寶石一樣，經過加工，再定一個售價。」歇了一會華朗士補上一句說「如果我教給你一點門檻，你不會介意吧!」

「那還用說嗎？」

「是這樣的」，華朗士說，「大凡這一種行動，付款給送貨人那一個關卡，最爲脆弱。五千美元怎樣交付給彼得。法朗克呢？誰出面付錢？同時假如他此行一切順利，可有機會如法泡製一次？我要是你，我將特別注意這些小地方。設法弄明白誰管出納，並且努力向組織的上層鑽營，查出大亨是誰，假如他們看中了你，這就不難弄清楚。精靈的送貨人，也不容易物色。而且大亨們也喜歡接觸組織裏的新進人員。」

「你的看法很合情理，」〇〇七號想了一下讚賞地說，「通過美國方面第一個接觸人是重要一關。我們唯有祈禱當我帶着貨色在甘迺廸機場下飛機接受海關檢查時不致當場出彩。如果檢驗設備使我顯出原形，眞是無地自容哩。不過我想這位蓋女士一定有携帶貨色的錦囊妙計。好吧，往下一步如何走？您怎樣使我做彼得法朗克的替身？」

華朗士再度在室內往返蹓腿。他頗爲自信地說，「這一層應當沒有問題。今天晚上我們動手拘捕法朗克，罪狀是企圖蒙騙海關。」他莞爾一笑繼續說，「這一來將會打破我那女線民的浪漫美夢。可是又有甚麼法子呢。然後，下一步是安排讓你會見這位蓋小姐。」

「她可耳聞法朗克是何等樣人？」

「大約僅曉得他的姓名和籍貌」，華朗士回答說，「至少我們希望如此。我懷疑她恐怕連跟她連絡的人是甚麼模樣也不知道。一路採取全部阻塞措施。每一個人只在密封小屋幹份內的事。



如果路上出了漏子，就不會牽連到別人。」

「你清楚蓋女士的底細麼？」

「限於護照上的資料。美國公民，年二十七歲。出生於舊金山市，金髮女郎，碧藍的眼珠，身高五呎六吋。職業：單身女性。過去三年中來過英國十一、二次。可能用過不同的化名。每次都投宿在特拉法爾加皇宮大酒店。旅館雇的暗探報告說這位女士不大出街。訪客也渺渺可數。每次最多停留兩星期，從未發生麻煩。我們所獲資料如此而已。千萬別忘記，跟她見面時爲自己編好一則動聽的故事。像如何接受這份工作之類。」

「我一定注意到這一層。」

「還有甚麼要我提供協助的嗎？」

龐德回溯了一下。其他似乎要靠自己了。一旦鑽進走私集團之內，一切要見機行事。此時他想起那家鑽石商行。「是甚麼促使財政部對鑽石之家起了疑竇的？看來好像經過長期調查似的。有更多的訊息嗎？」

「老實說，我還沒有惹他們，生怕打草驚蛇。」華朗士回答時聲音中含有歉意。「我曾經調查過這位賽經理，可是除了護照上的項目而外，也沒有更多情報。美國人，年四十五歲，鑽石商等等。他時常去巴黎。過去三年當中，差不多每月要逛一次花都。也許那邊有個姘頭。我想了個主意，何不到他的店號走一趟，作一次拜訪呢？說不定有點收穫，亦未可知。」

「我怎麽辦到這一層呢?」〇〇七號半信半疑的反詰。

華朗士登時未置答，只用手掀動桌上的對講機電鈕。

「是的，您有吩咐?」是一種雄壯的同音。

「警長，叫雙圈股的但克華來一趟。也要羅賓尼來一下。然後打一個電話給海頓花園的鑽石之家。找他們經理賽某人講話。」

華朗士交代以後走到窗前俯視泰晤士河。他從背心口袋中取出打火機，心不在焉地磨擦着頂部的轉輪。有人敲房門，華副總監的文書士伸進頭報告說，「但克華警長要見您。」

「讓他進來，」華朗士指示說，「要是羅賓尼來了，叫他等在外間聽我吩咐再進來。」

文書士推開房門，進來一位便裝的中年人，沒有甚麽特徵。頭髮已經禿了頂，戴着眼鏡，皮膚呈蒼白色。他的表情和藹而謙恭。看起來好像是一家大商號的司賬員。

「警長，下午好，」華朗士爲部下介紹客人，「這位是國防部的龐德組員。」警長禮貌地面露笑容。「我要你領龐德組員上海頓花園鑽石之家去一趟。他就做爲你們股裏的「占姆士」警長好了。你不是推測阿士可商行被竊的鑽石，可能經由美國潛往阿根廷麽?把你的推測告訴鑽石之家的經理賽先生好了。你表示疑問，探探賽經理口氣，他們總公司方面有沒有類似的消息。他們紐約總公司可能耳聞到一點點，懂我的意思麽，要謙遜，有禮。但是要盯住他的目光。儘量地施以壓力，可是別留下讓人家抱怨的把柄；然後，對這次訪問抱歉一下，就告辭出來。你的任務就



完了，懂了吧?有疑問麽?」

「沒問題，您哪!」但克華警長呆頭呆腦地答說。

華朗士向對講機交代一句，不久以後走進一位西裝筆挺的人，面色蒼白，態度頗善諂媚，手裏提一隻小公事包。他走進門以後在原地待命。

「下午好，警長。進來給我這位朋友相相面。」

那警長遵命走到龐德身旁，有禮貌地略微使他轉身對着光線。兩隻鷹隼似的眼睛仔細端詳客人的面孔足有一分鐘，然後朝旁邊讓一步。

「化一下裝以後保證可以在六小時內使右頰的疤痕暫時隱沒。」他說「熱天的關係，不能持久。其他沒有困難。他將扮演甚麽人，您哪?」

「要他做但警長手下的傑姆士警員。」華朗士看一下錶然後說，「只需要維持三小時可以吧?」

「決無問題，您放心。我現在就動手?」華朗士點頭同意，那警長領龐德在臨窗的一把椅子上就坐。把他那隻小公事包放在椅旁的地板上，跪下一隻腿打開了皮包。以後，他用靈活的手指爲〇〇七的面孔與頭髮忙活了大約十分鐘的光景。

龐德坐在椅上任憑人家擺佈，一面傾聽華朗士和鑽石之家通話。「要到三點半才回來?那樣的話，請轉告你們老板賽經理，就說準三點半我有兩位警長要到寶號來訪問，是的，我認爲事情

相當重要。不過只是例行性公務上的拜會，問幾句話。不會躭擱賽經理十分鐘以上的時間。多謝，是的，警察廳副總監華朗士的電話。正是，蘇格蘭警場，謝啦，再見。」

華朗士放下話筒轉身面對龐德，「女秘書說賽經理要到三點半回店。我看你們三點一刻到達。先在店裏觀察一番，總是好事。讓對方來個措手不及才好，搗拾好了麼？」

羅賓尼技師在龐德面前擧着一把小鏡子。

酒渦處抹了白塗料，疤痕已失去蹤迹。眼角，嘴邊都添上了勞碌的記號，顴骨下方增上一些淺淺的陰影。增之一分則太多，不過化裝到現在這個樣子，誰也認不出他就是龐德，倒是成功的。

## 四 「你們來幹啥」

警局巡邏車在市區駛驅，順河濱道開到張氏巷轉入賀本區，但克華警長一路保持緘默，在盤算着臺詞。走到海頓花園道，向左一拐，汽車停在一座潔白大樓的正門門前，那倫敦鑽石同業公會的會址。

龐德跟隨同伴沿水泥道走到旁邊一個門口，有一塊擦得煞亮的銅招牌釘在門邊，上面鐫了一排大字：「鑽石之家」，下面刻的小字是：「賽魯佛，歐洲區副總經理」。但克華警長按了掀鈕



，一位猶太女郎應聲而出，她打開門迎他們入內，走過舖了厚地毯的大廳來到一間由木板隔成的接待室。

「我想賽先生馬上就要回來的。」她漠不關心地說了一句，便先行退出，帶上了房門。

接待室的陳設相當的豪華，壁爐中燒着熊熊的劈柴，使室內頗爲燠熱。整塊深紅大地氈的中央擺了一張圓形的紅木桌子，配了六隻同樣質地的扶手椅。單單這一套傢俱，龐德的估計，大約値一千鎊。桌上放了一些新出版的刊物，其中包括金百利編的「鑽石新聞月刊」。但克華看見鑽石月刊眼睛大爲明亮，便坐下來翻閱其中的七月號。

四壁各懸有一個鑲金框的花卉圖案畫，看來頗有立體感，龐德好奇地走近欣賞。原來並非圖畫，而是凹壇中襯以天鵝絨材料，上面有匠心的部置了幾株新鮮花朵，每一面牆上都有這種裝設，和桌上四個大花瓶的清供配合得非常出色。

室內頗爲恬靜，只是表面鑲了大小鑽石的一隻大掛鐘，的嗒作響，富於催眠作用。同時進門處對面有一扇門，背後也不時傳出低微的人聲。門鎖輕輕出聲，門開了幾吋。一個外邦人用混濁聲音講英語：「但是關先生，何必這樣絕？我們都是養家活口的人，可對？我老實告訴你，這塊寶石我花了一萬鎊買進來的。一萬鎊！你不相信？可是我可以賭咒，用人格當保。」歇了一下，發出最後的討價，「這樣吧，你少給五鎊。」

一陣哈哈大笑，「韋利，你眞有一手，」一個大老美的聲音，「用不着討價還價。我這是替

你幫忙。那一塊寶石最多值九千，我加你一百鎊，算給你的好處。你好好想想。在倫敦市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價錢了。」

側門開處兩個男人魚貫而出。領前的是個美國商人，戴着夾鼻眼鏡，嘴巴顯得特別小。後面跟着一個愁眉苦臉的小猶太，衣襟縫裏揷了一大朵大紅玫瑰。他們發覺接納室有人，嘴裏不自覺地咕唧一聲「對不起」，那美國人就領友人穿過屋子走向大廳，順手關上房門。

但克華朝龐德擠弄一下眼皮。「這是鑽石交易的一幕特寫，」他說，「前面的人叫柏韋利，倫敦市上著名的鑽石經紀人。另一位大約是賽經理的主顧。」說完他繼續看雜誌，龐德不想再抽第二根香煙，走到牆根去研究框子裏的「鮮花」。

突然間那間豐麗，舖着地氈的恬靜屋子，像布穀鳥似地震顫起來。同時間，壁爐裏一隻燒殘的劈柴掉到爐底，壁上大掛鐘敲了三點半。正門大開，一位黝黑的大個子，匆忙間一連跨兩步走進屋裏，瞪着眼注視兩位警員。「我姓賽，」他大聲說，「有何貴幹，你們來幹啥?」

正門照舊大開。但克華警長站起身來，邁着堅定步子禮貌地繞過主人，關好房門。然後返回房子的中央。

「我是蘇格蘭警場特勤股的但克華警長，」他以平靜而安詳的語調說，「這位，」他向龐德順手一指，「是傑姆士警長。我們是來探詢一批失竊鑽石的消息的。例行公事。副總監叫我來查詢的，也許你可以協助我們。」



「說吧！」賽經理傲慢地對這個厚着臉皮白白躭擱他時間的警員依次諦視。「說下去。」

但克華警長用平靜的語調絮絮道出一個編好的故事，不時翻閱小記事本，加上「在本月十六日」以及「根據吾人的瞭解」等官式語句。同一時間龐德冷眼在旁細心觀察賽經理的儀容和反應。賽經理對二位不速之客感到非常的嫌惡。

賽經理是個大塊頭，硬朗得像一截石英。方方的面孔，小平頭，鬈曲的黑髮，沒有留連鬢鬍子顯得頭角崢嶸。眉毛長得又黑又直，下方塞了一雙極爲銳利而隱重的黑眼珠，他下巴剃得光光，兩片嘴唇並攏時成爲薄薄的一條線。方形的下頷露出厚實的雙下巴。身上穿了一套黑色單排扣西服，剪裁得很寬大。白襯衣。一條黑領帶，仄得像皮靴帶子似的。用一隻矛頭形金質領帶夾夾牢。兩隻長臂悠悠盪盪，露出兩隻大手。手心向外微捲，表皮黑黝毛叢生。脚登昂貴的黑皮鞋，大約是十二號鞋子。

龐德暗暗做個總結：這個人夠驃悍，也有才幹，在幾處功課很緊的學校就讀過，看來似乎在母校任教。

「……這裏有我們急欲追查的寶石；」但華克警長總結起來說。他照黑色記事本逐一宣讀：「二十克拉魏士頓一枚；十克拉上品青石鑽兩枚；三十克拉的黃色總裁一枚；十五克拉開普特級品一枚；十五克拉開普聯號兩枚。」講到這裏停頓片刻。

然後從黑記事本的頂端敏銳地注視賽經理的黑眸子輕輕詰問，「賽先生，以上所列不知貴號

最近有否經手，或者你們紐約總號見到過？」

「沒有，」賽經理一口回絕，「紐約也沒有經手過」。他轉身打開房門，「現在，兩位先生，再見。」

不願再受到無味的騷擾，他斷然走了出去。兩位警員聽見他匆匆上樓的脚步聲。門呀地一聲被啓開，乓然關上。然後寂靜無聲。

但克華絲毫不感沮喪，把記事本放進背心口袋，拿起帽子，穿過大廳走上街口。龐德亦步亦趨地跟在後面。

他們鑽進巡邏車，龐德告訴他位於京士道的公寓地址。汽車在市區行駛途中，但克華警長收拾起嚴肅的公務面孔。他轉頭望望龐德，與高采烈地說，「我覺得很有趣。難得遇上這樣偏强的怪人。您收集到需要的東西了嗎？」

龐德聳聳肩膀說，「警長，說老實話，我搞不清究竟要收集點甚麽。能够仔細觀察賽經理倒很難得〇〇的是一表人才。在我看不像做鑽石生意的人。」

但克華警長嘿嘿而笑，然後照直說，「先生，我可以打賭，他根本不是鑽石商人。」

「你怎麽知道的？」

「在我誦讀鑽石的失竊清單中，」但克華警長笑着吐露實情，「我提起一枚黃色總裁，兩枚開普聯號。」



「是呀。」

「實際上根本沒有這種貨色，您懂嗎？」

## 五 「枯葉曲」

他離開電梯順着又頎長又謐靜的長廊朝三五〇號房間走去，似乎覺得開電梯的仍在留心他的行動。龐德一點不表驚異。他心裏有數，發生在這一家旅館的輕微罪行要超過任何一家同業。有一次華朗士副總監打開一張顯示每月較大罪案的倫敦地圖，指着特拉法爾加附近插着密密麻麻的小旗子，告訴〇〇七號說：「這個地段最使管標示圖的人頭痛。每月在這一角總是戳得斑斑點點的，不得不換一張新圖來接納下月份的小旗子。」

龐德走到長廊盡頭處，聽到飄來一陣傷感的鋼琴旋律。他辨得出是甚麽曲子。那是「枯葉」中的一段，他停下來敲門。

「進來，」旅館管賬已經用電話招呼過，所以房內響出期待已久的聲音。

龐德進入小小起居室，順手帶上房門。

「鎖上門，」從臥室裏發出一個聲音。

遵命行事，然後向房子中間走去，直至走到與敞開門的臥室看齊爲止。當他經過放在書桌上

的輕便電唱機時，唱片中鋼琴手已經改奏一段圓舞曲。

那女郎只穿吊襪帶和乳罩，身體半裸，騎跨一隻椅子，面對梳粧臺上的三面鏡子整容。一雙光滑的藕臂折曲地放在椅子的高背上，而下巴，却擱在手臂上。她的脊椎彎成弓形，從肩膀和扭頭的姿式流露出驕矜的神態。乳罩的黑吊帶掠過全裸的背部，箍得緊緊的，吊襪帶以及向外斜伸的大腿都能刺激〇〇七號的感官。

那女的停止檢視自己的面孔，略爲揚起頭，從鏡中冷靜而概括地膘了來客一眼。

「我想你是新幫手，」她毫無顧忌，以低沉而沙啞的聲音招呼說，「找把椅子坐下來，先欣賞一段音樂，這是製成唱片的最佳輕音樂。」

龐德心裏滿舒服。他多走幾步，依照吩咐走到一隻扶手椅的面前，又稍稍搬動他一下，使他能越過臥室的門看得見她，然後落了座。

「要是我抽香煙，你不介意吧？」他說着就掏出煙盒，拿一根刁在嘴邊。

「如果你選擇那種尋死的方法。」

蓋小姐繼續對梳粧鏡子顧盼生姿，唱片中放的是「我會等待」那一支曲子。不久，一張片子放完了。

她輕巧地從椅子上滑出來然後站直。她轉動半個頭，濃厚的金髮瀑布似地下垂到頸底，髮束因爲光線與動作而蕩漾。



「假如高興聽，翻一個面，」她率直地指使說，「一會就來跟你說話。」她離開了臥室。

龐德走近留聲機，檢起唱片，是費喬治灌的有伴奏鋼琴曲，他看看號碼，留心記下，是VOX 500。翻了一個面，略去不要聽的「玫瑰般的生命」，那是他難以忘情的曲子，使唱針放在「四月底葡萄牙」的起點。

他感覺這一段曲子對那女郎很合宜，唱片上所有的樂曲似乎都跟她匹配得天衣無縫。難怪她寵愛這一張。它有她那種古銅色的性感，撒野的情態，以及從鏡中狼狼向他窺視時流露的毒辣眼神。

到旅館以前，對於這位監視他去美國的蓋小姐究是甚麽樣人，龐德毫無預感。也琢磨過，無非是有一雙死魚眼珠，閱歷已深的齷齪女人。一個舉止粗野的識途老馬。可能是個鐵石心腸的抑鬱女人，因爲大亨們對她的肉體不再發生興趣。但是眼前這女的，舉止雖够野，不管肉體的經歷如何，在燈光反射下皮膚明艷照人。

她叫甚麽名字？龐德再站起身走近留聲機。看柄上吊着一隻泛美航空公司的行李卡印的是MITSS. CAES. T 代表啥？龐德返回扶手椅。泰麗莎？泰司？齊爾瑪？殊廸？蒂麗？都不大像。曲克茜？東尼或湯咪嗎，更不會了。

他不停地猜測芳名時，她已悄然出現在臥室門邊。用肘高高地靠着門框，回過頭來默默地打量他。

龐德慢吞吞站起來，也朝她端詳。

她穿戴整齊，準備外出似的。只是手裏甩着一頂小小的黑色女帽。她穿了一件深橄欖色襯衣，封領的鈕子扣好，外罩訂製的時新黑色兩件頭女裝。腿上是金黃耐龍長襪，脚登方後跟，很高貴的鱷魚皮皮鞋。一隻手腕戴黑錶帶，配着一隻玲瓏小手錶，另一隻手腕上戴了沉甸甸的金腕鍊。右手中指根套了一隻圓柱琢法的大鑽戒。右耳邊戴着鑲金葉的大珍珠耳環，一束金髮給攏得遠遠的。

她有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粗獷美感。她打扮起來似乎爲了悅己，並非爲了取悅喜歡她的男人。嵌在一雙灰色眼珠上方，是纖細的彎彎眉毛。如果眉梢向旁一倒，似乎警告你：「中呀，來試試。但是，老兄，你得屬於頂尖人物。」

現在她目不轉睛注視着他。「原來你就是彼得法朗克，」她的聲音低沉而富於吸力，可是也略帶一點屈就的韻味。

「是的，」他答說，「我正在想猜猜看，T字代表甚麽。」

她略微考慮一下回答說，「你走到桌子那邊就可以找得出來的。T代表蒂芬妮。」她走到電唱機旁，關掉音樂，使那一段「我不知道此事的結局」無疾而終。而後轉過身，冷冷地附加一句：「在公衆場合你是見不到這個名字的。」

龐德雙肩一聳走向窗檽，輕鬆地靠住窗框，使兩脚互相交叉。



她因看不慣他這樣吊兒郎當，而有點激怒。於是在寫字檯前的椅上就坐。「現在，讓我們來談公事，」她的語意竟含有鋒利的一面，「第一，你爲何答應幹這一趟差事？」

「死了一個人。」

「哦，」她嚴酷地和他打個照面。「人家對我說，偷竊是你的本行。」歇一下她盤問：「熱血或是冷血？」

「熱血。格鬪中打死的。」

「原來你想藉此逃之夭夭？」

「差不多如此，同時也爲了錢。」

她變換了話題。「身上可裝有假腿，或者是假牙嗎？」

「沒有。樣樣是眞貨。」

她蹙起眉頭，「我一直告訴他們給我物色一個裝義腿的。好吧，你可有什麽嗜好？有否想到如何携帶這批寶石的問題？」

「沒有，」龐德據實相告。「我喜歡玩撲克牌和打高爾夫，因此，我想皮箱和鐵箱的手柄裡倒是窩藏這類東西的好地方。」

「海關關員也這樣想，」她澆了一勺冷水。她沉思了片刻，未再發問。後來她爲自已拿了一張紙頭和一隻鉛筆。「你玩甚麽牌子的高爾夫球？」她一本正經地查問。

「他們叫鄧羅普六十五號。」他也同樣的認眞答話。「也許你們也有這種球。」

她未加評論，只用鉛筆記了下來。她抬頭問：「有護照嗎？」

「唔，我有的，」龐德答說，「不過塡的眞實姓名。」

「哦——」她又有點生疑，「那麽講講看，甚麽名字。」

「傑姆士•龐德」

她嗤之以鼻，聳聳肩說，「叫朱道不好嗎？有誰管這種閒事，你能不能在兩天以內辦好美國的簽證以及取得預防注射證件？」

「沒有理由辦不到。」龐德自信地答覆她。（實際上國防部的Q組會給他辦好這些事的。）「我沒有在美國惹過亂子。此地也沒有犯罪記錄。在姓龐的名下，是如此。」「O•K•」她說，「現在仔細的聽着。移民局可能要問到這些。你馬上要去美國跟一位曲先生同住。叫曲米轍的。到了紐約，你投宿亞士沱旅社。他是你的一位美國朋友。你們在第二次大戰時相識。」她暫時鬆一口氣，接着又說，「爲了查核記錄，眞有這個人。他可以和你對證，使你的故事不致露馬脚。不過通常人家不叫他米轍。如果是朋友的話，人家管他叫曲『邪弟』」。她不屑一顧的加了一句。

龐德笑笑。

「那位仁兄不像他名字那麽好笑，」女的打斷他的笑容。她打開書桌抽屜，取出一叠用橡皮



筋束好的五鎊鈔票。她用手抹了一次，大約在中間數的地方一分爲二，留一半放回抽屜。她把剩下一半捲了起來，套好橡皮筋，遠遠丟鈔票給〇〇七號。〇〇七號傾身迎接，在鈔票捲落地以前適時接住。

「那裡差不多有五百鎊，」她吩咐說，「去麗池大酒店開個房間，把地址通知移民局。找一只半舊的高級皮箱，準備些渡高爾夫假期需用的一應行頭。備好打高爾夫的球棍，上飛機時不要管它。搭乘英航公司王冠號下一次班機飛往紐約。星期四晚上走。明天早上第一件事，買好去紐約的單程機票。如果沒有機票，美國大使館就不會給你簽證的。小包車星期四下午六點半來麗池接你。司機爲你帶些高爾夫球。把它們放進行囊裡。還有一層，」她照直守視他的瞳孔，「千萬不要以爲可以帶着這些貨色單獨行動。司機會伴隨你直到行囊裝上飛機。而我也要到倫敦國際機場的。所以毫無玩笑可言。O•K•」

龐德聳聳肩頭，若無其事的問話：「我怎末處理這樣貴重的貨色呢？責任太大，我擔負不起。而且到了那一邊又怎末辦？」

「另有司機守候在海關門外。他會告訴你下一步怎末辦的。現在。」她的口氣轉爲非常切迫，「你看，假如在兩頭海關出了漏子，你可以推得一乾二淨，看得出嗎？你根本不知道高爾夫球怎麽鑽進行囊的。不管他們怎樣盤問你，你一個勁回答，「寃枉，」一面裝聾作啞。我會在旁邊監視你。說不定有別人在監察。連我也不清楚。如果美國人把你關起來，繼續不斷呼籲英國領事

搭救你，不要存心我們會幫忙。你得到偌大進賬，就爲了這種安排。懂了吧？」

「搞通了，」龐德說，「唯一可能使我牽進麻煩中的人就是妳。」他仰慕地抬頭看她，「而我不希望發生這種事。」

「胡說，」她申斥說，「你根本沾不到我。朋友，不必爲我操心。我可以照顧自己。」她站起來走到他面前立定認眞地警告說，「別把我看做『小姑娘』，我們雖然作同一工作。可是我可以照顧自己。你想不到的吧？」

龐德也站立起來，離開窗框。他俯視那一雙因爲不耐煩由灰轉黑的耀眼目光。「不必煩心，我可以幹得比你想像爲好。你提拔我，我深以爲榮。可是輕鬆一下可好，不要老是一本正經的談公事。我很希望跟妳再見一次。如果事事如意，我們可否在紐約碰面？」龐德曉得講這種話是故意造作的。他看中這個女郎，希望跟她交個朋友。是否能藉這種友誼向集團的高處瞭望一番，倒是一個問題。

她有意朝他望了幾眼，眼睛裡的黝黑色逐漸褪去。兩片壓得緊緊的嘴唇露了一點縫，鬆弛開來。當她答話時略爲有點結巴。

「我。我……這個，」她粗率地扭過頭，臉朝別處。她蹦出的語句有機械感，「唔，星期五晚上，我沒有事情。在一起吃晚餐好了。第五十二號街的「二十一」俱樂部。的士司機都曉得的。晚上八點鐘。如果工作順利的話。對你合式吧？」她轉過臉來看他的嘴，而不是看他的眼。



「就這麼辦。」龐德說。他認爲應該及早告辭，別等露出了馬脚。「現在，」他神氣十足地問：「還有別的要交代麼？」

「沒有了，」她答說，而後像忽然記起甚麼事，嚴肅地問：「甚麼時候？」

龐德看看錶說，「差十分六點。」

「我得動手忙啦，」她說。手臂表示清除的晃悠一下，她走向房門口，〇〇七號跟在後面。手指正要開鎖時她轉身以信賴與溫暖交織的眼神向他睇視。她撫慰地說：「你不會出問題的。在飛機上跟我離得遠遠的。萬一出事，也別慌張。假如你這次給事情辦好，」講到這裏她的聲調中再度流露顧眷的成分。「我以後會設法給你找幾樁類似的工作。」

「謝啦，」龐德說，「我是求之不得的。能跟你合作眞是倖會。」

略爲聳聳肩頭，她啓開房門，龐德照直走了出去。他轉身說，「我們在你提議的『二十一』號見面。」他很想找一個可以和她在一起的理由跟這一位獨居，喜歡聽音樂唱片，而且坐在梳粧臺前顧影自憐的女郎多泡一陣。

但是此時她似乎神不守舍。他不過是一個陌生人。她再抬頭望他一眼，嘴裡支吾地說着，「好說，」便堅決而遲緩地當着面關上了房門。

龐德沿長廊向電梯間走去，那女郎伏在門上聽到脚步聲逐漸消失。而後帶着盤算的神情她緩步走到電唱機旁擰開電鍵。她拿起費葉演奏的唱片尋找想聽那一節曲子的紋路。她打量好部位，

把唱片放在轉盤上，使針頭從那地位開始劃紋路。又是名叫「我不知此事的結局」那段曲子。她站在旁邊專心欣賞，想着從半空中突然間一頭栽進她生活圈裡來的這個男人。上帝，她略帶惱怒的沮喪神情兀自尋思，又是個傻犢子。難道她就沒有辦法甩掉他們麼？但是當唱片嗒然中止時，她帶着歡愉的臉色，嘴裏哼着那一節曲調，一面朝臉上抹點香粉，準備出去一趟。

走出旅社，她停步看看錶。六點過十分。只差五分鐘。她匆匆越過特拉法爾加方場進入柴陵十字火車站大厦，一壁盤算着要講的話。她走進車站裏慣常使用的那座公用電話亭。

當她動手扳動魏白克區的電話號碼時，剛好是六點一刻。像平常一樣得鈴鈴地響了兩起，她聽見由自動錄音器接聽電話時發生的一聲格達。有二十秒鐘之久除尖針劃臘盤絲絲作響外別無聲息。然後她聽見從未見面的上司以漠然的聲音迸出一個字眼：「講！」然後除了臘盤絲絲作響之外，別無訊息。

她已經習慣於接受這種機械式的指揮方法。她於是清楚而快速地朝黑色話筒發言：「蓋氏致ＡＢＣ。重複一遍。蓋氏致ＡＢＣ。」歇一下她接着報告：「送貨員令人滿意。本名叫傑姆士·龐德，而且護照上就用的這個名子。喜歡打高爾夫，將携帶高爾夫球具。建議用高爾夫球，鄧羅普六十五號。其他安排同前。一九一五及二○一五時分再電話連繫，等候指示。完了。」

她諦聽錄音帶絲絲聲一小會，然後放回聽筒，走回旅館。她打電話問旅客供應部要了一大杯淡味的馬蒂尼鷄尾酒，酒送到以後她一壁抽煙一壁飲酒，同時聽電唱機的唱片，等待七點一刻的



到來。

那時，或者等她在八點一刻再度連絡時，她由電話中，聽到上司底漠然而抑悶的回音：「ＡＢＣ致蓋氏。重複一遍。ＡＢＣ致蓋氏……」以後她就遵照指示行動。

當她掛斷聽筒時，在倫敦某一間租下的屋子裏錄音機中止絲絲作響。而後，某一扇門會嗒然關閉，然後從某一樓梯上由上而下的發生輕微脚步聲，便向不知名的街道匆匆奔馳而去。

## 六　飛渡大西洋

星期四午後六時，龐德在麗池大酒店的臥房中忙着收拾行囊。他弄來一隻半舊的猪皮衣箱，裝了一些適合此行需要的衣物。夜禮服一套；輕質地黑白方格便裝一套，作下鄉打高爾夫球用；薩克松出品的高爾夫球鞋；可以和現在穿在身上的藏青色熱帶絨線便裝十分相配；幾件白絲綢和棉紡短袖襯衣。幾雙毛短襪，領帶，尼龍內褲，兩件絲質一件頭晨褸。這些衣服上統統沒有姓名簡字。

清理好皮箱以後，龐德又準備幾樣配件。盥洗用具，安東梅所著「高爾夫球術大全」一冊，飛機票，護照，這些都放進一只猪皮小公事包內。這個公事包却是Ｑ組特製的，靠背部如果打開一個夾層，裏面放有手槍的滅聲罩，和三十發○·二五口徑的子彈。

電話鈴一連串的響。他以為汽車來了，比預定時間稍早，原來是經理部通知樓下有萬國進出口公司的專差帶了一封需要他親拆的信件。

「讓他上來，」龐德在電話中吩咐說，心裏有點納悶。

幾分鐘以後他開門迎進一位便裝客人，他認得出是特勤局汽車隊的一名駕駛兵。

「晚安，您哪。」那信差說。他從胸部口袋取出一只大信封遞給龐德。「我奉命等您看完這信，要原信帶回。」

龐德撕開外面的白信封又鏟掉內部藍信封的封口漆。裏面是一張淡藍打字紙的大頁信紙，沒有機構臺銜也沒有簽名。從特大號字體龐德知道是麥爺局長的手諭。

他一揮手讓信差找把椅子坐下，自己檢窗前寫字檯旁的橈子落坐。

（備忘錄說）「據華府訊，賽魯佛實係惡霸捷可・史班之別號。捷可曾在參議員吉法爾調查報告中留名，為一嫌疑幫會頭目，惟尚無罪犯記錄。史班雙胞兄弟兄長捷可，弟名西拉菲摩，為「雙胞幫」之大亨。該幫經營各種營業遍及全美。雙胞幫在五年前斥資盤進『鑽石之家』，似為一頗享盛譽的合法商號。

雙胞幫亦經營一家電訊公司，暗中為內華達及加尼佛里亞各州黑市印刷商傳信，做生意並不合法。該電訊公司稱為『精火電訊社』他們在拉斯維洛斯開設冠冕大酒店，其實由西拉菲摩在其處發號施令，同時為規避內華達州稅額，『鑽石之家』的董事會亦附設在酒店中。



華府又稱雙胞幫附帶經營其他副業甚多，包括販毒，開設妓院，由曲米敕（別號曲邪弟）自紐約市全權管制。曲某為一登記有案之歹徒，過去會有五次不同罪行記錄。該幫分號散在邁阿密、底特律及芝加哥等地。

華府認為雙胞幫為一神通廣大之美國歹徒集團，在各州與聯邦政府甚至警方均嘗有力人士為其庇蔭，為之緩頰。雙胞幫加上克利夫蘭組織及底特律的『紫社』是為美國黑社會中三巨擘。

本次任務之主旨尚未通告華府有關機構，惟倘汝於偵查途中有與此巨擘組織發生危險接觸之虞時，應即據實報告，作急流勇退之打算，然後將本案移請FBI辦理。

本備忘錄即係一項手令。

當本件密封於一信封中送回時，表示業經貴官拆閱。」

信底並未簽署。龐德從頭再閱讀一遍，妥為折叠，然後放進印有麗池大酒店臺銜的信封，黏好封口。他站起身把原信交送信差。

「謝謝你，」他說，「你懂得如何下樓嗎？」

「懂得，謝謝你。」信差答說。他走到房門口打開門，「晚安，您哪。」

「晚安。」

房門緊密關好。龐德越過房門走到窗前，居高臨下的俯瞰「綠園」小公園的一角。

有一段時間他彷彿清晰地看見兩鬢斑白的局長安詳的坐在辦公桌後的靠背椅上。案子移交給ＦＢＩ接辦？○○七號知道麥爺不是說着玩的，也知道要麥爺請求ＦＢＩ的胡佛局長從特勤局手裡接辦這件英國的麻煩案子够多麽的難堪。

備忘錄中最重要的片語叫「危險接觸」。○○七號遇到甚麽情況才可以稱爲「危險接觸」呢？這是很難決定的。和以往曾經跟他作對的敵手相比較，老實說這班惡霸又有甚麽了不起？難道眞正了不起？○○七號突然憶起賽魯佛經理石英般的面孔。唔，想方法和賽經理的親兄弟，有着外國名子的亞拉非摩，見見面應當不至於吃甚麽虧吧。大概是夜總會裏的侍者或賣冰淇淋的小販。這班傢伙就是這樣的低賤而富於戲劇性。

龐德想到這裏，聳了一下肩膀。他望手錶瞥一眼。六點廿五分。向屋內各處掃瞄一次。一切已準備就緒。一時心血來潮，他用右手伸進上衣內的左腋下從麂皮槍背套中抽出那隻○·二五口徑的白萊大連發手槍。是最新型的，擔任上次出差以後麥爺送給他做紀念品的，上面有局座用綠墨水註了一行字：「供作不時之需。」

龐德走到床邊上，取下彈夾，又把已經上膛的一粒子彈退出，掉在床單上。他連續作了幾次拔槍快放的動作，感覺出扣扳機時的彈簧被壓緊的情形。他卸下槍管檢視有無積垢或塵土，又伸手檢查一下前面的準星。然後仍然上了一發子彈進膛，做最後一次取槍動作，保險鈕卡牢，然後把槍放回槍背帶。



來了電話：「您的汽車到啦。」

龐德放下聽筒。終於來了，馬上要出征。他沉思地走到窗邊留連地俯視綠園中的樹木。他覺着心口有點空曠。在一片蒼翠的盛夏中，與倫敦猝然作別，使他突感心痛。也想到位於攝政公園旁邊的那座灰色大厦，變成了無法接觸的堡壘。他知道在危急中可以向它呼救，但是他又不願意那樣做。

有人輕輕敲門。小僮進來拿行李，龐德跟在後面走長廊，此時他甚麽也不思索，只懷疑等在麗池旅社旋轉玻璃門外的走私集團接應人是甚麽模樣。

外面停了一輛藍賓牌名廠小包車，水箱頂部嵌着紅色的商標。「您坐在前座也好，」穿制服的司機向他發話。不像下人的口氣。兩只衣箱，和高爾夫球棒袋統統放在後座。他安適的坐在司機旁邊，車子在皮氏圓場過路時，他留心注視司機的面孔。鴨舌帽戴得低低的除了顯出一個嚴肅的側面而外，他一無所見。那人鼻樑上架了一付黑色太陽眼鏡。戴着皮手套，極爲熟練地控制着方向盤和排檔箱。

「先生，放鬆心情，觀看街景吧，」一口紐約市布魯克林的土腔，「別跟我講話，會叫我緊張的。」

龐德笑了笑，依照指示一路沒有開腔。他默默打量司機。四十歲。一百七十磅。五呎十吋高。熟諳倫敦交通規則的優秀司機。沒有香煙氣味。高級皮鞋。衣着考究。鬍子刮得光光，可能用

電動剃刀一天要刮兩次。

途次大西路底圓環時，司機把車子靠到路邊停了下來。他打開儀表板旁放手套的小空間謹慎地取出六只嶄新的鄧羅普六十五號高爾夫球，仍裹在黑色包裝紙裏，原封未動。他把引擎放在中間位置以慢車轉動，離開駕駛座，打開後座的門。龐德回頭從肩胛望過去，看見他打開高爾夫行囊中的球袋皮絆，把六隻新球一個接一個跟原有的新舊球摻雜在一起。然後一聲不響返回前座，繼續行駛。

到了倫敦航空站龐德若無其事地循例辦理剪票及查點行李等手續。他順手買了一份「標準晚報。」然後跟在司機和行囊之後前往海關辦事處。「只是些私人用品？」

「是的。」

「您身邊帶了多少本地錢？」

「大約三鎊，外加一些銀輔幣。」

「謝謝你」，海關人員用綠色粉筆在三件行李寫個字，工人把衣箱和球棒袋放進手推車。「請跟着黃色燈光去移民局查驗，」說着便把手推車送往貨物間。

司機舉手滑稽地朝龐德行了個禮。兩只眼鏡透過黑鏡和被送行的人打了一個照面，嘴唇向上一撇淺淺露出笑容。「再見，您哪。祝旅途愉快。」

「謝謝你，伙計，」龐德興緻冲冲地說，也有機會注意到司機一轉身匆匆離去時臉上立即收



歛起笑容。

龐德提着小公事包，把護照顯給一位青年辦事員看看，那人在旅客名單上龐某處劃了一個記號。然後走向出境休息室。他剛好聽見蓋狄芬在身後低聲對青年辦事員道謝。過了一會，她也進入出境休息室，在龐某與入口之間找了一個座位坐下。〇〇七號暗自好笑。如果他奉令釘梢一個三心二意的人，他勢必也選定那個位子就坐。

第七號情報員雙手捧讀晚報，實際上却是由報紙的頂端暗暗注意在此地候機的旅客。

飛機幾乎賣個滿座，（時間太急促他來不及訂購到臥舖位子），散在休息室中約莫四十個旅客中，並未發現熟面孔。這使他比較安心一點。幾位英國佬，兩個去法國朝聖歸來的美國天主教修女；幾位美國商人，兩個襁褓中的嬰兒，可以保證使旅客無法安睡；另外約有七、八位國際不明的歐洲人士。龐德巡禮一番後，下了結論：越洋飛行的典型組成。同時他又想，如果他和蓋狄芬二人銜有秘密使命，焉知這些旅客當中沒有別人負責特殊任務？英航公司旅客管理員就在龐德的近旁。她拿起電話——龐某心想大約向業務組報告——輕聲說「在出境休息室中大約有四十位客人。」她等待對方核准，然後放回聽筒，拿起擴音機的話筒。

於是龐德混在同路旅客中經過水泥機坪走向雙層的波音客機。冲出一股濃煙以後，引擎一具接一具被開動。空中小姐在揚聲器中報告說第一段旅程要飛行一點五十分鐘，在愛爾蘭山龍機場落地進餐。於是這架波音同溫層客機開始朝東西向主跑道徐徐滑行。正駕駛用了剎車，輪番地開

動每一引擎至起飛轉速，飛機猛烈地震顫，龐德又從機窗看見襟翼也被試用一次。試車以後，巨機緩緩滑到跑道的極東端正對着落日餘暉。當猛鬆剎車引擎怒吼着加速衝刺時，兩旁的草浪被急風吹得平平的。王冠號順着兩哩的洋灰跑道馳騁，向西方徐徐昇空，最終它將在大西洋彼岸另一混凝土跑道着陸。

龐德安適地坐在位上點燃一枝香煙，開始閱讀那一本高爾夫球大全，他發覺前面一排座椅靠左首的那一位旅客，把坐臥兩用椅儘量向後躺，因而縮短他們之間的距離。前座兩位仁兄似乎是美國商人。左首那位，臃肥的胸口此時仍然牢牢地扣好保險帶。滿頭冒汗。他把一隻公事包壓在胸前，從吊在手柄上的名片卡認出「W．溫特先生」字樣。下邊用紅墨水清晰地註了一排小字：「本人之血液係屬F組」

眞叫劣種，龐德心裏想。這傢伙膽小如鼠。他認爲飛機要出事。希望搶救他脫離飛機殘骸的人，知道用什麼血型替他輸血。在他看來，這架飛機只不過靠幾十只電火塞來產生升力，並且裝了一大批笨物的大圓筒。它依賴某種電器機械飛往目的地。他對它毫無信心，也對安全統計數字不表信心。他不相信飛行安全——正與小孩駭怕噪音，恐懼跌倒是一個道理。他甚至於在飛機上不敢上厠所，生怕從厠所出來時一脚踩通地板，掉了下去。

機艙中充滿了落日餘暉。一個身影突然間打斷斜陽的光芒。龐德轉頭一看，發現是蓋狄芬由旁邊經過，順甬道走到樓梯口前往下層的酒吧間。她的身形不一會消失在樓梯口。龐德有意跟踪



而去，但是再一想還是克制自己留在原位。他失意的聳聳肩，等待空中小姐推着手車來供應酒菜。這次上的魚子醬，燻鮭魚土司就鷄尾酒喝。他再度翻閱帶來的書本，讀了一頁，全然不知所云。他決意不轉蓋狄芬的念頭，從頭一頁起再看一遍。

大約看了四分之一時，他感覺耳際有點癢氣，那時正是飛機以五十哩長徑對正愛爾蘭西海岸逐漸降落。燈光一亮，映出一排字：「東緊保險帶。禁止吸煙。」遠處從山龍港射出的探照燈光，有綠色和白色的光束。也看見紅色和金黃色的信號彈沿拋物線由下方迎面而來，不久飛機便在明亮的跑道燈中間安然着陸，然後徐徐滑行到卸機坪。在機場大厦的餐廳裏享用牛排和香檳，餐後還有摻了愛爾蘭威士忌的熱咖啡，頂部浮了半吋厚的奶油。許多賣紀念品的小攤位陳列各種本地風光的小玩意。揚聲器裏傳出冗長的愛爾蘭方言，其中只有BOAC，和紐約兩個字眼依稀可辨。然後用牛津腔英語複述一遍，向歐洲作臨別的一瞥，於是飛機爬昇到一萬五千呎，改以平飛姿態巡航。下次與地面連絡，要依靠無線電信標和位於大西洋某處「吉客」和「查理」兩艘氣象船保持接觸。

龐德在坐臥兩用椅上睡得很好，一覺醒來飛機已在加拿大東部諾娃．蘇格夏省的南端航行。他走到前面的盥洗間刮光下巴，又狠狠嗽嗽口，把一夜的壓縮空氣淸除殆盡，而後回到睡得歪歪皺皺的旅客行列中間。當朝日從地平線上射出的旭光充沛機艙時他又恢復固有的活力。

天亮以後飛機也緩緩回復他的活力。家屋星羅棋佈的散在二萬呎的下方，猶如點綴在棕色地

氈上的方糖。有一列火車拖着一縷白煙在地面蠕行，海灣口一艘漁船的尾流像一片又直又白的羽毛。小汽車的克羅米蓋板經日光反射也能湊巧地發出一記閃光。

開始在機上供應早餐，英航公司宣傳說是一份「道地的英國鄉村早餐」。同時空中小姐分發空白表格給每位旅客。那是美國財政部印製的第六〇六三號表單。龐德特別注意底部一行小字：「旅客倘故意隱瞞任何物品不報，……視情節輕重課以罰鍰或拘禁或兩者兼有。」於是他只好愉快的列出個人物品，並爲所做謊言簽字作證。

然後有三個鐘頭之久，飛機好像浮懸在半空中，只有耀眼的白光在機艙內幾吋的上下移動代表實際的運動量。波士頓廣大的區域終於呈現在銀翼的下方，其後緊接而來是苜蓿葉狀的紐澤西州。當飛機向一片迷濛的紐約市外郊逐漸下降時，龐德的耳鼓又一次隆隆作響。聽見絲絲聲，聞到除蟲藥劑的氣味，液壓系的尖叫聲，阻力板和起落輪亦已放下，機首向下微傾，輪胎與跑道接觸時的撞擊聲螺旋槳反轉的怪聲。飛機緩緩向停機坪滑行，機門橫閂一聲喀達，他們已經到達目的地。

## 七　曲「邪弟」

那檢查旅客的海關關員，挺着大肚皮，顯得生活很優裕。他那件灰色襯衣制服在胳肢窩處給



汗水漬了一塊痕迹。只見他懶洋洋地從辦公桌走向龐德站立的地方。三件行李放在面前，位「B」字的旁邊。下一位置，擺了個「C」，有一位女客從手皮包中取出巴力門香煙盒，拿出一支啣在唇邊。龐德聽見打火機不耐煩地連續揿按兩下，然後叭的一聲闔上蓋子，再放回手包中，搭絆輕聲合攏。他希望女客的姓氏Z字開頭，那樣就不會跟他釘得這麼近。

「龐德先生？」

「是我。」

「這是你的簽名麼？」

「正是。」

「都是個人用品？」

「都是的」

「O・K。龐先生。」關員從檢關簿上撕下一張驗訖紙花貼在行李上。也給小公事包上貼了一張。他檢查裝高爾夫球棒的帆布袋。他朝龐德臉上端詳，檢關簿暫時拿在手裏。

「龐德先生，你的功力如何？」

龐德一時摸不清他的意思。

「這些是高爾夫球棒。」

「當然啦，」關員耐性的說，「我問你功力如何？你一局打多少桿？」

龐德對自己不能立卽理會美國成語大感懊喪。「哦，大約八十幾桿，我想。」

「我一向要一百桿出頭，」海關關員自說自語道。然後在曾經通過甘迺廸國際航空站查驗的最富豪一批私貨旁邊，他貼了一張放行的紙花。

「龐德先生，祝你享受頂好的假期。」

「謝啦，」龐德報以感謝。他招來一名力伕，跟在自己行李後面走向最後一關，警局的督察官，在那邊並未就擱時間。督察官低頭尋找驗訖的紙花，在附近加蓋另一個鈐記後，便揮手放行。

「龐德先生麼？」

打招呼的人有張尖臉龐，泥灰色頭髮，兩眼沒精打彩。他身穿深棕色長褲和咖啡色的襯衣。

「我開汽車來接你的，」當那人領路迎向炎熱的晨光時，龐德留意在他屁股口袋凸出一個曲尺般的隆起物。顯而易見是一把小口徑的連發手槍。太刺眼了，這是標準的花旗惡棍作風。他們翻閱過太多的打鬪連環畫，也看過太多的武打電影片。

是一輛奧司摩比爾轎車。龐德知趣的走向前座，行李一起放在後座，力伕的賞錢也歸穿棕色褲子的人付賬。等汽車駛離一坦平陽的甘迺廸航空站地區，走上車水馬龍的范偉克大道時，他覺得應該談點甚麼。

「這邊天氣怎麼樣？」



司機目光仍然朝前方注視。「一百度上下。」

「相當熱嘛，」龐德接嘴說，「倫敦不過七十五度左右。」

「這樣麼？」

「現在有甚麼排定的節目？」停了一會龐德向司機打聽。

司機注意反視鏡，把車子駛向大道的中央。有一刻鐘之久他忙於設法穿過一羣慢速行駛的車流。他們走上一段空敞的公路。龐德忍不住再問一聲：「我說，排了甚麼節目？」

司機瞥了他一眼，答說，「邪弟要找你。」

「是麼？」龐德反詰道、突然間他覺得跟這夥人泡蘑菇，不是味道。他懷疑需要隔多久才有機會大顯身手。前途未可樂觀。他奉到指示，要他與走私集團保持接觸，而且要設法力求上游。只要稍微表示不合作或獨自行動的意向，他就會被人辭退的。他必須處處小心翼翼，裝成唯命是從的小伙計，而且絕不光火。他拿定了這個主意。

汽車駛進曼哈坦區，沿赫德遜河濱大道開到上城四十幾號街。然後穿城而過，在城中西四十六街一處不大顯赫的門前停住車。目的地左隣是一家賣首飾的邋遢舖子右隣則爲一黑大理石鑲面的高尚店家。進門處黑大理石的上方嵌了一排斜體字，字體很小。如果龐德不是似會相識，決不會從遠處辨出它的意義，原來上面鐫着：「鑽石之家兩合公司」。

汽車打住後，一個在人行道上賣花的人，立刻迎了上來。「樣樣都順利？」他問司機。

「自然啦，老板在家?」

「在的，要我替你開回車房嗎?」

「你肯幫忙，眞高興。」司機轉過臉告訴龐德，「到了地頭啦，兄弟。讓我們把行李卸下來。」

龐德離開前座，打開後座車門。他提起小公事包，正待取高爾夫球棒袋。

「我來拿球棒，」司機在身後說。龐德聽話地改爲提取衣箱。司機拿到球棒袋，乓的一聲關上車門。另外一個人已經坐上駕駛座。在龐德跟隨司機橫過人行道走進不大顯赫的正門時，汽車已然急駛而去。

在小小廳廊的一邊，有人守在門房裡。他們走過時看門人正閱着新聞報的體育版。「嗨!」他向司機招呼一聲，一面惡狠狠地注視龐德。

「嗨，」司機也回他一聲，然後說，「行李留在你這裏可好?」

「進去吧，」門房說，「東西放在此地，放心好了。」他扭扭頭說。

司機把球棒袋横扛在肩頭，陪龐德在廳廊一邊的電梯門口等候電梯。跟他走進電梯之後，他隨手撳了一下「四」字，於是二人默默地向上升。他們離開電梯，來到另一個小小門廳。裡面擺了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只黃銅痰盂有一股發霉的氣味。

他們走過磨損不堪的地氈，到鑲了毛玻璃的房門口。司機敲敲門框，沒等回音逕行入內。龐



德也跟進去，隨手帶上門。

辦公桌後坐着一個人，滿頭赤髮，大圓臉。面前放一杯牛奶。他們進入後，他起身相迎。龐德發覺他是個駝子。滿頭赤髮的駝子，以前似乎從未遇到過，龐德兀自想，他認爲這樣的巧合對於吓唬幫裡的小嘍囉或許頗具功效。

駝子慢慢從桌邊轉到龐德站立的附近。他便圍繞龐德逡巡一週，從頭到脚仔細地打量了他，而後站在正對面，向他面部凝視。龐德也泰然自若地端詳這個駝子。那人有一付瓷器質地的眼珠，空曠，痳木，好像從臘人館剝下來的。龐德知道對方正在考察自己。他小心翼翼地注意駝子的特徵。兩隻大耳朵，邊肉很厚，半開的嘴巴露出乾癟的紅唇，幾乎看不見他的頸顎，兩臂短而有力，上身穿了一件價昂的黃綢襯衣，剪裁得很寬大，以便容納桶狀的腰身和隆起的背脊。

「龐德先生，」對於受雇的新人，我喜歡瞧個仔細。」聲音尖銳而高昂。

龐德禮貌地答以微笑。

「倫敦方面告訴我，你殺過人。我相信他們。我看得出你有這種能耐。你可願意繼續替我們工作?」

「這要看甚麽工作，」龐德答說，「或者說」，他希望答話不要過於臺詞化，「要看你出多大工價而定。」

那駝子發出尖聲的怪笑。他轉身對司機粗鹵地說，「老石，從口袋裡取出球來，給我切開。

囉——」他用右臂迅速一甩，攤開手掌送到司機面前。手心躺着一把對開的小刀，中間的把柄處用橡皮膏纏着。龐德看淸是一把擲刀。他承認剛才顯露的小小功力頗爲乾淨俐落。

「是的，老板，」司機答說。龐德看出來他動作敏捷的接過小刀，便跪在地板上解開球袋的絆帶。

駝子離開龐德返囘他的辦公椅。他坐下來端起裝牛奶的玻璃杯。他朝杯子厭惡地看了一眼，然後一連兩大口把牛奶喝光。他瞧瞧龐德，好像等候批評。

「潰瘍症？」龐德同情地問。

「誰理你的」駝子氣冲冲地頂囘去。又把一肚子氣向司機發洩，「你還等甚麽？把那幾隻球放在桌上，當我的面切開。球的號碼記在中間的塞子裡，挖出來可以看見。」

「老板，我就來了。」司機說。他從地板上撿起六只嶄新高爾夫球放在桌上，其中有五只仍然裹在黑色包裝紙裡。他拿起第六只，用手指尖揑着轉。而後抓住小刀以刀鋒狠狠地戳進球皮再一旋轉。約有半吋厚的球皮浮在刀背上，他把破開的球交給駝子。駝子挖一下，三塊未經打磨的原料鑽石，大約十到十五克拉重，便掉在皮質的桌面上。

駝子高興地用手指尖戳戳原料鑽石。

司機繼續解剖工作，直到一共有十八塊原鑽擺在桌上。這些未經雕琢的石頭並無動人之處，不過如果是特級品質，龐德相信加工以後總價可以值到十萬鎊，或者將近三十萬美元。



「老石，O，K」駝子說，「十八塊，就那麽多。現在把這些球棒給我撐走。送這位兄弟跟他的行李到亞士沱旅社去。已經給他登好記了。給他的行李送到房間去。」

「O，K，老板。」司機把小刀和剖開的球殼仍舊留在球上，給球袋的絆帶拴好，把袋子朝肩膀膛上一擱就走出屋子。

龐德走到靠牆邊的椅旁，拖了它一把，使它與辦公桌後的駝子遙遙相對。又取出一枝香煙，點燃起來抽了一口。他朝駝子看看，開腔說，「那麽，現在你如果高興，就請把那五千塊錢付給我。」

駝子一直仔細地窺察龐德的動作，低下頭檢視這一堆不中看的原鑽。他動手把它們排成一個圓圈。然後抬頭以尖嗓門談生意似的向龐德說：「龐德先生，五千塊一個子也少不了你。也許比五千塊還要多一點。不過，爲了保障你我雙方的安全起見，支付的方法值得研究一下。我們不預備付現，龐德先生，你可以瞭解原因何在，一個人突然賺到大把鈔票，是很危險的。他會逢人便說，也會胡亂花費。如果警察抓到他查問鈔票怎末來的，他無法作答。同意我們的看法？」

「是的，」龐德對於駝子的穩健和精明頗感驚奇。「你講的很有道理。」

「所以，」駝子接下去說，「我和我的朋友們對於支付報酬一向很愼重，很難得一次付現，多半給少一點的數目。而且我們會設法使人有藉口獲得較多的進賬。以你爲例，你身上帶了多少錢？」

「大約三鎊和一點銀輔幣。」龐德答說。

「着呀，」駝子說，「今天你和多年未見面的老友曲某人碰面」，他用食指戳戳胸脯，「那就是我。你認得我這位高尙紳士。那是一九四五年，當時我爲了盤進陸軍的剩餘物資，我們在倫敦認識的。可對？」

「是的。」

「我們在沙佛亞大酒店玩過一場橋牌。當時我欠了你五百美元，記得麼？」

龐德點頭同意。

「今天我們在此重逢。我跟你藉猜輔幣的正反面來銷賬。你猜對了。行吧？所以你有了一千美元。而我是高尙的納稅人，會證明你的說法的。囉，這兒是一千塊錢。」駝子從大腿口袋裡掏出皮夾子，數了十張百元大鈔放在桌上。

龐德一一拾起，謹愼地放進上衣口袋中。

「然後，」駝子接着說，「你表示旣然來到美國，願意到馬場去逛一趟。於是我建議說「幹嘛不去沙拉托加大賽湊湊熱鬧呢？一年一度的大賽馬，下星期一開場。」你說那好極了，於是你隨身帶了一千塊錢上沙拉托加去了。OK？」

「好的。」龐德答說。

「於是你在那邊賭一匹馬。贏了的話，可以賺進五倍。於是你一下子贏了五千塊，如果有人



查問這錢的來路，是你自己賺來的，你可講出來歷。」

「但是，如果輸了呢？」

「它不會的。」

龐德沒有再追究。他暗自慶幸已經探聽出一點路子——至少在賽馬上搞甚麼花樣。他好像一頭撞進了惡棍的世界。他細心觀察那一雙磁質眼珠，却無法判斷它的虛實。磁質眼珠也茫然地看回來。現在先從缺口鑽進去一下。

「唔，那好極了，」龐德連聲讚譽，希望奉獻幾頂高帽子作爲進身之階。「你們眞是足智多謀，顧慮週到。我願意替有心眼的人辦事。」

磁質眼珠並無受寵若驚的反應。

「我打算在外面混一陣子再回英國。我想你這邊多安排一個助手一定不算甚麼。」

那雙磁質眼珠從龐德的眼部暗暗收回，轉爲仔細觀察臉部和肩部，好像在辨認一塊馬肉。駝子然後低頭諦視放在桌上擺成圓陣的原鑽，深思熟慮地把它改爲方陣。

室內鴉雀無聲。龐德兀自打量自己的手指頭。

駝子終於抬頭對他再看看，「有可能，」頗費心機的答說，「有可能再派你辦點別的。迄今爲止，你沒有出岔子。你可以繼續好好的幹，安分守己辦事情。賽完馬以後，打個電話來，我會告訴你怎樣做。不過，正如我關照過的，要穩當點，遵照指示辦事，可懂？」

龐德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他聳聳肩膀說，「爲甚麽我要脫離組織呢？我是來找事的人。你可以告訴組織中人，我不會變樣，只要是受到優厚的報酬。」

磁質眼珠首次因爲刺激而走了樣。它們變得怒不可遏，龐德生怕自己弄巧成拙，搞得太過火。

「你以爲我們是甚麽人？」駝子氣冲冲的尖聲嗥叫，「某種卑鄙齷齪的流氓幫嗎！眞要命——」他死了心地聳聳肩膀，「我們無法讓英國佬瞭解此地這幾年變成甚麽樣子。」眼珠重行磁質化。「現在留心聽我講話，記住我的電話號碼。把它抄下來。威士康辛七—三六九七。再把以下的話記住。但是絕對不可走漏，否則會剪斷你的舌根。」曲邪弟刺耳的笑起來使人毛骨悚然。「星期二第四次賽馬，叫壓軸大賽。由三足歲的馬匹作一又四分之一哩的競賽。在售票窗快要關閉的時候，下你的賭注。就可以靠你的底子大撈一票，懂吧？」

「懂啦。」龐德領悟地答說，一面用鉛筆在記事本上匆匆記下要點。

「好的。」駝子吩咐說，「買名叫『赧顏』的那一匹高頭大馬。頰上有白痕，四隻小腿也是白色。買它就會贏錢。」

## 八　廿四小時服勤的人



龐德乘電梯下樓走上燥熱的街頭，正好是中午十二點半鐘。

他轉了個右彎，順人行道慢慢地踱向時報廣場。當他走過「鑽石之家」以黑大理石鑲了牆的氣派大門時，不禁在兩個襯了藏青鵝絨的小小櫥窗前駐足片刻。每個窗櫥的中央只放了一件首飾，在一個圓形的大鑽石下方吊着一隻光彩奪目的黎形鑽石耳墜。耳墜子的下面放了一塊大金薄板，大小如一張名片，因爲底邊折疊着可以使之豎立。每一塊金板上鐫着一排花體字：「永恒的鑽石」。

龐德自己覺着好笑，他不知道這四粒大鑽石是由那位先進跑單幫帶進來紐約的。

龐德在街頭緩緩的閑蕩，希望找到一家有冷氣的酒吧間清醒一下頭腦，也好冷靜地拿一個主意。對於這次的接談，甚爲滿意。最低限度，並未如他所預期似的給他們撵走。他想起那駝子就覺得好笑。那人一舉一動，滿身是戲。你瞧他對雙胎幫多麽的自負。不過那駝子並不好惹。

逍遙了幾分鐘，他覺得有人在釘梢。他的第六感發出預行警報。立刻便站在一家店面的門口，回頭向四十六號街仔細察看。只有一些閒雜的行人在人行道上慢慢走動，多半和他一樣走在有陰影的這一邊。沒有見到突然躍入店家的人影，也沒有人故意用手帕抹臉以免被人發覺，更沒有人蹲下來繫鞋帶。

龐德看看櫥窗裏瑞士錶，轉身繼續逛前面的街。走了幾步，故意停下。仍然沒有事。他又走了一段路，向右轉折進美洲大道。他在第一家商行的門廊前歇腿。那是一家專賣婦女內衣的店號

，有一個人穿着褐色西服，以背朝外，低頭注意模特兒身上的黑色吊襪帶。龐德轉身以一根石柱爲依托懶懶地向街頭巡視。

忽然有東西碰到帶槍的手臂，又聽見一個粗魯的聲音吆喝說：「喰，英國佬，難道想吃衛生丸嗎？」此時他竟覺出在後腰腎臟稍稍上面一點有塊硬朗東西抵住他。

那聲音似很熟識。是官警還是匪徒？龐德斜着眼往下望，想知道是甚麼搭着他的右臂。原來是一隻鋼鈎。好呀，如果這人是獨臂金剛，有甚麼了不起。他閃電似的一個轉身，騰出左手朝下方低低一擊。不料那人以左手叭的一聲迎個正着，正在此時龐德已經察知那人並未帶槍枝，此時才辨出一串非常熟悉的笑聲，接着聽見一個聲音懶洋洋地說，「龐德兄，要不得。冤家路窄，咱們又碰在一起了。」

龐德慢慢的恢復寧靜，有一小會工夫他目不轉睛地諦視他的老朋友賴非立，這位容笑可掬的鷹鈎臉。想不到在紐約市不期而遇。他方才一陣緊張逐漸歸回鬆弛。

「暗中釘梢我的，原來是你這個老德州，」他寧靜下來招呼說。這位美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情報員，曾經和〇〇七號在一起合作辦過好幾樁案子。他鄉遇故知，其樂可知。上次見到他記得是在佛羅里達一家醫院的臥床上，那時他全身用綳帶纏着，只露出頭，好像蠶寶貝窩在繭中。「你在此地幹啥？大熱天正午逛紐約市，你發神經啦？」龐德掏出一塊手帕在臉上擦汗，「有一陣子，你吓得我不輕！」



「吓得不輕，」賴非立的笑聲中含着斥責成份，「你眞是不打自招。你好像神不守舍，搞不清對方是官警還是流氓，可對？」

一語道破之後，龐德只好賴着臉皮說，「來吧，你這個齷齪間諜。罰你買酒陪罪，告訴我你怎末來的。我想我們說來話長。說老實話，你該請我吃午餐才對。你們德州佬有的是錢。」

「自然啦，」賴非立滿口答應說。他把鋼鈎放進右邊的衣袋，換了左手攙着龐德的臂膀。他們一同沿街往下遊蕩。此時龐德才注意到老朋友的步態瘸得相當兇。「在德州連跳蚤也請得起獵犬給它們帶路的。走吧。沙第餐室離這兒不遠。」

賴非立領着龐德逕行爬上二樓，不願意就在演員與劇作者經常聚會的漂亮底層。中央情報局的這位幹員在上樓梯時越發露出蹣跚的步態，他需要扶着欄干慢慢走。龐德沒好意思講，當他使友人坐在冷氣餐室一角的座席稍候，自己去盥洗間洗手時，才獲得較完整的印象。賴非立的犧牲不算小。右手已經切除，左腿不靈光，右眼角的頭皮上有一條不大顯明的疤痕，表示曾經動過移植手術。不過其他方面，並沒有走樣。灰色的眼睛依然那樣不屈不撓，滿頭乾草似的髮束尙無斑白迹象，而且從賴非立的舉止上也嗅不到一絲傷殘的苦相。可是在他們短暫的同行期間，龐德覺得老友失去往日健談的雄風，可能因爲受傷，也可能因爲職務在身的關係，再一想，他斷定是傷勢的關係。

回到餐位時，桌上已經放好半杯淡味的馬蒂尼鷄尾酒，裏面泡了一片鮮檸檬。龐德以微笑對

老友的好記性表示謝意，俯身嚐了一口，味道奇佳。不過他未曾發覺其中摻有苦艾酒。

「裏面加了苦艾酒，」賴非立解釋說，「是加州的名產。喜歡它嗎？」

「我從來沒有喝過這樣好的苦艾酒。」

「此外，我自作主張替你要了一客燻鮭魚和紅燒裏脊牛肉。他們的牛肉在美國算是數一數二的名菜，吃得來嗎？」賴非立問。

「一切由你作主，」龐德知趣的說，「我們哥們在一起進餐的次數可以說多到知己知彼了。」

「我吩咐他們慢慢上菜，」賴非立說着用鋼鈎在桌邊嘭嘭地敲了幾下。「咱們再來一杯馬蒂尼，把肚腸冲乾淨一點。」賴非立瞇瞇地笑着，眼睛朝老友注視，「告訴我一件事，你跟我的老交情曲邪弟做甚麽生意呀？」他對侍者要第二杯酒以後，挪動一下坐椅傾身向前的開始交談。

龐德喝乾第一杯酒，點燃一根香煙。他謹愼地旋轉上身向四周打量。附近的餐桌上並無食客、他轉回面來對着美國友人。

「非立兄，你先談談自己，」他輕聲說，「這一陣子你替誰忙活？仍然在中央情報局？」

「非也，」賴非立說，「損失掉放槍的手，他們只能派我坐辦公桌。我告訴他們仍想另外找點外勤工作，他們發了一筆可觀的慰問金把我資遣了，後來賓克敦服務社要我幫忙。你曉得的，就是號稱『二十四小時服勤』的這班傢伙。所以我現在是私家偵探，常常衣冠楚楚的出外走動。



也很有樂趣。這班人和我相處極好，有一天我可以拿到養老金和紀念金錶告老還鄉的。目前，我主管偵防賽馬場的舞弊事端。調查給馬匹吃刺激品，預測結果，臨場犯規，馬廐値夜——這些都是我的職責。事情滿不錯，可以週遊美國。」

「聽起來滿帶勁，」龐德插嘴說，「但是我不記得你懂得馬經。」

「從來沒有想當會相馬的伯樂，」賴非立有自知之明，「但是，慢慢就摸清楚了，何況咱們查訪的是和馬匹打交道的人，又不是馬。你近況如何？」他抑低聲音問，「還在這家老公司？」

「對的。」龐德據實相告。

「來美國替他們辦一件事？」

「正是。」

「私訪麽？」

「是的。」

賴非立慨嘆一聲，只顧啜他的馬蒂尼鷄尾酒，最後忍不住關切地說，「我說，如果你單槍匹馬的跟雙胞幫作對，那你就太傻了。老實說，我陪你吃午餐，也要冒相當危險哩。我願意把今天早上出去釘梢曲邪弟一趟的經過告訴你，說不定我們彼此可以交互支援。當然是你我二人私下的交情，與服務單位無關，你可同意？」

「老賴，你知道我是願意同心協力跟你工作的，」龐德嚴肅地說道，「可是我現在有公事在

身，而你也許爲你的單位搶好處。但是假如我們追趕的目標是同一個野兎子，互相交換一些也是好事。我問你，」龐德故弄玄虛地盤問德州大漢，「你最最關心的是不是臉上有白紋路，腿上套着四條白襪的某人？臺甫叫『赧顏』的？」

「一點不錯，」賴非立並不驚詫的答說，「下星期二，在沙拉托加馬場參加比賽。我不懂這匹馬兒的下場跟大英帝國的安全又有啥子關係？」

「他們指使我買它的票，」龐德說，「下一千美元賭注，買它贏頭馬。勝了就可以收回某一差遣的報酬。」說完用手指把香煙提到嘴邊，手掌掌住口輕聲註釋：「我今天早上才下的飛機，替史班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夾帶來價值十萬鎊的原料鑽石。」

賴非立把兩眼瞇成一條縫。他驚奇地吹了一聲口哨，頗表敬仰的說，「好小子，你的名堂比我大多啦。我所以對『赧顏』表示垂青，只因他頂替別人出場比賽。星期二打算跑頭馬的那條牲口，根本不叫『赧顏』。以前出場的三次，也都由冒牌貨出來頂替的。眞正的『赧顏』，早已被他們槍斃掉了。這個替身本名『霹靂火』。很湊巧，長相和『赧顏』很相似，臉頰上有白紋路，小腿都是白花蹄。全身是栗殼色，他們在去年花了一年工夫注意肚子的形態改正其他小小的不同之點。整整搗飾了一年。據說在史班的內華大州牧場暗中整備。現在靠它大出風頭。這是一場壓軸大賽，可以賺進二萬五千美元。我可以打賭他們曾經下了很大心血。至少可以分到五比一的彩金，甚至十比一，十五比一也說不定。他們算定要大賺一票。」



「可是，我還以爲美國馬場上每一匹馬都驗明正身了的，是不是唇部打了吐騰戳記？他們怎樣冒名頂替呢？」龐德發出疑問。

「霹靂火的唇部動過移植手術，上面有赧顏的戳記。打吐騰戳記是老辦法了。賓克敦的同事說，騎師協會提議改用『夜眼』照相來鑑別牲口。」

「甚麼是夜眼？」

「就是馬匹膝部內面的老繭皮。英國人管它叫『栗殼』的似乎每匹馬的繭皮都不一樣，可以拿它作爲鑑證，好像與人們打指紋的功用相仿。但是，總沒有辦法防止作弊。等他們替出賽馬匹的夜眼統統留影紀念，美國的歹徒也許會想出用藥水改變形相的辦法。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關於赧顏的內幕消息，你怎麼這樣淸楚呢？」

賴非立得意洋洋地說，「走內線。我買通了馬廐的小僮。」

「那麼你將如何制止這一次舞弊呢？」

「走着瞧。我準備星期天動身去沙拉托加。」賴非立的臉部忽然容光煥發，他興緻沖沖的說，「嘿，你跟我一路去可好？咱們開汽車去。我給你安頓在熟知的汽車旅社中。沙加摩爾鎮上的天鵝汽車旅社。反正你總得有個宿處，白天我們最好不一塊露面，到了晚上就可以約一個見面的地方。你覺得如何？」

「好極了，」龐德說，「再好沒有了。現在快下午兩點鐘啦。趕快吃頓午餐，容我告訴你我這一頭的故事。」

產自加拿大諾娃。蘇格夏省的熏鮭魚，不能與道地的蘇格蘭貨相提並論。不過裏脊牛肉，正如賴非立的引薦，的確很嫩，可以用叉子切開來吃。他最後吃了半只熱帶棃做爲甜食，然後便懶懶地喝咖啡。

「長話短說，我的故事輪廓大致如此。」在邊吃邊談的情形下龐德講完他這一段。「據我猜測，史班兄弟負責主持鑽石走私事宜，至於貨色的加工與推銷則歸『鑽石之家』經辦，雖然那也是兩兄弟的產業。你的看法如何？」

賴非立用左手從桌上煙盒中拍出一枝樂更牌香煙，就龐德朗遜打火機點着了火。

「聽起來有此可能，」停了一歇他回答說，「不過，我對雙胞胎弟弟史班．西拉非摩，或者叫史班．捷克的，可不大清楚。如果捷克就是賽經理，那我們可又久違了。我們服務社保有這個匪幫全部人員的資料檔。而且對於蓋芬妮的生平我也瞭如指掌。卿本佳人，可惜她已經在歹徒的外圍浪跡有年。從襁褓時期起一直沒有過好日子。她母親曾經在舊金山開設一家漂亮的妓女戶，生意本來不惡，直到做錯一件事，整個垮臺爲止。我琢磨她媽媽或許認爲貢獻給官警也夠多了，應該得到充份的保護，所以有一天發狠心不再向當地黑社會繳納治安費。眞叫愚不可及。有個夜晚，獨霸子率統弟兄把那地方砸個稀花爛。他們沒有侵犯姑娘們，却把蓋芬妮着實揍了一頓。那



時她才十六歲，從此她對男人就沒有好感。第二天，她打開母親的現款匣，帶了一筆錢不辭而別，獨自在外鄉謀生。她做過衣帽女郎，女堂倌，脫衣舞娘，攝影模特兒——轉眼雙十年華。後來也許混得不太好，開始藉酒澆愁。跑到佛羅里達州鎮租下一間屋子胡天胡地酗起酒來。當地人稱她爲『醉美人』。有一次一個男孩失足落海，她奮不顧身跳下海把人救上岸。英勇故事被報紙渲染開，有位富婆對她大加青睞。出錢送她去醫院戒酒，又聘爲私人秘書帶她環遊世界。等她們在舊金山登岸時，蓋芬妮摔掉富婆，像浪子回頭似的重行依附母親。但是我想她再也無法安之若素地度着家居生活，於是靜極思動又跑到雷諾城。在哈諾賭場工作一段時期，碰上我們的朋友西拉非摩，他對她非常傾倒，因爲竟有這種漠視金錢，不願失身的女孩。給她在拉斯維喀斯賭城的冠冕大旅社介紹一份工作。過去兩年間，她一直躭在冠冕。只在奉到特別派遣時才去歐洲一趟。我總覺得她是心地善良的女孩，可惜遭到歹徒毒打之後一直沒有遇到正人君子。」

龐德似乎又見到那一雙從穿衣鏡中向他注視的抑鬱眼神，又好像想起一個孤零零在房間裏欣賞「枯葉」鋼琴曲的情景。「我歡喜這個女的，」他直截地吐出心聲。他覺出賴非立沉思地朝他守視。於是他看看錶對賴非立說，「老賴，看起來我們兩人打的是同一隻老虎。不過每人拉着兩隻不同的尾巴而已。只要我們同心協力，捏好時間，同時用力抖尾巴，一定有好戲可看。現在我要回旅館休息了，我在亞士汀訂了房間。星期日我們在那兒碰頭？」

「最好不要在這個地段，」賴非立說，「在普萊查廣場的外邊見面。稍微早一點，免得趕上

擁擠的交通量。上午九點，在公路站附近。你知道，運馬的公路站嗎？如果我遲到，你可以練習辨認馬匹。對於去沙拉托加仍有用處。」

賴非立付了賬單，兩人一同走下樓來到熱氣騰騰的街上。龐德一舉手招來一輛計程車。賴非立不願意搭便車，他反而親熱地抓了龐德的臂膀一把。

「老龐，還有一層，」他一本正經的說，「也許你沒有把美國的幫匪看在眼裏。以你看和過去跟你做過對的那班傢伙，譬如俄帝的『鋤奸團』（Smersh）之流，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我老實告訴你，這雙胞幫非常精明。雖然起着令人好笑的怪名字，他們不但機構靈活，而且受到庇護。美國近年來已經變了樣。不過可別誤會我的意思。那班幫匪確實壞透頂。而且你現在幹的這個差事也是臭不可聞的，」賴非立放鬆臂膀，讓龐德進入計程車的車廂。然後伸頭到車窗裏笑兮兮地問，「龐德兄，知道你幹的工作臭在那裏嗎？我告訴你——甲醛和臭娘們。」

## 九　苦香檳

蓋狄芬老實的打開天窗說亮話，「不必花錢想把我灌醉，我是不跟你開房間的。我有三杯酒量。可是我不願意你這樣假慇懃地勸我喝這種烈酒——伏得加加上馬蒂尼。」

正好說到隱私處，龐德哈哈大笑。他要好了酒，轉過臉朝她說，「咱們還沒有點菜呢。我提



議這頓晚餐吃鮮貝和豬蹄膀。吃過晚膳也許你會改變心腸，據說這兩道菜後勁很大。」

「龐德，你聽着，」蓋狄芬警告着說，「要想讓我跟男人上床，非要兩個大力士不行。既然你願意花鈔票，我想來一客魚子醬，和你們英國佬所謂『炒肉片』，再要一杯緋色香檳。我是不大和體面的英國佬紳士上館子的。我們這一頓必須規規矩矩。」突然間她傾身向前，以一隻手壓在男士的手背上，很正經地說，「對不起，我並不是要敲你竹槓。這一餐由我會鈔吧。我的確要規規矩矩地陪你吃晚膳。」

「狄芬，別裝傻，」龐德朝她眼睛瞇瞇地笑着，第一次呼喚她的芳名，「我渴望這個約會已經好幾天了。你點的菜，我照樣也來一份。至於鈔票，你不必躭心，我已經撈到一筆。今天早上爲五百塊舊賬，曲先生跟我用猜銀幣正反面賭輸贏，輸了清賬，贏了賠雙。結果我猜對了，賺到一千美元。」

一提到曲邪弟，女郎的神情起了變化。她粗鹵地說，「够你做東的了。你知道他們怎末品論這個地方來着：『有三百塊錢，足够在此地大快朵頤。』」

侍者送來妥經搖盪的馬蒂尼鷄尾酒，正如龐德的吩咐，又帶了一只空酒盅，其中放了幾片鮮檸檬。龐德檢起兩片檸檬先朝自己這一杯酒擰擰乾，再泡到杯底。他舉起酒杯，眼光從玻璃杯的頂端朝女伴注視，然後祝飲說，「我們順利完成一次任務還未曾慶祝一番哩！」

女的嘴角一撇聊表譏諷，她一口喝了半杯馬蒂尼，把酒杯穩穩放在餐桌上，然後寡情薄義地

說，「也可以說，慶祝我剛剛從一次心臟驚悸症中獲得復原。你的倒霉的高爾夫球藝。我以爲你會從行囊中拿出一根球棒，一隻高爾夫球當面表演甩桿的姿式給海關關員看哩。你八十多桿進洞！」

「你還不是嚇了我一跳。一個勁的磨擦打火機。我可以打賭，你嘴裏銜着的巴力門煙捲，刁錯了頭，點的是帶濾紙的這一頭。」

她嫣然一笑，不打自招地說，「你的耳朵眞靈。你猜對了。好吧，我們不再互揭瘡疤。」她再一大口喝乾了馬蒂尼酒。「來呀，你的酒癮不够大嘛。我還要照樣來一杯。我覺得這一頓很帶勁。你也該要菜哪。難道你希望我在吃菜時，醉得人事不知嗎？」

龐德招招手喚來餐室管事的，他交付了兩道大菜，又要酒保換上玫瑰酒。

「假如我養一個兒子，等他幾年時候，我只規戒他一句話，」龐德在胡謅，「你可以隨便花錢，千萬不要貪愛杯中物。」

他女伴不高興的回答說，「你幹嘛老叨嘮我會享受飲食之樂呢？換一換話題，誇獎一下我的衣飾好不好？你知道有一句俗話說得好：『如果你沒有看中我樹上的梨兒，幹嘛搖幌我的樹身呢？』」

「我還沒有動手搖幌哩，你不准我的臂膀摟抱樹身呀；」

女伴哧哧地笑，挑逗地答說，「龐德先生，你怎末這樣會講話喲！」



「談到你晚上的打扮，」龐德繼續說，「眞是太好了。好像夢裏情人。我最喜歡黑顏色的天鵝絨，跟晒過太陽的皮膚最相稱。同時你不染手指甲，只戴少少首飾，都非常合我的脾氣。總而言之，我可以打賭說，你是今晚紐約市上最美麗的單幫客。請問明天你將跟誰合夥跑單幫？」

她拿起第三杯馬蒂尼，費心地注視着。然後慢慢呑呑地一連三口把它喝乾。她把空杯放在桌上，從盤子旁邊的香煙盒裏掏出一枝巴力門香煙，就着龐德的打火機點着了。她酥胸間的谷地毫無遮蔽呈露在他的眼前。她抬起頭從香煙的氤氳中朝他諦視，眼簾一開一閉，好像在說：「我喜歡你。你我之間終會成其好事。可是，別猴急，而且要溫柔些。我是吃過虧的，不願意再度上當。」

後來侍者端來魚子醬。突然間餐室裏響起客人們嗡嗡的交談聲，打破原先的沉靜。

「明天我去做甚麽嗎？」當着侍者的面蓋狄芬重新提起舊話，「我要兜圈子回拉斯維喀斯。先搭廿世紀公司的班機去芝加哥，改乘超級號班機去洛山磯。再回冠冕。那一個圈子兜下來，算飛行鐘點可不少了。你計劃怎樣？」

侍者已經走開。兩個人默默地吃着魚子醬。並沒有立即作答。猛然間龐德感覺他二人已經掌握了整個世界。他們都已摸明白大問題的答案。對於不重要的小問題，可以暫不置答。

龐德靠椅背坐直。此時酒保送上香檳酒，他淺嚐一口。酒凍得冰冷，稍微帶桑莓的味道，也很鮮美。

「我要去沙拉托加，」他慢吞吞吐露實情，「賭一匹馬，可以贏一筆錢。」

「我猜全是事先設好的圈套，」蓋狄芬刻薄地一口道破。她喝了一口香檳。她故意的聳一聳肩頭似乎又變動一次心緒。「今天早上你好像很討邪弟的歡心嘛。」她無動於衷地說，「他大概要拉你入幫。」

龐德俯首注視緋色的香檳。他可以察覺得出，疑竇的霧障在他與這個女郎之間緩緩昇起。他很喜歡這個女的，所以一定要設法套住她。

「能夠這樣，就好了。我但願如此。」他輕鬆地說，「但是究竟是甚麼幫呢？」講完連忙接着點燃一枝香煙，好似藉以驅除猶豫不安。他覺得女伴凝神注意自己，因此有點忐忑不安。〇〇七號以職業化的腦筋冷靜地應付這緊要關口，綿密地守候對方的反應，不管是暗示，謊言，或是疑慮。

他懷着一腔熱誠期待答覆。

她似乎表示滿意，然後簡略的告訴他：「是叫『雙胞幫』。幫主是史班兩兄弟。我在拉斯維喀斯受雇於兩兄弟之一，匿稱捷克。沒有人曉得另一位大亨身在何處。有人說在歐洲，人們管它叫ＡＢＣ。當我跑鑽石生意時，我只聽從ＡＢＣ的指揮。我的老板，是史班‧西拉非摩，（捷克的外號），比較喜歡開賭場和賽馬。他也經營一家電訊公司和拉斯維喀斯的冠冕大酒店。」

「你在冠冕做甚麼？」



「我有一份工作，」她結束有關本身的自白。

「你喜歡這種工作嗎？」

提出這種愚蠢的問題，她不屑作答。

「此外還有曲邪弟，」她繼續往下說，「老實說，他並不算壞蛋，只是爲人太奸詐一點。你和他握握手，最好檢查一下有否短少一個指頭。他負責管理娼寮，爲馬匹注射刺激劑以及類似的工作。當然還有各色各樣的無賴漢，都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傢伙。」她對他注視，眼光凝視不動。「你不久就會領教的，」她接着嘲笑地添附一句，「你會喜歡他們的。跟你是一丘之貉。」

「去你的，」龐德生氣的頂撞一句，「只是又出一趟短差罷了。我必須掙點錢。」

「掙錢的方法有得是。」

「話說回來，你甘心情願跟這班人同流合污的？」

「你也被人套上鈎哪，」她笑得很邪氣，方才這股疑竇的霧障漸漸消退，「但是，相信我，如果你跟史班哥們簽署合約，你就掉進一只大染缸了。我要是你，在我投入這個安樂的小圈圈以前，要仔細地思量一番。而且你要是入了幫，千萬不能出岔子，否則你就有得受啦。」

炒肉片配滷漬蘆筍這道菜送上餐桌，打斷他們的交談。二十一號餐室的店東走過來和顧主寒暄。「哈囉，蓋小姐，好久沒見到您哪。拉斯維喀斯一切如常吧？」

「哈囉，麥克，」女郎抬頭報以微笑，「冠冕的情形還是老樣子。」她轉眼向食客盈門的餐

廳膘了一下，恭維着說，「看起來你這家小食店生意並不壞嘛。」

「沒得抱怨的，」這高個子小老板說，「只是營利稅額訂的偏高一點。座上也缺乏漂亮的女主顧。你要多多光臨才好。」他又向龐德笑嘻嘻問，「東西都合口味麼？」

「再好沒有了。」

「請有空再來，」他朝調酒師搓響一下指頭，吩咐說，「山姆，問問我的兩位朋友要喝點甚麼？就跟咖啡一起送上來。」於是露出朝兩位表示謝意的笑容，走向另外一張餐桌。

蓋狄芬要了一杯加白薄荷油的威士忌蘇打，龐德表示照樣來一杯。

酒與咖啡同時上桌時，龐德接下去談剛才被打斷的話題。「但是，狄芬，」他說，「這種鑽石單幫，我看相當方便嘛。何不讓我們合作多走幾趟呢？每年走個兩三趟，應該分不少錢吧。只跑個兩三趟未必引起移民局或海關方面的注意，他們不至提出一些為難的問題吧？」

蓋狄芬並無反應，却攤出一番大道理。「就拿我的上司ABC說吧，我一直向你提示，這班人聰明絕頂。他們把這門生意，是當作大企業幹的。我每次護送的送貨人都換一位新面孔，而且路上的監護人不只我一個。我可以打賭，那架飛機上還有第三位見證人們，監視我們兩人的行動。對於每一件事，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複核和複查。」她好像大動肝火，只因為對方不明白她老板的性格。「還有一層，我從來沒有見過ABC的面。在倫敦我只按規定撥通一個電話號碼，然後由臘盤錄音機接獲一行動的命令。我每次的報告，也是藉打電話錄在臘盤上等候ABC處理。我老實告訴你，這就是上司對待你的方法。你這位擅長走鄉村路線的樑上君子。」她幾乎生氣的追着盤問，「老兄，你還有別的主意麼？」

「原來如此，」龐德頗表景仰的說，私底下納悶，不知如何可以從她嘴裏套出ABC的倫敦電話號碼。「他們的確設想得非常週全。」

「那還用說嗎！」女郎頂他一句。這個話題使她心煩，她很激動地望着摻蘇打的威士忌，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龐德察覺到女伴已有藉酒澆愁的徵候，開始勾引地問道，「有意思到別的地方去看看麼？」

「才不要哩，」她一口回絕。「送我回家。我已經喝得差不多了，為甚麼你翻來倒去地談這班缺德的無賴漢呢？不能談點別的？」

龐德付清賬單，沉默地陪她下樓，從冷氣開放的餐室，一頭闖進悶熱而摻雜着汽油味和臭柏油味的夜紐約。

「我也住在亞士汜旅館，」他們坐上計程車時，女的告訴他。她朝後座較遠的角落縮成一團，用手撐着下巴，兩眼在巡視五光十色的霓虹燈。

龐德沒有開腔，呆呆地朝窗外張望，暗自咀咒選錯了職業。他恨不得坦白地對女的說，「聽我講嘛，我愛上了妳，妳跟我走吧。不要駭怕。總比一個人做單身客强一些。」如果他够棒，她會答應的，可是他又不希望眞能成事。他的工作要求他善為利用這個女郎，但是不管工作情勢上

如何需要，他決定絕對不走這條路子來利用這個女郎——那就是用愛情。

到亞士沱旅社門口他扶她站在人行道旁。當他付計程車資時，她的背部對着他站着。他們一言不發拾級而上，正如一對剛剛口角過囘到寓所的夫婦。

從事務臺接客員手中分別拿到房門鎖匙以後，她對電梯小僮說了一聲：「五樓。」她在電梯上面對着正門站立。到了五樓她匆匆走出電梯，當龐德尾隨在後時她也未表抗議。他們拐了幾個彎終於到達她的房間門外。她俯身揷入鎖匙，略爲一擰，推開房門。然後轉過身來面對着他。

「聽我講嘛，你這個姓龐德……。」

好像是一篇慷慨激昂的講演，只開一個頭便嘎然而止。她以兩隻眼睛照直瞪着他的眸子，龐德這時才發覺她像帶雨梨花的眼皮噙滿了淚水。突然間，她用一隻手摟住他的頸額，她臉對臉的叮嚀說，「龐德，望你善自珍重。我不希望失掉你。」而後她主動地靠近他的面部吻了他一次，是深深地烙印在唇邊的長吻，那種猛烈的情感幾乎然剝奪了性慾的成份。

可是當龐德用另一隻手摟着她準備投桃報李還她一吻時，她突然變得冷漠無情，出力掙脫了糾纏，於是熱情的一幕就此打住。

她一隻手握住房門的旋轉柄，轉身朝他注視，從目光看起來，餘情依依，似有捲土重來之勢。

「現在你給我走開。」她惡狠狠地說了一句，便砰地一聲關上房門而且下了鎖。



# 十 沙拉托加之行

那個星期六，龐德幾乎全天留在冷氣開放的亞士沱旅社客房中，睡睡懶覺的閉門消暑。主要是爲草擬呈報麥爺的電報稿。他打了一份一百多字的電報，收訊人是倫敦萬國進入口貿易公司的總經理。他以當天的月日時序作爲變位密電碼的基本字碼，那一天是八月四日星期六，所以密碼基數便是八四四六。

在電報的結語中他指出鑽石走私集團的起點在史班捷克附近，以賽魯佛經理爲焦點，終點落在史班西拉非摩身上，重要的中途站由曲邪弟出面接收私貨並送往加工，可能交由『鑽石之家』經銷。

龐德籲請倫敦緊迫釘住賽魯佛，但是他警告說似乎由一位代字ABC者直接代表雙胞幫實際指揮走私行動。他尙未查悉ABC是何許人，僅知其住在倫敦。如能找出ABC即可追溯出走私的起點究在非洲何地。

〇〇七號表示將繼續向史班．西拉非摩方面求發展，暗中以蓋狄芬爲橋樑。

蓋氏之來歷亦在電報中概略提及。龐德親自將電報送往西聯電訊公司加急拍發。回來沖洗了第四次淋浴，然後上福星餐室喝了兩杯伏得加摻馬蒂尼鷄尾酒，又要了芙蓉蛋和莓草鮮果兩道大

菜。用膳時他瀏覽沙拉托加本年度賽馬的節目預告。

其中他特別留心參與壓軸大賽比較引人矚目的名馬都是獲勝呼聲甚高的寵兒。一個是懷特尼先生所豢養的「再來」，一個是小吳渥先生蓄養的「祈求」。報上沒有提到叫「赧顏」的這一匹馬。

飯後龐德安步當車踱回旅社，早早上床進入夢鄉。

翌晨，星期日，準九點，龐德等候在旅社大門外人行道上，衣箱放在一旁。一輛黑色司徒貝克敞篷跑車戛地一聲停了下來。他把衣箱丟進後座，自家陪賴非立坐在駕駛席邊。賴非立伸手摸摸風檔的頂端，而後順勢拉了一根控制柄。又在儀表板上撳動一只電鈕。液壓泵營營作響，帆布頂篷緩緩向後伸展，最後在後座底部緩緩一聲鎖牢。於是熟練而輕俏地轉動方向盤迅速開車掠過中央公園的一邊。

「沙拉托加離此地大約兩百哩路，」汽車沿赫德遜河濱大道向北馳騁，賴非立這才有空聊天，「正好順赫德遜河溯源而上，那是紐約州腹地，在亞廸隆得克山地的南麓，離美加邊境已不爲遠。我們可以沿東尼克山坡公路前進，我們不必開快車，反正沒有急事。我不願意收到公路交通警員的『紙條』。紐約州的速限大致是每時五十邁。交通警員很認眞。不過我果眞趕時間的話，往往可以不理睬的。假如逮不到你，他們也就不必開『紙條』了。出庭承認他們的紅蕃牌摩托坐騎竟然趕不上某種車輛，終歸沒有面子。」



「不過我看那些紅蕃牌摩托卡每時跑九十邁以上，是不成問題的，」論及公路飛車，龐德談鋒大健。他覺得這位老友居然敢在公路上出風頭，和以前判若兩人。因此恭維說，「我倒看不出司徒貝克跑車可以跑這麼快哩。」

前面正好是一段平坦筆直的大道。賴非立藉後視鏡朝後面瞟了一眼，隨即將排檔硬生生的吃進第二檔，右脚同時向前着力。龐德的頭部立即緊緊壓肩胛，同時也覺得脊椎骨被惰力抵住靠背墊。他半信半疑瞥速度表一眼。八十邁。瑲瑯一響，賴非立把排檔吃進最高速比的齒輪中。跑車速度驟然增大。九十邁，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前面有一座大橋，上橋前有環狀的引橋路，賴非立右脚連忙猛踩剎車，同時放鬆油門踏板，發動機深沉吼叫聲一變而爲嚐嚐地輕唱。汽車以七十多邁的速度豪放地順着環狀坡道馳行。

賴非立側過臉對龐德得意揚揚地笑道：「手頭還有三十邁在握。不久之前我花了五塊錢特地在戴通海濱丈量過的地段試車一次。最高紀錄時速一百二十七邁，當時沙灘的表面還不算太熱。」

「唔，我倒看不出來，」龐德將疑將信地問，「可是，你這輛跑車倒底甚麼廠牌呀？是不是司徒貝克廠的出品？」

「是個雜種，我們不妨叫它司徒乃克」，賴非立俏皮的說，「司徒貝克的底盤配上凱德乃克的發動機。變速齒輪匣，剎車和後地軸都是特製的。是紐約市附近一家小廠的產品，每年數量有

限，比雷鳥牌跑車强多啦。底盤由法國名家萊蒙羅維所設計。世界有數的汽車打樣師。不過他的玩意太摩登，美國市場吃不開。這種特殊的構架司徒貝克工廠並不欣賞。你可喜歡這輛跑車？如果你開你的本特萊老牌跑車，我可以使你望塵莫及。」賴非立說到開心處噗哧一笑，一面用左手在左邊衣袋裏掏出一毛錢在通過亨利赫德遜河的橋以前付出受益捐。

等駛過大橋再度加速時龐德才謹愼地發表己見：「等你跑飛了車輪你才得到教訓。這種雜牌貨只能哄騙買不起名廠牌車的小孩子。」

兩位朋友在車上你一句我一句開起了跑車辯論會。一個說英國車的好處，一個講美國車的好處。直到駛抵西柴士特渡口付出受益捐才住口，十五分鐘以後汽車駛進方圓的大功山區，在草原與叢林中蜿蜒而行。方向略爲偏向西北，此時龐德身子靠緊坐墊，默默地瀏覽聞名全球的這一段美麗如畫的公路景色，一壁空想那個女郎現在幹甚麽，以及在沙拉托加賽完馬以後自己如何再與她重聚。

正午十二時半他們在貝斯克村的嫩鷄快餐室吃午膳。這小食堂外貌是典型的邊疆木屋。裏面備有全套標準化的設備——長長的櫃臺，陳列着各種名牌的巧克力，棒棒糖，香煙，雪茄煙，雜誌和袖珍小說。五彩繽紛而且鍍得雪亮的點唱電唱機，看來猶如科學傳奇故事中的道具。屋內散置了十來張打磨光滑的松木桌子，靠牆也有十多處火車間的座位。送來的菜單上特別介紹本店名菜兩道：一個是炸子鷄，一個是「山澗鮮魚」，其實那種魚已在深凍冷櫃中躺了好幾個月，此外



也有好幾道快餐。室內僱用兩名不大管事的女侍。

不過酒菜上的夠快，炒鷄蛋，煎香腸和土司，啤酒味道都還不錯。隨後等兩杯冰咖啡下肚以後，他們匆匆付賬離開這小食堂繼續向沙拉托加趕路。

「這個賽馬勝地一年當中倒有十一個月是死氣沉沉的，」賴非立一面開車一面解釋說，「平時來逛的客人是專誠來洗溫泉浴和有名的泥漿浴的。據說對於風濕病和關節炎之類頗有治療的功效。在清淡季節它和世界上類似礦泉治療場所並無不同。到了晚上九點，人人上床休息。在白天，大街上只有兩個戴睡帽的糟老頭在辯論聯合旅社的大理石地面是黑色還是白色。然後到了八月——這是沙拉托加的黃金季節，當地變得熱鬧非凡。該處的賽馬大會論規模可能在美國首屈一指。名馬馬主如范氏和懷氏都來湊趣。出租的公寓大發利市，租錢加大十倍，賽馬會董事們把欄干油漆一新，找幾隻天鵝放養在馬場中央的池塘中，而且使噴泉冒水，同時安放一隻紅蕃木筏點綴其間。據說這是美國馬場的傳統。」

賴非立接着把沙拉托加的黑幕娓娓道出：「若干年以來沙拉托加溫泉就掌握在黑社會大亨們的手裏。它是地痞幫會的碼頭，靠手槍和棒球棍爭得地盤。場外的馬票經紀人必須由大亨坐地分臟才有生意做。像所有賭城一樣，它也污穢不堪。除了養馬富翁如范氏懷氏以參加年賽爲生平嗜好之外，幫會的首領也豢養許多馬匹。例如史班兄弟就常常放出黑馬與范氏懷氏競賽。譬如說壓軸大賽中如果爆出冷門的赧顏贏得頭馬，馬主可以一次淨贏五萬美元。這比和馬票經紀人苦鬥場

面大多啦。多少年來沙拉托加的獨霸已經換了幾次姓氏，正如那兒的泥漿浴也一再更換熱泥一樣。」

公路的右側突然出現一塊大廣告，上面寫着：

「請投宿沙加摩爾旅社，冷氣，電視，彈簧床——一應俱全。離沙拉托加僅五哩。」

## 十一　黑馬「赧顏」

沙拉托加給予龐德的第一個印象就很舒暢。君臨綠色草原的高大楡樹，排列整齊的老式殖民時代魚鱗板家屋，以及帶有歐洲鄉鎮汲水處寧靜氣氛的十字路口。而且隨時隨地碰見馬匹。警察揮手阻止車輛讓馬匹橫過街頭；從雜亂無章的馬廄中有人哄誘牲口出廂，鎮郊的煤碴路上有人騎馬以碎步慢跑以代替溜腿，靠近鎮中心的馬場許多馬匹魚貫而入，準備在練習圍場中作日常的鍛鍊。街頭巷尾三五成羣地聚着廄童與騎師，白人，黑人，墨西哥人都有，空氣中不時傳來陣陣馬嘶和銀鈴般的長嘯。

這個賽馬勝地似乎是英國新市集鎮和法國維琪鎮的混合體。龐德忽然覺着他對馬匹，徹頭徹尾是門外漢，可是似乎對於恃馬爲生的職業頗有好感。

賴非立把〇〇七號，丟在離馬場半哩位於鎮郊的沙加摩爾汽車旅社，好去辦自己的事。兩人



約定，只在夜晚或者在人潮洶湧的馬場看臺上謹愼地碰頭。同時又決定如果探悉明日黎明以前赧顏會在練習場地作賽前最後一次測驗的話，他們一定要到場探查。賴非立有把握的說這事在傍晚以後就可以查明，只要他到各處馬廄兜個圈子並且去通宵營業的韁索餐廳轉一轉——那不難辦到。那餐廳是八月賽會中地下活動的大本營。

〇〇七號在沙加摩爾旅社中央大樓的事務臺登好記，寫明來歷：「傑姆士，龐德來自紐約市亞士沱旅社。」櫃臺後面坐了一位尖面孔的婦人，戴着鋼絲眼鏡不住打量來客，心想又是一個出三十美元住三天房間，來享受齊全設備的瘟生，說不定臨走時順手牽羊帶幾塊手巾甚至床單出去。她交給他第四十九號的房門鎖匙。

他自己提起衣箱，經過灌木與水仙花夾道的院落找到四十九號房間。是間套房，室內有扶手坐椅，床頭書桌，五斗櫃，以及棕色的塑膠大煙灰缸。這都是全美國所有汽車旅社的標準設備。厠所及淋浴池設計施工都很淨潔。

龐德卸裝以後立卽洗了一個淋浴，換了一身衣服，出門順街走到拐角的子鷄餐室，以二塊八毛錢吃了一頓快餐包括兩盅波本式威士忌酒。這是住汽車旅社客人的典型美國生活方式。然後返回房間，躺在床上看「沙拉托加人報」。賽馬花絮欄預告說在壓軸大賽中駕馭「赧顏」的是一位貝某人，T‧Bell。

剛過十點鐘，賴非立輕輕敲門以後便一拐一瘸地拐了進來。他裂嘴而笑，似因頗有收穫而沾

沾自喜，嘴邊冒出了酒氣和廉價的雪茄煙氣。

「頗有收穫，」說着右手一抬便鈎起一把椅子放在床脚邊坐了下來。他先點燃一枝香煙然後說，「意思要咱們明天起個早。五點正就得起來。據說，五點半，他們要給赧顏做一次半哩的計時練習。當他們忙得團團轉時，我願意查訪一下有些誰在場。馬主在登記表列爲畢沙羅。剛好拉斯維喀斯冠冕大酒店常務董事之一正好叫畢沙羅。他也有一個好笑的渾名，人家管他叫「老迷糊」。畢沙羅。從前給他們幫會專辦爲馬匹注射刺激劑那一檔事。把針劑帶到墨西哥邊境，然後交給信差分途送到東海岸各地。FBI逮到了他還判了刑在聖昆丁監獄坐過一期牢。期滿出獄，史班爲酬勞他的工作給他在冠冕掛一個名義。現在他變成飼養馬匹的主人，儕身於范氏之列，混得不算壞嘛。我倒想看看目前他是甚麼模樣。當初他分發刺激劑時，幾乎成爲重要歹徒之一。後來關在聖昆丁，他們整得他不輕。腦袋修理過，因此落了個「老迷糊」渾名。同時我查出騎師叫貝廷格。工夫到家，而且人也正直。只要有足够的資本可以不讓他同流合污。我打算找機會跟貝廷格單獨談談，已經有了一個數目。教練是另外一名痞棍，姓白，叫白玫瑰。他們都有可笑的渾名。你可不必想入非非。白玫瑰是肯塔基州人氏，所以是訓練跑馬的專家。在南方各州白玫瑰曾經弄得身敗名裂。警方管它叫小搗亂，以與大搗亂的慣犯有所區別。他幹過小偷，打悶棍槍錢，强姦——都不是罪大惡極的案子——因此在治安機關留下相當多的紀錄。但是最近這幾年，他似已改邪歸正——如果你以爲用詞得適當——專門替史班老板訓練良駒。」



賴非立用手一彈把香煙頭從窗口送進水仙花圃。他站起來伸一下懶腰說，「這些是按出場先後次序的明星。卡司脫挺紮實。希望好好的給他們放一把火，熱鬧一下。」

龐德頗爲不解的問道：「既然如此，你爲何不把名單開給你們業主的管事人，讓他按圖索驥？究竟誰雇你們當差的？誰出的錢？」

「由名駒的養主出資雇用的，」賴非立據實相告，「他們付一筆聘金，再按成績加發獎金，出賣馬廐的小僮不是生意經。弄不好，歹徒會要他們的命。眞正的赧顏已經被獸醫整死，好幾個月以前火化掉了，我已經拿定主意。這次非好好地給雙胞幫一點顏色看不可，不只驅除他們遠離馬場而已。你可以等着瞧。不多贅，五點鐘我來敲房門，萬一——」

「你別擔心，」龐德接着說，「我會準備停當在門口等你的，恐怕野狗還在山脚下朝月亮狂叫哩。」

龐德適時睡醒，當他跟隨一瘸一瘸的背影在半明不暗的榆樹蔭影中穿過正在甦醒的馬廐時，空氣分外透出清新的習性。東方露出魚白色，發眞珠的光芒，猶如漲滿香煙煙氣的玩具氣球。模做鳥在灌木林中初試啼囀。廐房後面的野地裏炊煙嫋嫋，筆直上升。朝露中摻雜有些微咖啡和焦炭味道。當他們從樹蔭中走向練習圓場的白漆木欄時，聽見鐵桶碰擊聲以及大早起馬伕伺候牲口的嘈雜聲息。有一縱列披着毛毯的馬羣，各由馬僮牽住繮繩徐徐朝圓場進發。只聽小童吆喝說，「咳，懶骨頭，腿抬高一點。今兒早起別當大少爺，顯出一點眞工夫來。」

「他們正首途去練習淸晨預賽，」賴非立解釋說，「要馬兒四脚離地飛跑。教練最怕這個辰光。因爲要記下時間，當面顯給馬主看。」

他二人依欄而立，揣摩着這個拂曉，也揣摩沒有到口的早餐。晨光倏地照亮跑道對面的樹叢，使頂部的枝頭染上一層淡淡的金黃色澤。不出幾分鐘，最後的暗影即將收歛，於是天已大亮。

好像也要配合這日出的時光，在前左方樹叢處此時突然出現三位仁兄，其中的一位牽着一匹高大的栗色馬兒，臉上有白條條，下肢雪白，好像套了四隻白長襪。

「不要看他們，」賴非立輕聲指點說，「轉過身背冲着場地，改爲注視由那邊朝這裏走來的一串牲口。其中有位弓腰駝背的老人是外號『吉姆晨光』的費西蒙老爺子。美國最有名的良駒教頭。那一列都是范氏的牲口。其中不少可望在今天大賽中獲勝。裝成一本正經的欣賞范家馬匹，而我在暗中窺探我們朋友們的動靜。看自由自在一點。現在讓我們看了，牽着赧顏的馬伕，不錯，正是白玫瑰。後面跟着我的老友老迷糊畢沙羅，穿着淡紫色的漂亮襯衣。還是那麼講究好行頭。嗬，那馬看起來眞棒。肩胛有勁頭。他們脫去毛毯，它似乎不習慣淸冷的早晨。猛一轉身前蹄聳跳起來，像瘋了似的，馬伕拼命拉住它不放手。當然別讓它踢到畢沙羅先生。白玫瑰已經制服住它，牠平靜下來。白玫瑰一鬆手讓牠前蹄向上一竄，舒暢一下。現在他領牠走向跑道頭。現在教頭騎上赧顏慢步跑向跑道那一頭代表八分之一哩的標桿處。他們都掏出了馬錶，他們向四周轉頭察看。他們發現我們兩人，傑姆士，隨便一點。只要赧顏起跑，他們就不再留心我們了。好的



，現在你可以轉過身來。赧顏在跑道的盡端待命，他們取出雙目鏡準備注意牠起跑的動作。畢沙羅站在第五號標桿旁邊。這次測驗的賽程是半哩。」

龐德轉過身來朝左方的長邊跑道眺望，果然遠處有兩個胖子擧着雙目鏡，晨光照在透鏡上發出閃光，另一手拿着馬錶。幽暗的夜色似已由他們附近的榆樹底下逃逸無蹤。

「它起跑了，」龐德果然看見從對面長邊跑道的盡頭有一匹栗色馬飛也似的向他們迎面奔跑而來。隔那麼遠，他們聽不見一點響聲，可是沒有多久，淡黃色跑道上有逐漸增强的鼓點聲，直到後來變成一陣迅雷的馬蹄聲。那匹馬在他們面前轉了一個彎向守在遠處的桿標的人影處猛烈地驤騰馳去。

當栗色馬從龐德眼前快速馳騁而過時，一股興奮的感受沿他脊椎骨順流而下。他看見那匹馬齜着牙，瞪着眼，鼻孔喘着氣，四肢閃着光澤以全力朝前竄。騎師猴在背上好像爬在繩索上的一隻貓，臉部盡量貼低，幾乎觸及赧顏的頸項。他們發出急劇的響聲掀起一股塵土之後便失去蹤影。龐德的注意力轉到守候在標桿旁的兩個人，只見他們蹲在地上，兩臂朝地一甩，捺住了馬錶的秒針。

賴非立以臂輕觸友人的肘部，兩個人小心翼翼地藉榆樹蔭影朝回走。

「跑得眞他媽的不壞，」賴非立發表觀感說，「比眞正的赧顏强多了，不知道紀錄如何。假如在一又四分之一哩大賽中能保持這種勁頭，穩拿第一。現在讓我們好好吃一頓早餐去。大早起

就跟這班混蛋打照面，使我特別餓得慌。」然後他幾乎自言自語輕聲添附一個尾巴：「吃過飯我要找貝先生打個商量，問他跑一個技術犯規的頭馬，代價若干。」

用過早餐，又聽賴菲立解釋他的細部計劃，龐德悠悠蕩蕩閒了一個上午。然後上馬場去吃午餐，準備泡一下午，觀賞第一日下午進行的各次賽程。

天氣好極了。龐德因爲接觸到沙拉托加的行行色色而倍感開心。看客們多半操布魯克倫和肯塔基兩地的混合腔，在看臺上嘮叨他們的馬經。馬主們由朋友們擁圍着在樹蔭裏談天。電動報告牌不時用燈泡閃出字跡，敍述賭金總額和獲勝的比率。充份表現機械計算機的效率。還有由機械啓動軋門的起賽大門，使得每場的開賽順利而無糾紛。馬場中央池塘中果然有六隻天鵝，還放了一條紅蕃的皮筏。當然他也發覺碰到極觸眼的黑人，這種異國情調幾乎構成了美國馬場中的一大特色。

馬場的營業概況似乎比英國同業略勝一籌。龐德認爲搞鬼的機會似乎不多。他也知道，雖然馬主和馬場董事們安排了種種防衛措施，可是每一場賽馬的結果隨時由地下電訊設施非法地向全國各地傳播。結果使得三種賭法的最大紅利都受到限制。買頭二三馬名次預測的人最多一元錢可分到二十元。買頭二馬名次預測的人最多一元錢贏到八元。賭頭馬的人每元最多可以贏四元。同時他也知道，每年總有千百萬美元的賭金跑進黑社會大亨們的腰包。這班傢伙視賽馬一如妓女或吸毒，都是他們的重要財源。



龐德那天下午運用著名的芝加哥奧亦速賭賽法小試牛刀幾次。每一場比賽他按照報紙上推薦的最可能優勝馬賭它的頭名。到賽完第八場，也就是第一天下午賽程最後一個項目時，算一算總賬他贏了十五塊錢。

他隨散場的馬迷走回旅社，冲了淋浴，補足一點睡眠。然後摸索到馬匹拍賣所附近一家餐室。喝了一小時的老酒——波本威士忌冲泉水。才要了一客結實的煎牛排。最後又灌了一小杯威士忌，便向馬匹拍賣圍場慢慢踱去，跟賴菲立依約見面。

那是一處有頂篷無牆壁的木造圍場，漆成白色，裏面成圈地擺着步步升高的長板櫈，最內圈是個人造圓形草地。在拍賣臺的後邊掛着一張銀白色的幕幔。每當一匹被標賣的幼駒在霓虹燈照射下牽進草場時，那位滿口田納西腔的拍賣人簡略介紹一下它的背景，提出一個他認爲合適的數目。然後在兩名燕尾服的助手協助下，用帶勁而有韻緻的口腔一百一百地提高售價。助手們從走道中睜大眼睛注意衣著華麗的馬主和代理人的細微動作，無論是略微一點首或者輕輕地揚一揚鉛筆桿。

龐德找了一個櫈子坐下來。前面坐着一位骨瘦如柴的貴婦，夜禮服外面罩着白貂皮圍巾。每次她開口出價時，手腕上的珠寶手飾就叮噹作響起來。她的旁邊陪坐着一個身穿白色夜禮服上衣配深紅領花的中年人，可能是她的丈夫或者馬匹的教頭。

一匹栗色馬戰戰兢兢地碎步踏入草地，臀部粗率地貼着一塊號碼布：二〇一。拍賣人打着頌

揚的調子開始兜售：「有人出價六千，現在這位先生說七千。我來喊價七千加三百，四百，五百，這麼一匹漂亮的德黑蘭良種後代只出七千五嗎?好的，八千，謝謝你。我提高到八千五百，你高抬一點，出八千六百，誰願意再昇高一點?」

停了一歇，拍賣小棰在桌上乒地敲了一下，拍賣人故意裝做不滿意的神氣，朝有錢的老爺們諦視。「各位，這一匹兩歲大的好馬太便宜啦。這樣一匹跑第一的牲口只出這個價錢，在今年夏天我還沒有經驗過。現在，有人出八千七百，誰願意出九千?誰出九千，九千，九千?」(前座那隻戴珠寶手鐲的乾枯手腕從手包中取出金色鉛筆在節目卡上劃了一條線。龐德可以看得見上面印的是：「沙拉托加第三十五屆幼駒拍賣會編號二〇一。一匹栗色幼駒。」於是貴婦用鉛灰色眸子越過銀白色的圈索朝馬兒略爲巡視一下，便把金色鉛筆向上一揚。)「要九千有人出九千。你加一千湊成一萬塊如何?有比九千多出一點的麼，我有沒有聽到九千一，九千一，九千一?」，拍賣人停頓一下，然後朝擁滿貴客的白色欖子留戀地掃視一眼，便幫地一響敲響木棰。「九千塊賣斷了。謝謝你，夫人。」

看臺上的貴客們在交頭接耳，一面伸長頸子眺望。那貴婦顯得有點不耐煩，對旁邊的中年男人輕聲耳語，那男人聳一聳肩膀。

於是第二〇一號，一匹栗色幼駒被人從圍場內圈牽走。接着第二〇二號被引進，那牲口在强烈光線下戰慄了一會，也因面對一圈圈的生面孔和奇異的氣味而略感杌楻。



## 十二　壓軸大賽

龐德身後的席位上有人在不停地蠕動。賴菲立伸出頭伸到龐德的耳邊嘀嘀咕咕地說：「談妥了。代價三千塊，他答應兩面耍花樣。當他離終點六百碼，眼看頭馬到手作最後衝刺時，故意下手撥動二馬，造成技術犯規。好小子，明午見。」耳語既畢。龐德連頭也沒有轉，繼續看了一會拍賣，便順着榆樹叢走回旅舍，私下不禁替那位名叫貝延格的騎師躭心。他玩這個花樣未免太危險，同時也爲名叫赧顏的栗色馬叫屈，它不但冒名頂替，而且要在最後一程造成技術犯規。

龐德在馬場大看臺的上層佔了一個席位，用租來的雙目鏡居高臨下地察看「赧顏」的馬主畢沙羅在吃蟹肉。那班傢伙正在低四層的吃食攤上大快朵頤。坐在畢沙羅正對面的是白玫瑰，一面叉送法朗克府香腸和德國滷菜下肚，一面用大盅喝啤酒。其他餐桌大都被食客所佔據，可是總有二名倌官侍候畢某的這張桌子，而且老板也不過來打招呼，看看客人是否一切滿意。

論外貌，畢沙羅較恐怖小說中的歹徒並無遜色。頭長得圓圓的，像個氣泡球。五官在中央部份甚爲密集。兩隻小老鼠眼睛，兩個烏黑的大鼻孔，配上一張又綿又濕的紅嘴巴。肥腫的上身穿着棕色西服，白襯衫開着長而尖的領口，打了一個橫8字巧克力色領結。此時，他並未留神第一場賽事的準備事項，而是一心一意吃蟹肉。偶爾張大眼朝朋友的碟子裏直瞪，好像隨時會用叉子

弄一點來嚐嚐。

白玫瑰長得濃眉寬臉，一副兇相。那張毫無表情的撲克牌面孔上有兩道淺淺的斑白眉毛，下面是無神的眸子嵌在深深的眼窩裏。他穿着帶長條的印度蔴料西裝，打了一條藏青色領帶。他低着頭只顧吃，難得把頭抬離餐盤，吃完一盤以後，拿起賽馬節目單仔細研究着，吃食攤老板送上菜單請他再點一道，他稍稍地搖頭拒絕。

畢沙羅拿起一根牙籤剔牙縫，直到一客冰淇淋送到面前爲止。他再度低頭敏捷地用茶匙朝小嘴裏塡送涼食。

龐德用雙目鏡細心觀察這兩個食客，不禁兀自加以度量，這班傢伙究竟有多大能耐？〇〇七號是見過滄海的人，腦子裏依稀記得各路牛鬼蛇神的形象。冷酷，本分精於棋藝的俄國佬；精明而神經兮兮的德國人；從中歐國家派來的沉默而陰險的無名氏；特勤局其他處科的同事——雙圈字頭和敢死隊的情報員。若與他們相比，這班傢伙不過是初出茅蘆的新手而已。最後龐德做成如此的結論。

第三場賽事的結果已經報告出來了。離壓軸大賽還有半個鐘頭的光景。龐德放下雙目鏡，檢起賽馬節目單，等待跑道對面大記事板上用電燈泡閃閃灼灼地報告出總賭金款額以及可能的分紅比率。

他再把壓軸大賽的細節重溫一遍。節目單上印道：「八月四日，大賽馬第二日。壓軸大賽。



獎金另加二萬五千美元。由三年駒參加之第五十二次年賽。會員初度與賽費五十美元。會外人士附加獎金與賽費二百五十美元。附加獎金中二馬得獎五千美元，中三馬得獎二千五百美元；中四馬得獎一千二百五十美元。餘數歸頭馬所有。頭馬馬主另獲大銀杯一具。賽程一又四分之一哩。」後面印着參與的十二匹馬名，馬主，教頭，騎師以及早報預測各馬勝算的比率。

各報館公認獲勝呼聲最高共有兩匹馬，一是「一號再來」，馬主懷氏。另一是「三號祈求」，馬主小吳渥。勝算比率估測爲六比一和四比一。「十號赧顏」，馬主畢沙羅，教頭白玫瑰，騎師T•貝，勝算比率估測爲十五比一。列爲得勝希望最微的一匹馬。

龐德再度舉起雙目鏡向吃食攤瞭望。那兩個傢伙已經離去。他抬起眼鏡注視大紀錄板，上面指出第一名寵兒是三號，勝算比率增加到二比一。祈求的呼聲減弱。赧顏的勝算比率由二十比一變爲十八比一。

離出賽尙差一刻鐘。龐德朝靠背坐穩，點燃一支香煙，腦海裏重複回憶一次賴非立在馬匹拍賣所告訴他的話，不禁懷疑是否行得通。

賴非立是這樣談妥生意的。他曾經跑到騎師休息室找到了貝廷格，露出私家偵探身份卡給他看。賴非立用冷靜的勒索手法說服他必須打消跑頭馬的念頭。假如赧顏跑贏頭馬，賴某人一定出面向馬會總幹事提出檢舉，洩露這匹馬冒名頂替者的底牌，那一來貝廷格將被罰永遠不許再參加賽馬。不過他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主意。賴非立提出保證，如果依計行事，他決不提冒名頂替的

事。這個主意就是，赧顏必須贏得頭馬，但是，要使它因技術犯規而除名。這是可以辦得到的，只要在最後衝刺階段，騎師故意排擠跟他並駕齊驅的競賽者，而能表現出使對方難以獲勝的干擾行爲。然後對方勢必提出抗議，而由裁判長審核現場紀錄影片決定勝利誰屬。就貝廷格言，玩一個花樣也並不難，他只消在進入最後衝刺以前的小轉彎，暗中干擾，對馬主說，那是好勝心過强所致，同時左手那匹馬不但擋了去路，而且踩了他的馬。他爲甚麽不想跑頭馬呢，（馬主畢沙羅事先約定跑第一賞他一千美元額外獎金。）這不過是馬場上常常發生的倒霉事罷了。賴非立現在先送他一千美元事成以後再給他兩千美元的酬勞。

貝廷格當時稍加猶豫就一口應了下來他表示賽程結束以後， 可以派人送二千千塊錢到頂上泥漿與溫泉浴室去，每次賽過馬他要上那兒洗泥漿浴。老規矩，爲使體重不逾限。時期定爲下午六點鐘。賴非立同意照辦。於是龐德堅持給老友幫這個忙到時替他送錢到泥漿浴室，如果赧顏果眞沒有拿第一的話。因此他身邊已經藏了賴非立給他的二千美元。

這計劃行得通嗎？

龐德掌起雙目鏡沿跑道掃視一週。他發見每四分之一哩處豎着一根粗木桿。一共四根。就在上面裝置了拍攝賽程的自動攝影電影照相機。每場賽完後不消幾分鐘紀錄片就可以送給總幹事備查。接近終點最後一根木桿最關緊要，因爲要靠它的機器紀錄最後拐彎處的事實眞相。離開賽還有五分鐘。左手一百碼處起跑柵門業已就位，繞場整整一周以後再跑八分之一哩，就是終點。他



的席位正在終點的斜上方。他抬起雙目鏡注意對面的大標示板。赧顏的勝算比率沒有變動。現在與賽的馬匹以慢慢跑到起點集合。一號「再來」最先到達，它是公認獲勝呼聲較高的第二名。一匹高大的黑色馬，騎師穿着代表懷氏家廐的淡藍和棕色相間的號衣。後來當奪標呼聲最高的三號「祈求」出場時，觀衆席位上掀起一片歡呼，祈求全身灰色，騎師穿的白底帶紅點的吳氏馬廐的號衣。在跑道的盡頭一匹高大栗色馬，臉上有白痕，四隻小腿泛白色，緩緩馳來。它的騎師臉色蒼白，身上穿的是淡紫色綢質號衣，前胸和背後都縫上一塊大大的黑色菱形方塊。

馬匹向起賽點徐徐滙集時，龐德朝對面大標示牌偶爾一顧，赧顏的身價逐漸提高，十七比一，十六比一，這是不必大驚小怪的。再過一分鐘所有的賭金一律向售票窗集中，只有○○七號的一千塊仍放在腰包裏沒有出籠。揚聲器室宣告壓軸大賽即將開賽。在左邊的盡頭與賽的馬都在起賽鐘的柵欄內各就各位。標示牌上十號的身價繼續看好，電燈泡不停的眨眼，取勝比率在增加，十五比一，十四比一，十二比一，十一比一，最後停在九比一。然後電燈泡一齊熄滅，停止售票。此時也不知有多少美元的賭金以電滙方式經由西聯電訊公司向各大城場外賽的攤主滙集呢？相信在底特律，芝加哥，紐約市，邁亞密，舊金山有的是做這種生意的攤主。

響起一陣手搖的鈴聲。空氣顯得侷促不安，馬迷發出悶氣的噪音。然後一個參差不齊的線條，響着如雷的節奏，逐漸趨近大看臺。這一組衝鋒陷陣的行列翻轉着疾飛的蹄掌，投擲塵土與樹皮草莖，迅速通過看臺前的跑道。觀衆留下的斷片印象包括藏在太陽鏡後面的蒼白小臉，一陣聳

動的馬肩和後腿，和一堆使人迷惘的號碼，龐德只記得關係重大的No. 10儕身於領前的幾匹，靠近內圈的木欄。不久塵土慢慢回恢平靜，那一窠黑裏透棕的影子正轉過第一個彎向對面長跑道慢慢拉長隊伍，此時龐德才覺出鏡框因為汗漬而無法拿穩。

位於外圈的五號是一匹黑馬，此時一馬當先，暫時領前一匹馬的距離。難道此一場要名符其實的竄出一頭黑馬？可是一號已經趕上來了和它並駕齊驅。後面三號緊緊的跟進。十號則在三鼎甲的後面一馬半之處尾隨不捨。除了前面這四名以外，餘子另成一組落在十號身後三匹馬的距離。轉過第一個彎，第一號，懷家的黑馬，升為第一位。第十號仍保持第四位。在對面長跑道上第三號「再來」升為第二位，十號的貝廷格緊緊跟在後面。他們先後超出第五號，向前奮進，離第一位的一號只有半匹馬的距離。轉過長邊的彎，第三號升為第一位，赧顏名列第二，第一號退後約一馬之遙。現在赧顏力爭上游與三號一字併肩。他們雙雙驅近最後的彎道。龐德緊張得屏息等待。喂，喂！時候到啦。

他依稀聽得見隱藏在白標桿上的電影照相機軋軋作響。第十號在彎道的外邊，稍稍領先，而第三號「祈求」則位於靠木欄的裏邊。現在貝騎師把頭低低地伏在馬頸的外側，慢慢地接近灰色的「再來」，這樣做他可以辯詰在跑道上沒有見到那頭灰色馬。兩匹馬逐漸接近，突然間赧顏用頭朝三號的馬頭一撞，四蹄向前猛竄。「祈求」背上的騎師受犯規行動的干擾。只一眨眼工夫赧顏已經領先一匹馬的距離。



看客席上響起憤怒的狂吼。龐德放下雙目鏡安坐在席位上注視那匹栗色馬嘴邊飛濺吐沫在下方響起鼓點般蹄花馳騁而過。祈求名列第二，落後約五匹馬的距離。「再來」緊隨在後跑個第三。

當周圍的馬迷們嘎叫着發出怒吼時，龐德兀自在想，不壞，硬是不壞。

你瞧騎師這個花樣耍得有多妙。他的頭放得很低，甚至他的雇主畢沙羅也會承認無法見得旁邊的馬匹。準備作直線衝刺的最後一彎，誰都會向內邊挨靠的。當掠過白標桿時，他把頭部依然放得很低，一面猛力抽了幾鞭，好像仍舊以為只比「祈求」領先半馬距離似的。

龐德守候公告大賽的結果。場地裏傳出尖銳的口哨和貓叫似的倒彩聲。揚音器報告說：「第十號赧顏，領先五馬距離，第三號祈求，領先半馬，第一號再來，領先三馬，第七號皮朗德洛，領先三馬。」

所有與賽的馬匹緩步跑到裁判處準備作賽後的磅重。貝廷格滿面春風從赧顏背上滑下來，把馬鞭擲給馬僮，背着鞍具走向磅秤臺時，憤怒的觀衆似乎吵鬧得更響些。

隨後一變而為普遍性的歡呼。在大標示牌赧顏的名下嵌進了「抗議」字樣。不久擴音機裏大聲報告說，「各位來賓請注意。本次賽程已由第三號祈求的騎師路克提出抗議，檢舉第十號赧顏騎師貝廷格的騎術犯規。請勿撕毀馬票，我要重複一遍，請勿撕毀馬票。」

龐德掏出手帕拭乾手心的汗水。他可以想像得出裁判席背後放映室內的情景。貝廷格站在那邊，好像心有未甘的樣子。旁邊是第三號的騎師，似乎更是滿腹寃屈。雙方的馬主會不會在場？

畢沙羅胖胖的臉上汗珠會不會流進領口？有沒有其他怒容滿面的馬主在場。

不久擴音機再度發出通告說：「大家注意。本次比賽，第十號赧顏因犯規判定除名。公告由第三號祈求獲勝。這是正式的結果。」

在馬迷們如雷的歡呼聲中，龐德挺起僵硬的下肢離開席次朝酒吧走去。現在該去兌現啦。或許一杯威士忌下肚，有助於想出遞錢給貝廷格的主意。他對這檔事有點擔心。可是洗個頂上泥漿浴是輕鬆事。在沙拉托加誰也不認得我。遞出鈔票以後他就不再爲賓克敦社服務。打個電話給曲邪弟，向他訴苦。五千塊錢沒有拿到，老本反而貼光。逼着他給工錢。幫忙賴非立作弄這些傢伙倒是挺好玩的。下一次輪到龐德當主角了。

他從人叢中擠向酒吧。

## 十三　頂上泥漿與溫泉浴

在那輛狹小的紅色長途汽車中，先來的乘客只有兩人。一個手臂乾癟的黑婦，還有一個坐在司機旁邊的白種姑娘，把一雙患病的手藏匿起來，頭部用厚實的黑巾裳着，活像養蜂人的頭盔，一直拔到肩膀上，但黑巾却沒有沾到她的面皮。

那輛班車車身漆着「頂上泥漿與溫泉浴」字樣，風檔玻璃上刷着一排橫字「準定每點鐘行駛



一次」，現在「沒有增添更多旅客，在大街上轉了一趟隨即離開大路駛入一條維護工作頗差的沙礫道。車身經過一處遍植幼棕的林場，大約走了半哩，拐一個半圓圈，之後沿小山山勢走下坡朝一排燻成灰黑色的魚鱗板樓房駛去。房屋的中央伸出一根黃磚砌成的高大煙囱，頂部有一層淡薄的黑煙向寧靜的四周嫋嫋地傾吐。

浴室的大門口靜悄悄的。可是當班車在門外長了青草的方場停下來時，從鐵絲格子大門內於臺階上下來兩位老者和一個跛腿黑婦走到汽車旁邊來迎接客人。

一下汽車，龐德就聞出一股令人嘔心的琉磺味。那是從地殼深處冒出的可惡氣味。龐德走向放在幾株棕樹下的長櫈，坐下來從遠處打量這個地方。他坐下來磨鍊心志，揣想不久以後當他步入鐵絲柵門時會發生甚麼事情。他努力控制積鬱在心頭的煩悶和厭惡。他之所以心煩理由很多。

第一，由於强要健康的他去跟病夫們混在一起激發的心理反應。第二，由於看見從黃煙囱裏冒出的無辜的縷煙。第三，也是主要的一點，由於預見自己走進門，買了票，脫光身子，在這座面目猙獰的破爛房子裏照他們的花樣任意擺佈。

長途汽車轟隆隆地駛上歸程，他孤單地留下。四周非常寧靜。龐德發覺浴室的大門配上左右兩扇窗戶，好像一雙眼睛和一張嘴。這地方好似瞪着他，看着他，等着他。他會進去嗎？他們會收容他嗎？

龐德身不由己的站起來，照直順砂礫路走進鐵絲柵門，拾級而上，排闥而入，大門發出乒地

響聲。

他來到一間燻成黝黑的接待室。琉磺氣味越發的重。有一處事務臺，正面裝着鐵柵欄。牆壁上掛滿了感謝狀，其中的少數在簽字的下方還黏着紅封漆。室內放了一張玻璃櫃子，中間陳列着一包包用透明塑膠紙裹好的貨樣。櫃子頂上貼了一張字跡蹩脚的大寫廣告：「買一包頂上泥漿，回家自行治療。」另外有一張卡片上寫着除臭劑的價目表，那廣告說：「去狐臭，特效劑。」

鐵柵欄後面坐着一位赤髮老婦，正在看小說。見到生意上門，慢吞吞抬起頭，一面用手指捺記閱讀的部位。

「我可以幫個忙嗎?」是專爲那些不知沐浴秘訣的人保留的言詞。

龐德面露不愉之色朝柵欄裏張望。「我想洗個澡。」

「泥漿浴還是溫泉浴?」她用另一手按着門票簿。

「泥浴。」

「要不要成本地買門票。成本買便宜些。」

「只要一張。」

「一元五毛錢。」她送一張紫紅色門票到洞口，一隻手指捺着不放，直到龐德如數繳了錢。

「我朝那邊走?」

「右首，」她指示說，「順甬道往裏走。最好把貴重物品留在此地。」她從洞口送出一只白



色大信封，「請在上面寫下姓名。」她故意眼光朝別處看，好讓客人把衣袋內的什物裝進信封，再匆匆寫上姓名。

可是二十張百元大鈔仍留在龐德的襯衫口袋裏。他懷疑一下不知如何交差。他把信封遞進洞口道聲：「謝啦。」

「多謝光顧。」

接待室後邊有個木門，左右各有一個漆成白色的指路標示牌。上面畫着食指伸出的拳頭，右首寫着「泥浴」，左首寫着「溫泉。」龐德通過木門朝右首拐彎，沿着一條濕漬漬的水泥甬道順坡向下走。到盡頭處走進一扇圓轉門。進門後他發現來到一處高大的長方房子，屋頂開着天窗，兩旁順牆壁隔成許多艙房。

房子裏熱氣騰騰，而且琉磺味很重。兩個年輕伙計，在門口收票桌旁玩着紙牌。兩個人除了在腰部圍了一條灰毛巾，幾乎是赤身露體。桌面上放了一只盛滿煙蒂的煙灰缸，另外則有一塊掛滿鑰匙的平板。龐德進來時，一位伙計從平板上取了一把鑰匙遞給他。龐德立即拿到手。

「十二號，」那人說，「買了票麼?」

龐德交給他門票，那伙計朝身後的艙房遙遙一指，一面朝房子盡端扭扭頭說，「洗泥漿浴從那扇門進去。」於是兩個伙計繼續玩他們的牌戲。

在令人悶氣的艙房中除掉一張洗成灰色的舊大毛巾而外別無長物。龐德脫光衣服把大毛巾箍

在腰際。他把那捲鈔票折疊好塞進上衣左上口袋中，高頭放好手帕。他希望如果小偷光臨此處，最後才搜索到這個口袋。他把手槍放在槍背帶中掛在衣鈎上走出艙房，然後上了鎖。

龐德絕對沒有料到從屋子盡端的門口一眼望出去竟是甚麼景象。他直覺的反響以為自己一頭撞進了停屍間。他還沒有來得及回味觀感，早有一個長着兩撇稀疏鬍子，頭頂童山濯濯的肥黑老迎着他走來，不住地上下打量。「先生，你甚麼地方不舒服？」那黑人漠然地發問。

「沒甚麼，」龐德斬釘截鐵答覆他，「只想試試泥漿浴。」

「好的，」黑老說，「心臟沒毛病？」

「沒有。」

「O・K・到這邊來。」龐德跟隨那個大黑老沿着滑溜溜的水泥地來到長條木橈面前。後面是兩處破壞不堪的淋浴隔間，其中之一有一個混身泥巴的老兄站在蓮篷頭底下任憑一個缺耳朵邊的伙計給他用橡皮管沖水。

「馬上就來服侍你，」黑老說着就邁起大脚順着潮濕地去做他的活計。龐德諦視大黑老的背影，皮膚瑟縮地起了鷄皮疙瘩。因為他想到不久他的身體要任由那一雙提里提當而且起了縐紋的鮮紅手掌擺佈。

龐德對黑人天生有一種憐憫心。他覺得在英國沒有種族糾紛眞是太幸運了，要知道美國人打從國民學校起就跟黑白問題結下不解之緣。想起上次公差美國一起出勤時賴非立感慨系之的說法



，〇〇七號不禁莞爾而笑。有一次龐德管著名的紐約市哈林區罪魁「巨先生」叫「那個可惡的大黑奴，」賴非立當時指責他說，「講話要檢點啊，龐德，此地一般人士對於膚色非常的敏感，不能隨便亂叫。」

他想起好友的忠告以後，眼光離開大黑老向頂上泥漿浴室的設施多多瞥了幾眼。

那是一間正方形混凝土灰色建築。屋頂懸着四只沒有燈罩的大電燈泡，電線上聚滿了蒼蠅屎。燈泡投下暗淡而醜陋的光線照亮濕漬的四壁和水泥地。靠牆放了許多支架矮桌。龐德不自覺地在點數。一共二十張。每張矮桌上放了一具厚實的長方木匣，頂部四分之三長度蓋上了木頭蓋。大多數木匣露空的地方有一張汗水滿面的顏面，枕在墊子上，朝天花板看。其中也有少數幾雙眼睛碌碌瞅着龐德。不過大多數充了血的通紅面孔看來都在熟睡中。

有一只木匣空着，木蓋靠在牆邊，長邊這一面，鉸鏈低低的放了下來。這個位子大約要歸龐德使用。大黑老拿來一條又厚又髒的床單朝木匣底子上一舖，似乎做為墊單，然後用手抹平。準備好以後他走到屋子中央，從兩排熱氣騰騰推尖了黑泥巴的鉛桶行列中選了兩桶，提到木匣邊玎璫兩響放在地上。於是他用大手掌一勺一勺地從鉛桶裏掐泥巴朝木匣底塊抹，直到這種黏兮兮的東西集了二吋厚。他讓它徐徐冷却，然後走到一處浮有冰塊的浴缸那邊拿出幾條濕淋淋的毛巾朝手臂上一搭。他帶着毛巾逡巡各木匣一週，在有客人的位子停下來用冷毛巾從聚滿汗珠的額頭上抹掉汗水。

室內相當的安靜，只有靠迎龐德身後的隔間裏發出膠皮管冲水的嗤嗤聲。不久皮管停止冲水，有一個聲音嚷道，「好了，魏滋先生，今天的泥浴到此爲止。」一個精屁股郎當的胖子，混身長着濃密的汗毛，巔巍巍地從隔間裏淋浴既畢，站在那裏任憑缺耳邊的伙計替他穿上一條厚絨的晨褸，又匆匆用乾手巾擦乾下身，然後領他從龐德進來的側門走了出去。

後來那個缺耳邊的伙計走過浴室由另一端的小門推門出外。有一小會工夫，陽光乘機射進室內，龐德瞥見門外的草地，和一角蔚藍的天空。不久缺耳邊的伙計提着兩桶冒氣的泥巴走進來。他用脚一帶關上小門，把新到的鉛桶加入了已有的兩排行列。

大黑老走近龐德的木匣，用手掌心摸摸泥漿。他轉臉冲龐德點點頭說，「先生，可以了。」

龐德走了過去，黑人拿走他的大毛巾，並把鑰匙朝木匣旁邊牆上的鈎子上一掛。龐德於是便赤裸裸的走到他的面前。

「你以前洗過這種澡沒有？」

「沒有。」

「想到了這一層，所以我預備的泥漿只有華氏一百一十度。如果是泥浴的老資格，可以吃得消一百二十度乃至一百三十度。躺下來吧。」

龐德一鼓作氣爬進木匣，轉身躺下來。他的皮膚第一次接觸到熱呼呼的泥漿，他慢慢地伸直了腿，把頭放在蒙了一塊乾淨毛巾的木棉枕頭上。



等他躺好之後，大黑老用兩手從新提來的鉛桶裏捏泥漿往客人的周身塗抹。泥漿是深棕的巧克力色，塗在身上黏糊糊的，又滑溜、又沉重。龐德嗅到一股熱騰騰的泥煤氣味撲鼻而來。他瞪眼瞅着大黑老兩隻油膩閃光的臂膀在一堆曾經是他身子的黑土墩上抹來拭去。賴菲立嘗過這種泥浴的滋味麽，龐德忍不住朝天花板呆笑。

當龐德全身塗上燠熱的泥漿之後，大黑佬的抹拭工作才告一段落。那時〇〇七號只有臉部和胸口仍然是本來的顏色。他感覺有些窒息，黃豆大的汗珠從額前冒了出來。

大黑佬迅速的跪下一條腿，檢墊單的一邊繁繁的裹住客人的身體和手臂。又把另一邊如法泡製一番。此時龐德全身可以活動的部份只剩頭部和手指。那人闔上木匣下墜的長邊，蓋好沉重的木蓋。這樣就服侍好了。

大黑佬從龐德頭頂的牆上取下一塊石板，朝高高掛着的大壁鐘瞥了一眼，把時間寫在石板上。剛剛是六點鐘。

「躺上二十分鐘，」他說，「覺得舒服麽？」

龐德未置可否地哼了一聲。

黑人逕自走開繼續未了的勤務，龐德悶聲不響地躺在那裏，兩眼望着天花板。他感覺汗水從頭髮裏冒出來，順勢淌進兩個眼窩。他在偷偷的咒駡賴菲立。

六點過三分鐘，前門啓處，進來一個骨瘦如柴全身赤裸的貝廷格。他的臉尖削得像隻鼬鼠。

人頗爲自負地朝屋子的中央踱過來。

「喂，老貝，」缺一隻耳朵的伙計招呼說，「聽說你今天遇到麻煩事，眞糟糕。」

「那班裁判都是一堆卑汚的廢物，」貝延格負氣地說。「你想我幹嘛擋住路克的路？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何必要那樣做？他已經勝利在握，咳，你這個黑雜種，」他把脚一伸，攔住打旁邊經過提着一桶泥漿的黑伙計的去路，「你得生法子使我減輕六兩。剛剛吃了一盤炸牛排。明天去橡樹谷賽馬，據說還要我帶一堆鉛壓重份量哩。」

那黑人提步越過伸出的騎師腿，笑嘻嘻地說，「我可以把你胳臂折斷了，那就使你減輕多啦。馬上來服侍你。」

前門再度啓開，玩紙牌的伙計之一伸進頭來，向缺耳邊的伙計說，「喂，騎師爺，美黛要我告訴你，她沒有法子搖通零食攤給你點菜。電話線出了毛病，打不通。」

「啊，眞該死，」拳師抱怨地說，「告訴傑克下一趟班車給我帶來。」

「好吧。」

前門又關好了。在美國，電話不靈光倒是稀罕事，這應該是一個可以使龐德得到預行警報的好機會。可是他沒有留心到。他只注意牆那邊的大掛鐘。還要躺上十分鐘。大黑佬悠蕩過來，胳臂上搭着好些冷毛巾，給他一塊繞住頭頂和前額。舒服多啦，龐德有一瞬間想到不久就可以交了這一趟差了。



時間一秒一秒滴答過去。那騎師帶着一身的傲骨就在鄰近龐德的位子上躺進木匣，龐德猜想他的泥漿恐怕有一百三十度。他被墊單裹好，木蓋乒的一聲闔上。

大黑佬在騎師的石板上記下時間，六點十五分鐘。

傑德閉上眼睛琢摩如何把鈔票遞給騎師。洗好澡以後在更衣室？搞完這一套以後總該有個讓人躺下來舒暢一會的地方。或者在同道走出去的時候？或者在長途汽車上？不好，最好不讓別人看到我們兩個。

「好的——大家不要動。心情放鬆一點，就不會傷人。」

那聲音嚴厲而兇惡，是來找麻煩的。龐德驀地脹大眼睛。他爲這突然降到浴室殺氣騰騰的危機而混身戰慄。

提泥漿的小門豁然洞開。門口站着一個人，另外一位已經來到浴室的中央。兩個人都握着手槍，臉上蒙着黑面罩，只爲眼睛和嘴巴挖了三個洞。

浴室內鴉雀無聲，剩下兩處隔間蓮篷頭噴水的聲音。每一個隔間裏有一個赤身裸體淋浴的人。他們從水柱中向外窺視，嘴巴歙合着喘氣，披下的髮束阻礙着視線。缺耳邊的伙計，凝成一根肉柱，兩眼翻白，手裏握着橡皮管朝他的脚面不停的澆水。

在室內的那廝握着手槍已經走到冒氣的鉛桶旁邊。他攔住每隻手提着一桶泥的黑人。那黑人混身打寒戰，以致吊桶發出微弱的顫動聲。

當那厮逼着黑人注意他的眼睛時，龐德看得見他用手指轉了一個圈變成握住槍管。忽然間他反手一搗，靠肩頭的力量，他用槍柄朝黑人的腹部戳了一記。雖然只有噗哧一聲，可是黑人兩手一鬆然後竭力抱緊小腹，鉛桶落地發出叭他的巨響。那黑人輕輕哎喲一聲，雙膝一彎便癱在地上，剃光的頭頂剛好伏在兇神的足下，好像朝他磕頭。

那人後退一步威脅地問，「騎師在那兒。姓貝的，在那隻木匣？」

黑人用右手臂指點了方向。

持槍的人轉過身走向龐德和貝廷格兩張木匣的交界處。他走過來，先看看龐德的臉。龐德幾乎變成殭屍。兩隻炯炯的目光從黑面罩的菱形小孔裏朝下直射。那人隨即向左移動兩步站在騎師的身旁。

有一小會他一動也不動的佇立着。後來他猛地一跳，便坐在貝某的木匣蓋子上，朝下注視騎師的眼睛。

「好呀，好呀，眞他媽該死的貝廷格。」聲音中透着恐怖的氣息。

「怎末回事？」騎師戰戰兢兢發出刺耳的反詰。

「啥事麽，廷格兒，」那人好像在講理，「會是甚麽事呢？你想不出來嗎？」

騎師倒吸一口涼氣。

「或許你從未聽說有一匹名叫「赧顏」的馬，廷格兒？或許在今天下午兩點半鐘左右人家故



意技術犯規時，你不在場？」講到後來拖了一個倔强的尾巴。

騎師開始低聲哭泣。「哎唷，老板。那不是我的錯。任何人都會碰上的。」那聲音活像一個小孩在受責罰以前抽抽噎噎。龐德畏縮在一邊。

「我的朋友們琢摩這裏邊可能是兩頭搗鬼。」那人傾身向前，語氣是越講火越大，「我的朋友們認爲像你這種騎師可能故意耍那種花樣。我的朋友檢查過你的房間，在燈座底下找到一千塊錢，我的朋友要我問你，這筆油水那裏來的？」

清脆的面頰一摑和尖銳的號泣幾乎是同時迸發。

「說呀，你這個雜種，不然我把你腦漿砸出來。」龐德又聽見槍把篤篤地拍着木板的聲音。木匣中發出顫抖的哀號：「那是我的積蓄。只有那一千塊錢。藏在燈座底下的。是我的積蓄，我可以對天發誓。上帝作證。你一定要信我的話。你一定——」是哭泣和哀求的聲音。

那人賭氣地哼了一聲，一面舉起槍把，正好落在龐德的視線以內。大拇指的骨節眼上長了一個大疣瘤。他慢慢撥轉槍管恢復持槍的原狀。那人從木蓋上滑下來，對着騎師的臉，笑裏藏刀地恭維着說。

「廷格兒，最近你出場的次數太多了。」他差不多是輕聲耳語，「你也够累啦。需要休息。好好休息一下。比方上療養所好好的歇一歇。」那人慢慢退回來，走向浴室的中央。他仍然唧唧咕咕的熱心嘮叨着。現在他走出騎師視線之外。龐德看見他俯身提起一桶裝滿熱泥漿的鉛桶。那

人低低地提着鉛桶朝回走，嘴裏依然令人不安的嘰咕着。

他走到騎師木匣旁邊俯首朝下望。

龐德四肢僵直，感到泥漿在皮膚上狠狠地蠕動。

「廷格兄，正如我所說。多多休息一下。暫時忌忌嘴，住在陰涼的套房裏放下窗幃，別讓日光直射。」

聲音停止後，是死一般的沉寂。那隻手臂提着鉛桶，越高。

突然間騎師看見了鉛桶，他知道將要發生甚麽事，便一面嚎啕一面嘍嘍：「不，不，不，不能呀——」

那人朝旁邊橫跨一步，把空桶向缺耳邊的伙計擲去。伙計動也不動隨它掉下地。於是那廝大步走到小門。和帶槍的把風人會合在一起。他轉身對衆人說：「不是好玩的。不准報警。電話線已經割斷了。」說到這兒他乾癟地笑了一聲。「最好在他眼珠沒有燙成油球之前，給那個小子耙出來。」

小門乒地一聲關上，室內除了泡泡聲和蓮篷頭噴水聲以外，沒有別的聲息。

## 十四 「咱們不喜歡出岔子」



「後來如何呢？」

賴非立坐在汽車旅社龐德房間的椅子上關切地詢問下文。龐德在屋子裏來往蹓腿，偶爾端起床頭櫃上玻璃杯喝一口冲了水的威士忌。

「亂得一榻糊塗，」龐德描述說，「每個人大聲哭嚷，要從木匣中爬出來，缺耳邊的伙計用膠皮管朝且廷格臉上冲水一面向隔壁兩個同事求救。倒在地上的黑佬不停的哀叫，在隔間裏淋浴的兩位全裸客人不知所措地胡幌，如同割斷了頸子的子鷄。玩紙牌的兩個伙計匆匆的跑進來，掀起且廷格的木匣蓋解開墊單抱他到蓮篷頭底下。我想因爲窒息關係他差不多快沒有命了。整個臉部因灼傷而腫脹起來。樣子極爲可怕。後來淋浴間的一位裹好了大毛巾，跳來依次掀開蓋板放我們出來。於是我們二十個人，混身汚泥，只有一個淋浴頭可用。漸漸清理停當，有一個人開車進城找救護車。有人向黑佬身上澆了一大桶冷水，他才慢慢甦醒過來。我裝作不大關心的樣子，從旁打聽有沒有人認得出那兩個强盜是誰。沒有一點線索。他們以爲恐怕來自城外某一匪幫的成份居多。除了騎師之外沒有旁人受傷，大家也就不大在乎了。大家渴望趕快弄掉身上的泥巴，越早離開這鬼地方越好。」講完之後，龐德再嚥一口威士忌，並且給自己點燃一枝香煙。

「那兩個傢伙有沒有給你留下特殊的印象，」賴非立詰問道，「身高，衣着，或者旁的特徵？」

「沒大留神站在門口把風的那小子，」龐德答說，「那人個子較小，也較瘦。穿的深色長褲

，灰襯衣，沒打領帶。好像是○．四五口徑的手槍。可能是把考爾脫。另外一個，就是下手惹禍的人，塊頭又肥又大。行動敏捷而且從容不迫。穿着黑長褲，上身是件白條子棕色襯衣。沒打領帶也沒穿上衣。黑皮鞋，高級質料，擦得很乾淨。一把○．三八口徑的左輪。沒戴手錶。哦，有了，龐德忽然記起來，「那人右手大拇指的骨節上生了一個肉疔。紅通通的。他似乎常常吮吸它。」

「是溫弟，」賴非立斬釘截鐵地判斷說，「把風的叫吉弟。經常成雙捉對地闖禍。他們是史班兄弟的特級打手。溫弟是個卑鄙的雜種，專門喜歡虐待人。恐怕是虐待狂患者。他老是不停地吮骨節瘤。人們管他叫『瘟弟』。當然是背地裏這麼叫他。所有這班傢伙都有一個瘋狂的渾號。溫弟不慣出外旅行，坐汽車和火車都會暈頭，飛機更不敢乘坐，認爲是死亡的陷阱。如果要他出外辦事，必須付給額外的獎賞。可是當他做案時頭腦極爲冷靜。吉弟是個挺帥的小伙子，朋友們管他叫『布菲』。或許跟溫弟是兩相好。同性愛者。常常組成最厲害的宰割搭檔。吉弟頂多三十歲，已經少年白頭。他們辦事時戴着面罩，原因在此。不過總有一天溫弟那小子會因爲不會請外科醫生燒掉指瘤而後悔不已。你開始提到這個特徵時，我就想到是他。我揣摩該向警方告密，讓他們管一管這碼事。當然，不會提到你。但是我不會透露『報顏』的底細的，他們可以自己查訪。現在溫弟他們大約在阿本尼市搭火車，讓他們緊張一下也好。」賴非立走到門口轉過身來關照說，「龐德，你別緊張。我在一個鐘點以內回來，我們一塊好好地吃頓午餐。我去打聽他們把貝



廷格送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可以把他應得的滙給他。或許讓他高興一點，可憐的小雜種。咱們等一會見。」

龐德脫光了冲洗十分鐘的淋浴，混身塗滿肥皂沫，頭髮洗了又洗，希望把頂上泥漿溫泉浴室的汚卑經驗冲得一乾二淨。然後他穿好長褲和襯衣走向中央接待廳的電話亭，準備打個電話給曲邪弟。

「先生，這線路正忙着，」接線生吟唱着說，「要我繼續叫？」

「是的，請繼續叫。」龐德說。知道駝子仍然在寫字間忙着，他比較寬心多了，因爲接通以後能够理直氣壯地告訴對方早就搖過電話，一直沒有搖通。他正煩心如果曲邪弟責問他爲何不早點報告赧顏失算的消息，應該怎末作答。自從親眼看見貝騎師的遭遇以後，龐德不再懷着輕敵的心理。

電話裏傳來一串抑低的嗄嗄聲，是美國電話體系振鈴的聲音。

「你要長途電話威士康辛七——三六九七麼？」

「正是。」

「先生，你要的號碼搖通了。講話。紐約。」接着響起駝子提高了的仄嗓問，「是的。誰打來的？」

「傑姆士．龐德。我早就搖過，沒有接通。」

「怎樣?」

「赧顏沒有給錢。」

「我曉得了。騎師搞的鬼。那麼你想怎麼樣?」

「我要錢用。」龐德說。

電話線的另一端沒有出聲。然後——「好吧，咱們重新再來過。我馬上電滙一千塊錢給你，你贏我的那一千塊，記得麼?」

「記得。」

「就在電話機旁邊。過幾分鐘我同你一個電話，告訴你怎麼辦。你住在那兒?」

龐德據實相告。「O.K.明天一早你就會收到電滙的錢。等一會再給你電話。」對方截斷了線。

龐德踱向接待櫃臺，瀏覽放在書架上的一排袖珍本長篇小說。這班傢伙處處小心翼翼，使他留有深刻的印象。他感覺他們頗有道理。他們每一行動都要有合法的計劃作掩護。想想看，以他爲例，一個不三不四的英國佬，除了從賭賽發橫財以外，怎末能一下子飛來五千塊錢呢?不知下一次是怎末賭法?電話鈴聲大作，他連忙走進電話亭，關上門，拿起聽筒。「是龐德麼?現在仔細聽我說。你要到拉斯維喀斯去取錢。馬上到紐約來搭飛機。機票歸我付賬。我照付。坐去洛山磯的直達班機，然後在那邊換乘區間機去拉斯維喀斯。每半小時就有一班。我已經替你在冠冕



旅社訂下一個房間。你會找到地方，現在注意聽我講——星期四晚上十點過五分的時候，上冠冕俱樂部的二十一點賭臺去。找到三張賭臺的中央那一張，在靠近酒吧的屋子裏，聽懂了嗎?」

「懂得了」

「下最大注子，每次一千塊，賭五次。然後站起來離開賭臺，不准再躭下去，你聽懂我的話麼?」

「懂了。」

「你的籌碼在冠冕賬房兌現。賭好了以後，在那邊待命，預定接受以後的行動指示。懂了嗎?複誦一遍。」

龐德遵命複誦一遍

「好，」駝子說，「不要亂嚼舌根，不要出錯。咱們不喜歡出岔子。你注意明天早晨的報紙，就會理解我的意思。」

玩二十一點!小時候就玩過的老花樣。某同學的生日，同學們聚在他家兒童遊戲室吃大蛋糕。大人發給每個孩子一把骨籤做籌碼。賭本是一先令。如果翻出兩張紙牌，一張大十，一張A，莊家就賠雙倍。如果已經發在手裏的四張牌一共十七點，祈求第五張來個四點，好湊成一副「五小」時，那一股緊張勁!

現在返老還童再玩玩二十一點倒不錯。不同的是，由一個壞蛋作莊，骨籤也改爲每次價值一

千美元的籌碼餅。他已成年，現在玩的是成年人的二十一點。

龐德躺在床上朝天花板出神。他等候賴非立時，腦筋已經先走一步去神遊那座聲名全球的賭城，揣摩它的外貌是甚麽樣子，要費多大勁才可以找到蓋狄芬小姐。

煙灰缸聚積了五只香煙頭，他才聽見外面砂礫過道上來個賴非立一輕一重的跛態步履。他們連袂越過草地坐進司徒貝克跑車。在路上賴非立把最新發展講給老友聽。

史班的一夥人統統退了旅館——畢沙羅，白弟，溫弟和吉弟。甚至連赧顏也裝進牲口車廂準備步上橫越美國大陸前往內華達州私家牧場的第一段行程。

「案子已經由聯邦調查局派員接辦，」賴非立說，「不過恐怕又成爲他們蒐集史班幫的一篇短篇小說素材。你不出面作證檢舉那兩個槍手，誰也不知道甚麽人犯的案。而且我相信FBI也不會對畢沙羅和他豢養的馬匹特感興趣。他們把這種調查工作委託我們服務社代勞。我已經和總社電話連繫過，上面指示要我去拉斯維喀斯一趟，最好查出原來那匹赧顏埋骨的處所。我似乎要找上門去了。你覺得如何？」

龐德沒有來得及發表意見，因爲跑車已經停在沙拉托加唯一高級餐室『天蓋廳』的門口。他們離開汽車，讓司閽代勞把車子駛到停車場。

「有機會再在一起進膳眞是難得，」賴非立感慨地說，「此地用牛油焙煎梅茵州海蝦的吃法，你大約還沒有嚐過。但是，我不敢保險，假如鄰座有史班的徒弟大快朵頤地嚼意大利通心麵條



就加魯索醬，我們的味口就不會好了。」

時間已晏，多數食客已經吃過大菜紛紛離座，準備去逛幼駒拍賣場。他們兩人在一個角落獨據一張餐桌，賴非立關照堂倌領班海蝦慢慢的上，先來兩杯摻苦艾酒的馬蒂尼鷄尾酒。

「這麽說，你要上拉斯維喀斯去，」龐德接腔說，「眞叫無巧不成書。」他把曲邪弟在電話中所講的話告訴了賴非立。

「哎呀，眞的嗎！」賴非立說，「並無巧合可言。你我都走的坎坷路，條條坎坷路都通往那個罪惡淵藪的城市。我首先要在沙拉托加接收攤子。還得寫一大堆報告。我替賓克敦社工作，寫報告佔了一大半時間。不過在週末以前我會到拉斯維喀斯的，做做暗訪。在史班家門口我們不會時常碰頭。不過我們總可以找機會見面交換一下情報。我想起來了，」他有一個主意。「我們在那邊雇了一個得力的眼線。是一個叫歐黎•古里峨的計程車司機。人很好，我會帶信說你要來的，讓他照顧你。他是拉斯維喀斯通，曉得賭場的鬼門道，知道那個大亨今天在城裏。他甚至通曉那一種賭具賭場抽頭較少。曉得那一條銷金大道上那一家的吃角子老虎抽頭最少，是最有價值的秘密情報。老朋友，直到你開了眼界見到拉城的銷金大道，你會相信自已是一輩子沒有下過賭場的鄉巴佬。五哩長的陽關大道，盡是賭場和夜總會。到處五光十色的霓虹廣告燈，相形之下使得百老滙變一棵聖誕樹。而蒙底卡羅，」賴非立附帶的嗤之以鼻，「不過是蒸氣火車時代的產物。」

龐德笑着問道：「他們的輪盤檯有幾個〇？（譯註：碰數字下注的賭具，當指針停在〇時，

莊家通吃。）

「我猜，兩個○。」

「替你找到了答案。歐洲的賭場至少抽頭的百分比不能亂來。他們把銷金道上點綴得五光十色。電費則由另一個○出的錢。」

「可能如此。不過玩雙骰子賭場只有百分之一的抽頭。當然，雙骰子是美國的國賭。」

「我懂得，」龐德接嘴說，「小孩需要一雙新鞋」，這是老板的口頭禪。我倒希望在玩巴卡拉牌九的牌桌上作莊的希臘聯合金庫手裏已經拿到天生大牌，九點，桌面上有一千萬法郎的花紅，嘴裏仍嘮叨着，『小孩需要一雙新鞋。』」

賴非立被逗得哈哈大笑。「啊唷，」他說，「你玩二十一點可算老資格了。等你回倫敦就可以大吹大擂說你在冠冕酒店怎樣出風頭的。」賴某講到此地啜了一口威士忌，然後靠椅背坐穩。「但是我想還是給你上一課這地方的賭經，如果你打算掏出老本釣他們的金磚時，也好有個底子。」

「你講吧。」

「我說他們有金磚，不是開玩笑，」賴非立滔滔地打開了話匣子，「龐德兄，你要曉得，在一般人心目中，內華達州有兩座金山，都是金磚砌起來的，一個是雷諾城，一個就是拉斯維喀斯。一個人要想找發財捷徑，最好買一張飛機票去拉斯維喀斯的銷金大道，或雷諾大街。那裏眞有



財神爺，不久以前有個阿兵哥，在沙漠客棧一口氣連贏二十八次雙骰賭，一塊錢本錢贏了七百五十塊錢。那小子撒鴨子就跑，賭場老板不曉得他貴姓大名。那一對紅骰子到現在還用緞子枕頭墊着陳列在沙漠客棧夜總會的玻璃櫃裏。」

「一定比廣告有宣傳力。」

「廣告設計師想不出這種好噱頭來。賭場有各種賭具，吸引着行行色色的財迷。等你看見老太婆們戴着手套在那裏玩『吃角子老虎』，你就相信我不是瞎吹了。她們帶着菜籃子，裏面盛的全是一毛，兩毛的輔幣。她們站在老虎口不停地搬動槓桿，一天玩十小時甚至二十小時也不去休息。你曉得他們如何戴手套麼?免得磨破皮膚弄得血淋淋的。」

龐德半信半疑地哼了一聲。

「當然這些老太婆也有累倒的時候，」賴非立說「得歇士地里症，心臟病突發，腦溢血。滴溜溜打轉的櫻桃，梅子和小鈴不停地在腦海裏迴旋。那些賭場聘有二十四小時應診的專用醫生，當不支倒地的老太婆送醫時，嘴裏仍然一個勁嚷叫：『滿貫，滿貫。』銷金大道兩旁的賭場使你目不暇給」，甚麼「賓果廳」，「幸福轉盤」，還有「金鋼鑽」和「馬蹄俱樂部」，名堂可多啦，其中有成排並列的吃角子老虎。單以金鋼鑽一家爲例每廿四小時耗用骰子八十對，塑膠撲克牌一百二十副，第二天天亮時有五十部吃角子老虎要送到修理行去整修機器。我要提醒你，不要逛暈頭，忘記你的任務和女友。我知道你嗜賭成性，剛巧我也清楚各種賭具的抽頭率，做個好事把

這幾點記下來，作爲座右銘如何？」

龐德聽得津津有味，當即掏出鉛筆，一面撕下菜單卡片的一角。

賴非立兩眼瞪着天花板說，「玩雙骰賭遊樂公司抽百分之一點四，玩二十一點公司抽頭百分之五，」他低頭冲老友調笑說，「至於你最在行的輪盤賭，公司抽頭百分之五點五。吃角子老虎進賬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公司淨賺不算壞吧？每一年總有一千一百萬遊客到史班及其同道經營的遊樂場中按上面比率孝敬他們。平均每人帶二百美元作爲賭本，你自己可以算得出每一年有多少錢變成遊樂公司的公積金。」

龐德把鉛筆和紙頭放進衣袋然後說，「非立兄，多謝你提供的資料。可是你似乎忘記我不是上拉斯維喀斯找樂子去的。」

「好小子，」賴非立不放心地說，「有你的。不過我提醒一句，你千萬不要存心找便宜。他們有一套經營大企業的手段，而且早就有防備老千的辦法。」說到這裏不由自主的傾身向前，「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前些日子有一個替二十一點檯面司賬的伙計，想找一點外快。有一天晚上分了幾張鈔票塞進自己腰包。唔，讓公司發覺了。你猜怎末着？第二天，有個老幾從漂石城駕車上拉斯維喀斯找樂子，來沙漠地發現冒出甚麽粉紅的玩意。不像仙人掌，他就停車去察看。」賴非立用中指彈了老友的胸膛一下。

「老兄，冒出的粉紅玩意是人的一隻臂膀。而且手裏握住一副攤成扇形的撲克牌。警員帶着



鏟子在附近挖了半天，把整個屍體全掘出來了。原來就是，二十一點檯面的司賬。他們把他後腦勺炸掉，然後埋在沙漠裏。露出握牌的手臂無非以儆效尤。閣下的觀感如何？」

「夠刺激。」龐德答說。

「我告訴你，」賴非立挾了一塊海蝦，邊吃邊說道，「司賬太不够精靈。這些拉斯喀斯樂遊場早已裝置了良好的警備措施。以賭場的天頂燈光爲例，很摩登。一個一個圓穹窿，光線直射下來，照亮檯面。這些强烈的光線，沒有妨礙顧客視力的暗影。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每隔一個洞才有光柱向下直射。如像是故意安排。」賴非立慢吞吞地搖着頭說，「老兄，不是這麽回事。在樓上有一部電視攝影機裝在滑軌上順這些沒有燈的空洞不時朝下方窺視。有如現場的定期檢查。假如他們對某一司賬，或某一位顧客表示懷疑，他們可以替那一張牌桌拍攝成捲的影片。大亨可以安靜地坐在樓上仔細觀察發牌或者打牌的動作。够鬼吧？這些設施可以使賭賽的進行一目了然。按說司賬們知道這個機關，那小子也許以電視攝影機當時沒有對正他的檯面。一念之差。糟糕透了。」

龐德冲賴非立笑着說，「我一定留心。可是你忘記我必須向走私集團的終點站努力探鑽。說實話，我必須設法向你的朋友史班•西拉非摩先生拉交情。我無法掏出一張名片請求接見。非立兄，還有一層我須向你說明，」龐德的聲音顯得很沉着，「我突然間非常的痛恨史班兩兄弟。我厭惡那兩個戴黑面罩的槍手，那人用槍把把暗算黑佬的手法，那冒氣的泥漿。如果他們把騎師痛

快地揍一頓，我不至於這樣難受。警察揍小偷，這是常事。可是用熱泥漿害人，太陰險了。而且我也憎惡畢沙羅和白弟。我也說不出來，總之我非常痛恨這幫傢伙。」龐德語音中似有歉意，「覺得我有向你提出警告的必要。」

「好的，」賴非立把吃好的菜盤向旁邊一推，然後說，「到時候我會抽工夫來助你一臂之力的。同時我也會帶訊要歐黎給你看看風頭。但是別以爲你跟史班一夥鬧翻了可以請律師跟他們打官司。那裏只有一家掛牌律師事務所，由史密士與魏遜出面。」說到這裏賴非立將鋼鈎朝桌上一剁。「最好再乾一杯冲泉水的威士忌。這季節的沙漠地區又乾又熱。河裏沒有水，別想喝摻水的威士忌。你只好喝摻蘇打的酒。戶外樹蔭下的溫度高達華氏一百二十度。不過可能找不到樹蔭。」

威士忌酒來到，龐德舉杯邀飲說，「非立兄，在那邊我們難得在一塊，也沒人講美國生活方式給我聽。順便一提，我覺得你把赧顏搞掉了頭馬，眞做得天衣無縫。但願你能跟我通力合作幹掉史班家的老大。我們兩人一定能辦得到。」賴非立朝老友望望頗爲感慨地說：「替賓克敦社辦事，就遇不到硬碰硬的生意。我也在找那傢伙的麻煩，不過我得抓住他們的把柄。假如我發掘出那匹眞赧顏的埋骨之所，他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像你這樣從英國天外飛來，跟他糾纏一陣然後一走了之，這倒使得。那班傢伙摸不清你的底子。你告訴我的那些情報，他們永遠找不出來。可是我呢？生於斯，食於斯。如果我跟史班他們眞刀眞槍幹一場，他的把兄弟會找我、我的家人



和我的朋友們算帳。而且他們會三番兩次沒個完，直到把我整得比我們朋友更慘爲止。縱然我殺死史班，等我回到家鄉發現我妹妹一家子被人放火活活燒死，一定不是滋味。這種事情今日仍然可能發生在此地。以吉法爾參議員的報告書爲例，那班惡棍不再經營酒業。可是他們現在騎在州政府頭上，任所欲爲。內華達就是這樣的一州。報紙，雜誌，書籍，演講會也會大聲疾呼。可是不甚有用？」賴非立猝然笑道，「也許要靠你的那把手槍來打抱不平呢！你還用那把白萊大？」

「是的，」龐德答說，「還是白萊大。」

「你依然屬於有權先斬後奏的雙圈組？」

「是的，」龐德冷漠地說，「我在雙圈組。」

「那麼，」賴非立站起身來，「讓我們回旅社，好好睡一覺，給神槍手的神眼獲得充分休息。我揣測你恐怕要用到它。」

## 十五　銷金大道

飛機朝深藍色太平洋的上空爬昇，然後兜一個圈子重新掠過好萊塢，得到高度以後，從黃金色的加榮隘口越過賽拿山脈。

龐德坐在機艙裏獲得不少零星的印象：椰樹夾道的漫長公路，高尙別墅前爲綠油油草地打圈

圈澆水裝置，連綿伸張的飛機製造廠。好幾家電影公司的取景設施——城區街道，西部牧場，小型的賽車場地，停泊在地上的一艘全尺碼四桅帆船——不久飛越崇山峻嶺以後，來到洛山磯的後臺，是一望無際暗紅色沙漠地區。

他們飛臨鐵路會合點巴斯陶，從那裏有一條單軌的聖太飛鐵道通往柯羅拉多高原。飛機向右繞你蓋黎可山脈迂廻前進，這裏一度是全球聞名的硼砂產地。往後遇見更多的山巒，脊背上舖着紅條條好像爛嘴巴冒出來口香糖膠。爾後在枯萎的馬仙丘陵地瞥見一塊肥沃的綠洲，然後飛機在慢慢下滑中，艙門上亮起一排字：「束緊保險帶，請勿吸煙。」

熱浪像一記鈎拳朝龐德迎面打來。從下飛機到裝冷氣的航空站之間有五十碼距離，已經走得他汗流滿面。走進玻璃門四排併列的吃角子老虎組成歡迎的儀隊。旅客自然而然掏出輔幣，朝錢縫一塞，一拉機柄。畫着檸檬、橘子、櫻桃、小鈴等圖案便滴溜溜打起轉來，末了克達——格達達——玎鈴，接着一聲輕微機械式喟嘆。五分，一毛，二毛五。龐德每項都試了一次。只有出現兩朵櫻花一個小鈴那一次吐回三枚小錢。

他走到大廳廊的旁邊，守候他們同機六七位旅客的行李卸到進口附近，他看見有一部可能是供應冰水的機器，二面有一排橫字。他注意一下是：「氧氣吧檯。」他好奇地走近，讀讀詳細說明，「請呼吸純氧，有益健康，絕無害處。可以提神，舒氣，具有消除疲倦，疲勞過度，神情緊張以及其他症狀之神效。」



為試試廣告的效能，龐德乖乖地丟進一枚二角五分的銀幣到縫糟中，然後用一具黑膠皮面具連鼻樑帶嘴的套了起來。他依照說明，揿動一只電鈕，以慢動作維持呼吸達一分鐘之久。他覺得跟呼吸較冷的空氣沒有甚麼不同——既無氣味，也沒有滋味。滿一分鐘時，機器格達一響，龐德便脫去面罩離開「氧氣吧檯。」

他除了感覺腦袋稍微有點暈迷之外，別無異狀。可是事後他記得一個男人曾經朝站在旁邊注視他的一個男人無邪地笑笑。那個人腋下夾着一隻用皮包盛裝的刮鬍子設備。

揚聲器籲請旅客們清點自己的行李。龐德找到衣箱，推動旋轉門來到日正當午的站外。

「你上冠冕酒店吧？」耳際傳來司機兜生意的聲音。司機禮帽下面罩着一個大臉，瞪着棕色眸子向他發問。寬大的嘴裏插着一根木牙籤。

「是呀。」

「好吧，我們走。」司機並無代提衣箱的意思，龐德跟着他來到一輛漂亮的雪佛蘭包車面前。他把衣箱朝後座一丟，自己也跟了進去。

包車駛離航空站，循超級公路前進。它兜遠路向左枴。許多小汽車颼颼地馳過。雪佛蘭司機穩穩地在內線開慢車。龐德覺出自己被人在後視鏡中端詳。他朝前注視司機名牌，上面寫着：「歐黎•古里峨，第二五八四。」旁邊貼着一張登記照片，也用眼光盯視龐德。

車廂裏有一股陳舊雪茄煙味，龐德撳動機簧按鈕，車窗自動啓開。一股熱風撲鼻而來，龐德連忙又關上窗。

司機略微轉動屁股友善地說，「龐先生，不要開窗戶。車內有冷氣。雖然不大覺得，比外面凉爽多啦。」

「謝啦，」龐德回答說。歇一會搭訕着說：「我看你想必是賴非立的朋友。」

「當然，」司機回答，「他是好人。告訴我要我照應你。假如在此地勾留時我能爲你服務。不勝榮幸之至。躭擱有好久?」

「我還說不出來，」龐德答說，「也不過幾天而已。」

「我有一個主意——」司機提議說，「請不要以爲我是敲你的竹槓。假如你身邊有錢，同時我們需要共同合作的話，你最好按天計酬包下我的計程車。五十塊錢一天。我要養家活口。這對大酒店的看門人比較講得通一點。否則，我想不出可以接近你的辦法。你按日計酬雇我，他們看見我在機場接你一等大半天，也就有道理了。在銷金大道上有的是疑心生暗鬼的劣種。」

「再好沒有了，」龐德立刻同意這樣辦而且相信這個人。「我們一言爲定。」

「O·K·」司機乘此多交代幾句，「龐德先生，我跟你講，此地這班傢伙不喜歡任何事情走了板眼。正如我交代過的，他們最會疑心人的。您先生看起來是到此地銷金遊樂的觀光客，他們就得盤算一番。就拿你說，不要等你開口，人人看出是英國佬。衣裝等等一看便知。唔，英國



佬上此地來幹啥?這究竟是那一行的英國佬?他的外表很結實，讓咱們仔細瞧瞧。」他側半個身問道，「在機場大厦你可注意有個人在附近徘徊，胳肢窩夾着一個刮鬍子設備的皮包?」

龐德憶起在氧氣吧檯旁邊注意他的人。「不錯，我注意到。」那時他才領悟呼吸了純氧反而使他漫不經心。

「我跟你打賭，這時候他正在檢查你的照片哩，」司機說，「刮鬍設備裏面有一部十六米釐的電影攝影機。只消把皮包的拉鎖往下一拉，輕輕觸動他的臂膀機器就開動了。他大概拍了五十呎。正面側影都有。照片將正午後送到他們總部的辨認組，連同你行囊裏帶了甚麼物件的清單一併呈出。外表看來你好像沒有帶槍。可能是掛在腋下的扁傢伙。如果發覺你身上帶槍，當你在賭場的時候他們就派一名槍手秤不離錘的釘牢你。也許今天晚上就有命令下達。最好注意身旁有沒有穿上衣的。在此地穿上衣，就爲的是藏槍。」

「多謝關照，」龐德答說，一肚子不高興，「我勢必加倍警覺才好。這傢伙好像組織非常嚴密嘛。」

司機表示同意地哼了一聲，繼續默默地行車。

雪佛蘭車剛剛向着著名的銷金大道接近。公路兩旁本是一片沙漠，偶爾豎着旅館的廣告。現在加油站和汽車旅社雨後春筍似的湧出。他們駛過一家設備了游泳池的汽車旅社。池邊用透明玻璃磚砌成。他們過路時，一位女郎正縱身躍進碧綠的池中，斜刺投入的身體激起一串水泡。而後

又從一家附設了駛入餐室的加油站門前經過。那種連人帶車開進就食的別緻飯館貼着醒目的廣告：「加油站自助餐室。請嚐本店名菜，熱狗，特大牛排，原子碎肉餅及冰凉冷飲。駛入加餐！」當時有兩三部車正在就座。由穿着比基尼三點泳衣和高跟鞋的女侍加以接待。

六線超級公路在五光十色的廣告牌和正門左右併列的狀況下終於來到市中心的圓環而告一結束。天氣酷熱難當。朦朧的日輪照直射在中央的混凝地上，四下看不見樹蔭，除了汽車旅社前院裏點綴了少數椰子樹。迎面駛來的車羣，從鍍鉻風檔框上反射出條條白光刺激着龐德的眼睛，他也覺出被汗水漬濕的襯衣已經沾住皮膚。

「到了銷金大道，」司機介紹說，「照法文叫『Rue de la pay』 pay 就是付款，你懂吧？」

「我會意的。」龐德答說。

「在你右手，是紅鶴大酒店」，當他們駛過一排低矮的現代化旅館時，歐黎•古里峨道出其中的內幕。門前裝着巨大的霓虹燈塔，現在沒有點着。「尙格爾一九四六年建造的產業。有一天他從海岸到此地來兜一圈。他有的是用以投資的寃孽錢。拉斯維喀正在發展中。門戶大開。賭錢，合法妓院，高等遊樂場。尙格爾不甘後人。他認定大有可爲。便在此開了旅館。這一家是『黃沙』俱樂部。也是用作孽錢興造的。現任後臺老板是誰，搞不淸楚。兩年前完成的。經理叫殷傑克，曾經在紐約市可拜俱樂部躭過。你也許知名？」



「未曾領教過。」龐德說。

「喏，這是『沙漠客棧』，韋伯•克拉克的地盤。本來由克利夫蘭和辛辛那提兩個組織斥資興建的。那邊用鐵管編成扁扁招牌的是撒哈拉俱樂部。最新式的賭場。開張頭一夜就虧本五萬美元。你不相信。此地的規矩，新開張的店面要靠同業大亨們的捧場。那一夜羣賢畢至，少長齊集，當然是非常熱鬧。可是紙牌不幫莊家的忙。錢往客人口袋裏送，莊家賠了五萬，至今成爲笑談。」司機向左手大霓虹管彎成一隻大篷車說，「在這兒有西部開發時期的小城。値得進去轉轉，再過來，路這邊是雷鳥夜總會，街對過是冠冕大酒店，在本地數一數二的賭場。我想你淸楚史班先生的企業，無須我再多嘴了。」他減低速度，在冠冕大酒店對面停住。

「是的，我知道一個大概。」龐德答說，「可是如果你有空給我講講他們的底細，我倒求之不得呢。現在怎樣著？」

「先生，隨你的便。」

龐德突然覺得在銷金大道一路上被强烈的陽光晒够了。他希望早點離開熱浪，躲進室內，吃一頓午餐，或者游游泳，再悠蕩半天，到晚上再活動一番。他據實相告。

「對我很合式，」歐黎說，「我看頭一晚上你不必找麻煩。順順當當的逛一宵。如果你想在維喀斯辦事最好等你把地頭弄熟了再說。朋友。你先得見習一下賭場。」他赤赤笑着說，「你聽說過印度的禿頭鷹沒有？它們把屍體喙得只剩骨頭只要二十分鐘。我想冠冕的場面宰一個客人恐

怕比二十分鐘要短些。也許同業公會有了規定的關係。」司機重新把排檔吃進第一檔，一面注意交通量。「他們都會宰人，據說有位客人離開維喀斯時只剩十萬美元。」他頓了一下，等待橫過馬路的機會。「要知道，他開始下賭場時一共帶了五十萬美元的資金。」

雪佛蘭車越過馬路在那一排緋色洋灰建築正門前順着柱廊滑行一段，然後停止在大玻璃門前。身穿天藍制服的司閽大班走向前來開啓車門，爲龐德提取衣箱。龐德一步跨進酷熱之中。

當他側身通過玻璃大門時，耳邊聽見歐黎•古里峨向司閽大班嘮叨着：「英國來的大濶佬。包下我的車子，一天付我五十塊錢。你看不算壞吧?」

玻璃門在身後一甩，他領受了舒服的冷氣撲面而來的輕拂，這是史班•西拉菲摩所經營這座金碧輝煌的皇宮大厦，對它的客人施予美妙接待。

## 十六　冠冕大酒店

大酒店設置了一座腰子形游泳池，旁邊開了一家有冷氣的「日暉餐廳」。龐德在那裏用過午膳，發覺顧客的身材適合穿泳裝者百不及一。飯後他冒着烈日踱過二十碼的草坪返回中央大厦的房間。他脫光衣服，全裸着朝床上一躺。

冠冕大酒店的客房共佔六座大樓。分別以某種寶石爲名。龐德住在「土耳其玉廳」的第一層



，房間的牆壁刷成蛋殼藍，配着藏靑色的窗幃與沙發套。這屋子極其舒適，佈置了現代傢俱，大約用昂貴的樅木做成。床邊放了一部收音機。寬大的窗前有一部寬十七吋的電視收音機。窗外還有一處遮陽的涼臺，作爲客人進早餐的處所，室內靜悄悄的，由熱電偶控制的空氣調節機並不發出聲音，所以龐德幾乎就進入了夢鄉。

他這一覺足足睡了四小時。在這一段時間隱藏在床頭桌底部的鋼絲錄音機等於白白地浪費了幾百呎的鋼絲。

一覺醒來已是午夜七時。錄音機記錄着他打了一個電話查問蓋狄芬小姐。等一歇交代一聲，「請你告訴她龐德先生有電話找她。」然後掛斷電話。後來它又記錄龐德在屋內走動的聲音，蓮篷頭噴水的聲音。到七點半鐘收到鑰匙在房鎖洞中撥動的聲音，房門關好，客人走了。

隔了半個鐘點，錄音帶收到敲門的聲音，停了一小會，門打開了。一個侍者打扮的人帶了一籃水果送禮來了。籃子裏放了一張卡片，上面寫着：「本店經理部敬贈」。那人進入房間後迅速走到床頭桌旁，擰鬆兩只螺絲帽，從錄音機轉盤上卸下一捲用過的鋼絲筒再換上一只新的。把水果籃放在穿衣檯上，然後退出去，關好房門。

以後一連幾小時錄音機仍然默默地打轉，絲毫沒有收穫。

龐德這時兀自坐在冠冕酒店的長酒吧臺的位子上，一面啜品摻伏得加馬蒂尼酒，一面以老行家的眼光打量那一座堂皇的大賭場。

他注意到的第一點，便是拉斯維喀斯現在流行着一種配合業務的建築格調可以稱之爲「鍍金的捕鼠機」建築學派。設計的主旨在吸引那些「老鼠」顧客進入中央賭場，不論他們是否甘心自投陷阱。

通往賭場共有兩條正路，一條從大街引進，另一條從客房大樓和游泳池引進。只要你順着任何一條正路走進去，上香煙攤買包煙也好，在兩家餐廳之一喝一杯酒吃一頓飯也好，去理個髮也好。上健身館接受按摩也好，甚至上個厠所也好，在你到達目的地以前總要先從兩排吃角子老虎和一些賭桌旁邊經過。一旦你陷身重圍，聽機器嗒嗒響，不時從某處傳來銀角子塞進縫隙的醉人響聲，偶而聽到管錢姑娘金鈴般吆喝一聲「滿貫啦！」，保定你已迷失路途。當你側身雙骰賭臺，眼見兩只輪盤滴溜溜打轉，玩二十一點檯面上銀元叮噹作響，如果見到這種幸運乳酪居然不肯上鈎的「老鼠」。一定是鐵石心腸的「老鼠」。

不過在龐德看來，上這種鈎的老鼠是對低級乳酪發生食慾的笨伯老鼠。這種陷阱過於粗俗而下流。吃角子機械嗒嗒地響，帶着一種醜陋的機械噪音，刺激你的腦筋。那種噪音好像一艘駛向廢料廠準備拆卸的老舊貨輪在海上趕路時發生的嗒嗒聲，沒有上潤滑油，沒有人維護，去港埠解體。

請看站在吃角子老虎面前不斷板動桿槓的賭客，他們似乎也頗憎惡自己的行爲。一旦從小玻璃窗內預見到命運，這個角子又落空，他們等不到轉鼓停止旋轉，便忙着塞進另一個角子，舉起



右手機械地向後板動。克瑯——格達達——玎玲。

如果有幸拉了個滿貫，銀幣小瀑布似的從機器底下吐向杯狀凹池，而且漫到地上，賭客就有得忙了。他連忙跪下來，爬來爬去抓擒滾動的錢幣。正如賴非立所說，嗜好玩吃角子老虎的，多半是上年紀的富庶家主婦。排班站在機器面前的人羣，正如養鷄場中上架的來亨鷄。聽着轉鼓悅耳的音樂，享受冷氣的吹拂，他們孵在那裏直到本錢送光爲止。

龐德看見找零錢姑娘唱着「滿貫」，有幾位婦女抬起頭張望，全場的氣氛頓時變了樣。他憶起俄國生物學家巴伏洛夫做過有關試驗的學說。那班婦人吐液從嘴邊流了出來，聽着金鈴似的響聲，和試驗中的狗沒有兩樣。

龐德轉過身以背部對着賭場，只管喝他的鷄尾酒，一面心不在焉的聆聽從店面尾端傳來的樂隊演奏。這一邊約有五、六家店面。其中之一裝有淡藍色霓虹招牌，上面標明：「鑽石之家」幾個字。龐德跟酒保搭訕着問：「史班先生今晚露過面沒有？」

「還沒見到，」酒保答說，「多半第一場戲剎鍋以後才來。大概十一點左右，你認得他？」

「並不熟。」

龐德付了酒賬，向三座二十一點賭檯踱去。在中央檯子旁邊他佇足參觀。就是這一張吧。今晚十點過五分。他朝手錶瞄一眼，才過八點半。

那是一張小檯子，呈腰子形，頂上襯着綠色粗呢的檯布，有八位旁家坐在高子櫈上對莊家作

戰。莊家站在中間凹入的地方，身子抵住檯沿，憑發到手的兩張牌跟下了注的八位旁家依次打交道。賭注介乎銀元五枚至十枚之間。枚代表值二十美元的籌碼餅。莊家佬約四十歲上下。臉上掛着微笑，身穿作莊的制服——白襯衣，袖口左手腕處扣好，打着西部賭客常用的黑色薄領帶，額前戴着綠遮沿，下身是黑長褲。腰前束了一塊小小的綠色圍裙，以免褲管磨掉了毛。

賭檯莊家以穩健的手法推進賭局，並收授彩金。檯面上的旁家很少有人吵雜的交談，只偶爾有人招呼身穿黑綢制服在附近逡巡的女侍，來一杯酒，或者買一包香煙。在這中央部位有兩位賭場大班，腰際帶着手槍，目光犀利地監視各檯面賭局的進展。

每一局二十一點的進行，顯得俐落而沉悶。它的沉悶程度不在玩吃角子老虎的機械化之下。龐德看了一會以後向賭場遠方標示着「吸煙室」及「粉黛室」那個角落踱去。途間曾碰見身穿伶俐西部牛仔裝的「警長」四人。褲脚塞在半高統威靈吞式皮靴裏。這班傢伙謙遜地東遊西蕩，好像無所事事，其實他們奉命維持全場的秩序。屁股後面吊着一枝插在槍套中的左輪，五十發子彈排在皮帶上，銅殼擦得金光閃閃。

當龐德翻開旋轉門進入吸煙室時，心裏在想，此地的警衛頗爲森嚴。吸煙室內乏善可陳，○○七號於是循路從賭檯行列中退出，走到一家有霓虹燈的餐廳的門前，那亮晶晶的光管寫的是：「變色寶石餐室。」

扁圓的餐室天花板裝得很低，牆壁和傢俱髹飾爲緋、白、灰三色。室內上座的食客約有五成



。女侍大班迎過來領他到位於一角的餐桌旁就坐。她彎腰用手整飭位於餐桌中央的瓶花，正好顯示她那高聳的乳峯不是冒牌貨。抖飾好瓶花，向客人回眸一笑，她便暫時離去。十分鐘後，來了一位女侍，從餐盤中取出一條小麵包放在碟子上，也留下一塊黃油。他又擺下一只碟子，裏面是菜裹肉片配以桔汁酪和芹菜莖。過一小會另一位年長的女侍送上菜單，只留一句「馬上來侍候您」，便匆匆離去。

在餐室落坐二十分鐘以後，龐德這才點了兩道菜，燒蛤蜊和炸牛排。曉得要等一段時間，所以又要了第二杯摻伏得加的馬蒂尼酒。「酒保一會就來，」女侍井水不犯河水地頂了一句然後消失在厨房的方向。

「禮貌週到，供應遲緩。」龐德忍不住暗暗地給她們一個評語。菜雖然上得慢，味道的確不壞。龐德在進食時盤算如何在今晚達到賦與的任務。對自已暫時淪爲一名練習生似的小癟三，○○七號內心極爲厭惡。他不久可望取得第一次試工的報酬，而後如果大老板史班看他還順眼，可能賞他一個長期的工作和幫裏其他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廝混在一起。他由於失去採取主動的機會而倍感苦惱。先叫他去沙拉托加，又在大頭目指示下來到這個銷金窟。堂堂○○七號，來到此地，住人家的旅館，吃人家的餐室，讓人環伺在側加以監視，然後討論着這個小子動作夠不夠穩重，外貌夠不夠老誠，替組織辦一樁小事體格夠不夠好。

龐德大快朵頤地咬着牛排，好像啃着史班的手指，心裏詛咒遇上這麼一天來當這種差。可是

他歇一下，改爲較比寧靜地吃他的大菜。他想你他媽憂慮個甚麽勁？這次出差最重要的骨節眼，就在今晚。現在已經滲入到走私集團的終端站，成爲史班．西拉非摩大本營中的座上客。而西拉非摩連同在倫敦的二弟捷克，和一位無名氏ABC不正是全球最大走私活動的主持人麽？龐德心理有甚麽毛病了吧？也許出於突發性的厭惡，也許由於以陌生人身份，跟這班卑鄙却又有權有勢的美國歹徒們厮混得太久，也許由於見到這種，藥味很濃的富麗堂皇的惡棍大本營。

喝咖啡時，龐德爲自己的毛病下了一個診斷，這是因爲冒名頂替爲時過久的關係。想到這裏他不禁聳聳肩胛。我要跟史班幫和拉斯維喀斯好好拼一場。他瞅瞅手錶。剛好晚上十點鐘。他點燃一支香煙，站起身走過餐室進入賭場。

進行這一場比賽，玩法共有兩種：其一，採取被動戰略，蹲得低低地等待其自行發生：其二，採主動戰略，加大步幅，迫使某種事情非發生不可。

## 十七　多謝你帶路

大賭場的氣氛似已發生變動。噪音較前爲小。樂隊已經撤走，玩吃角子的婦女也不見了，只有少數賭客七零八落散在各檯面上。輪盤賭檯旁邊預置了兩三位「誘餌」，都是穿着夜禮服的漂亮小姐，每人領了五十塊錢到檯面上來撐場面。在雙骰賭的高檯旁邊只有一名醉漢，依着高牆拼



命朝骰子吆喝。

此外也有不同之處。靠近酒吧的當中一張二十一點賭臺新換了司賬員，她不是別人，原來是蓋狄芬。

原來她在冠冕大酒店當這種差事。

此時龐德發現三張二十一點賭臺的管事員已經全部換上美麗的女司賬，一律西部牛仔打扮，短短的灰呢裙，同色襯衣，中間束着一條帶釘子的寬邊皮腰帶，一條黑色大手帕圍住脖子，墨西哥式寬邊灰呢帽吊在背後用黑細子繫牢，腿上穿的肉色尼龍長襪，足登半長統黑色皮靴。

龐德再度看看時鐘，然後漫步踱進賭場。想不到是叫蓋狄芬作手脚讓他贏到五千塊錢。他們選擇的時機也極有研究。她剛剛來接班。隔壁白金廳上演出的著名小歌劇尚未散場。這時賭檯上只有他這個客人。當她咕唧着一局二十一點的結果時，並無別人在場。

剛好十時零五分，龐德輕鬆地走到檯邊，選定一個面對司賬的櫈子坐下來。

「晚上好。」

「嗨！」她報以淡淡的巧笑。

「最大注下多少錢？」

「一千塊。」

龐德掏十張一百元鈔票朝壓寶線上一放。那時一位賭場大班踱到蓋狄芬身邊。他根本沒有理

會龐德，只向女司賬關照說，「狄芬小姐。客人或許願意玩一盒新牌。」他於是順手交給他一副新牌。

蓋狄芬把新牌的包裝紙打開，然後把舊牌交給大班。賭場大班後退幾步，漸漸失去監督這張檯面的興趣。

那女郎熟練的輕輕拍打牌盒，取出紙牌，分成兩半，放在桌上，然後乾淨俐落地洗了一次牌。龐德可以看出兩半紙牌並未完全錯開，當她拿出紙牌重新洗一次時，可以說技巧地紙牌又恢復原來的次序。她重行洗牌一次就把紙牌放在桌上請客人切牌。龐德順手切了一下，知道她精於運用單手順牌，這是牌道中很困難的一個手法。

於是牌已順好，可是實際上費了半天折騰，結果仍使紙牌回復在包裝盒中的原始次序。可見女郎的手法相當高明，連龐德也佩服她的朦混技巧。

他抬起頭注視那一雙淺灰的眸子。想著：其中可曾洩露一點同謀的訊息，想看看他們二人隔着這張淺淺的綠呢檯子玩牌有半點娛樂的消息？

她發給他兩張牌，然後分給自己兩張。突然間。龐德警覺到自己應該加意小心。他必須照規矩玩牌，如果稍微失手一下，可能就把紙牌預置的次序全盤走樣。

檯面上刷着一排白字，是玩二十一點的規矩：莊家十六點准多要一張。莊家十七點保持原狀。或者他們要憑這一條規矩使他大獲全勝，生怕半路上闖進一個愛管閑事的冒失鬼，靠這一條規



矩可以使他贏得順理成章。而不是每次發給他二十一點，女司賬自己分到的老是十七點。

他偷偷看了看自己兩張牌，一張大十，一張武士（Jack）。他朝女的看看，搖搖頭不要了。她翻開兩張牌一共十六點，於是多看一張，是一張老K，脹死了。她的身旁有一只木匣，裏面只存了一些銀元和當二十元的籌碼餅，賭場大班很快送了一塊當一千元的大籌碼餅交給她。她收到後隨手一丟便滑到龐德的面前。他把值一千元的籌碼放在壓寶線上，收回現鈔朝衣袋裏一塞。她彈出兩張牌給他。再給自己發了兩張。龐德的兩張牌一共十七點，搖搖頭表示滿足。她一共才十二點，要了一張是小三，不够大，又要一張是九——一共是二十四點，又脹死了。賭場大班走過來，又送了一塊千元籌碼餅。龐德收到以後往口袋裏一放，仍然留下一塊在壓寶線上。第三局他分到的一張十九點，她發到了一張大十，一張七點。按規矩莊家必須保持原狀，她又輸了。於是第三塊籌碼餅掉進龐某的口袋。

賭場遠方的大門洞開，從大菜間用過晚膳的客人魚貫而入。不久他們將會圍住每一張檯子。這爲他的最後一局牌。玩過以後他必須離開這張檯面，也必須離開蓋狄芬。她冲他望望，好像有點不耐煩。他拿起她分給他的兩張牌。二十點。而她翻開自己的也是兩張大十。棋逢對手，龐德不禁笑開了。她連忙重新發兩張給他，那時剛好來了三個賭客，到檯子旁邊的櫈子上就座。他這次十九點，她自己十七點。

大功告成。那賭場大班這次省略轉一道手，把第四塊一千元籌碼餅從檯面上照直派司給龐德

，臉上露出非常輕蔑的神色。

「乖乖嚨嘀咚！」一位新來的賭客嘴裏咕唧着，那時龐德正收進第四塊千元籌碼餅，起身離開中央檯。龐德冲檯對面女司賬員看，致意地說，「謝謝你，你分的牌妙極了。」

「我也有同感。」咕唧着的賭客在一旁打邊鼓。

蓋狄芬瞪了姓龐的一眼，公事公辦地說，「多謝光顧。」她收回眼光凝思片歇，然後朝檯面端詳，把紙牌澈底洗了一遍，送給一位新到的主顧切牌。

龐德來個向後轉，背冲着二十一點賭場內緩步蹓躂，暗暗的記惦着她，偶爾轉半個身遠遠眺視那一位穿着西部牛仔裝又驕傲又直爽的小娘們。別位賭客想必一樣會覺得她很動人的。龐德這樣想着，不久就有八位主顧環桌而坐，還有站着注視她的人在外。

龐德越想醋勁越大。他走到酒吧檯邊要了一杯波本威士忌和當地泉水，藉以慶賀賺進腰包的五千塊美元。

酒保取出一小瓶戴上軟木塞的泉水，旁邊是爺爺牌威士忌。「你們哪兒來的泉水？」龐德表示驚奇。

「從漂石壩運來的，」酒保一本正經地說，「每天用大卡車運來的，你別惦心，」他解釋說，「道地的高山泉水。」

龐德朝吧檯上丟了一塊銀幣。「的確是礦泉水，」他品嘗一口以後，一本正經地告訴他，「



零錢不用找了。」

他背着酒吧坐在高櫈上，一手端着玻璃杯，盤算着下一步該怎末走。好了，他已經領齊了工錢。他記得曲邪弟叮呤過收到錢之後絕對不可在賭檯上多躭擱。

龐德喝完這杯酒，照直穿過賭場，走向最近的一張輪盤賭臺。只有小貓三只四只，下小賭注玩。

「這裏最大注是多少？」他問手執長桿的管理員，那是禿了頂的中年人，目光死裡死氣的，當時他正從輪盤字槽中取出象牙球。

「五千塊，」管理員無動於衷地答說。

龐德從衣袋中掏出四只千元籌碼餅，然後又取出十張百元美鈔一齊送到管理員身邊：「我買紅。」

管理員危襟正坐在他的高椅上，斜眇了賭客一眼。他把四塊餅，一塊接一塊的放進「紅格框」裡，然後用長桿推動一下使它們靠在一起。他數了一數收到的鈔票，點好以後把票子由一條縫塞進抽屜，然後從旁邊的籌碼匣取出第五塊千元餅，用長桿推進紅框的格子裡和其餘的靠攏。龐德感到管理員的膝頭在桌子下朝上一抬。賭場大班聽到電鈴聲便朝輪盤賭這邊踱過來，那時管理員正動手轉輪盤。

龐德取出一枝香煙點着了。他的手極爲沉着。此時他心裡有說不出暢快的感覺，因爲他終於

向這班傢伙採取主動攻勢。他有必勝的信念。當轉盤滴溜溜的轉速漸漸迂緩時，小小象牙球開始墜入一個字糟。

「三十六，買高，買雙，買紅的贏錢。」

管理員用長桿把輸家的籌碼和銀圓一齊推到面前，再送一些錢給其他的贏家。然後從籌碼匣中取出一塊像小本新的那麽大的籌碼餅輕輕放在龐德的身旁。

「我買黑，」龐德說。管理員把值千元的大籌碼餅朝黑格框一放。然後把原來位於紅格框的五枚千元籌碼全數送給龐德。

圍在檯邊的客人們發出一陣竊竊私語，有一些人從別處轉到輪盤檯來，站在後面看熱鬧。龐德察覺到朝他盯視的古怪眼色，可是他不管那些，只掠過檯面注視賭場大班的眼睛。那一雙眼睛像毒蛇似的帶有敵意，可是也顯出懼怕。

龐德有意的朝他微微一笑，於是輪盤再度滴溜溜地打轉轉，同時白色的象牙球也甩下去開始它反時鐘方向的旋轉旅程。

「十七。買低，買單，買黑的，贏錢。」管理員高聲宣佈結果。賭友們發出一聲喟嘆，許多人餓吼吼地守視着一只價值五千美元的大籌碼餅從匣中出籠送到龐德的面前。

再來一次，龐德心裡盤算着，但是這一盤暫時派司。

「這一盤，我免戰，」他對管理員說。那人朝龐德望望，只好把放在格框裡的另一塊大籌碼



餅推還給他。

守望在檯邊，除了原先那位賭場大班之外，現在又多添了一位。那人以一對明亮而尖銳的眸子朝龐德注視，猶如對好光的相機鏡頭。那人有個通紅嘴唇。中央叨了一根粗大的雪茄煙，照直冲着龐德，好像瞄準好的槍管。穿麽藏青色無尾夜禮服的方方身體矗立在檯邊一動也不動似乎給某種緊張情緒黏在那裡。照龐德看來猶如老虎耽耽監視一隻拴在欄桿上的驢子。危機可能隨時爆發。那人的臉色蒼白得像象牙球，可是他氣呼呼又直又黑的額角和鬆髮所剪成的小平頭，以及突出的下巴，不難發現和在倫敦的他的弟弟相像之處。

輪盤又一次滴溜溜地旋轉，兩對眼睛開始朝下注視。那顆象牙球不朝紅色或者黑色字碼的溝糟鑽，偏偏掉進兩個綠圈組成的〇號。〇代表莊家吃通。龐德爲自己逃脫一次全盤輸的浩刼而暗自慶幸。

「雙〇號，」管理員吆喝一聲！就用帶橫木的長桿把檯面上所有的賭注統統推在一起。

現在讓我賭最後一次，龐德兀自思量——贏了之後便帶着史幫的兩萬塊作孽錢安然撤退。他抬頭端詳他的大老板一眼。兩隻相機鏡頭似的眼珠和一根粗雪茄仍然在盯住他，只是那張蒼白的臉孔並無任何表情。

「我買紅。」他把一塊五千元籌碼餅交給管理員，看他把大圓餅滑進壓紅的格框裏。

最後一擊是否會使賭檯垮臺？不會的，龐德思量一會之後獲得相當的信心。這個賭臺的賭本

「是五，買紅，買低號，買單的贏錢。」管理員叫出他的心聲。

「我想取走賭注，」龐德說，「多謝你帶路。」

「有空請再來，」管理員寡情的招呼說。

龐德以一隻手揷在衣袋裏不停地折騰那四枚大籌碼餅，然後聳起肩膀從圍在身後的人羣擠出一條路，照直走到賭場盡頭的兌換處。「我要三張五千元的滙票，五張一千元的鈔票。」他向銅欄干後面額角戴着綠色遮光的出納員提出需求。出納收進龐德交來的四塊大籌碼餅點了一下滙票和鈔票。龐德接到錢以後朝衣袋裏一塞，轉過身趨近事務臺前。「請給我一個航空信封，」他要求說。他走到牆邊寫字檯旁，把三張滙票放進信封，在正面寫好收信人姓名和地址：「英國倫敦市西北第一郵區，攝政公園，萬國進出口公司業務經理親啓。」寫好以後向事務臺買了郵票，黏好以後把信封向印有「美國郵政」字樣的縫糟裏一丟。這一筆錢投進最神聖的美國庫棧，它的安全總不致發生問題吧。

龐德瞥了手錶一眼。差五分就是子夜十二點鐘。

他臨別紀念地掃視這個賭場一次，注意到蓋狄芬已經下了班，換上另外一位小姐。史班先生也不知去向，於是他從玻璃旋轉門走出。外面仍很熱，他越過草坪返回土耳其玉廳的客房，然後鎖上房門。



## 十八　多情谷夜幕低垂時

「你初步探查的結果如何？」

第二天晚上，當歐黎·古里峨替龐德開車循銷金大道向拉斯維喀斯的下城區行進時司機這麼問。龐德覺得守在旅館等候對方發動攻擊，不是辦法，因此電告僞裝爲計程車司機的賓克敦服務員來，好給他出一個主意。

「不算壞，」龐德據實以告，「我在輪盤賭檯贏了他們一些寃枉錢，不過我相信我們朋友對這一點損失是無關痛癢的。人家告訴我他們有的是作孽錢。」

歐黎·古里峨先嗤之以鼻，然後發表他的觀感說，「那傢伙有的是鈔票。他開汽車出去兜風，不必戴眼鏡。因爲他可以照眼科醫生的處方叫凱得乃克汽車廠給他把風檔玻璃磨成一副合式的大眼鏡。」

龐德聽得笑開了，不禁追問一句，「除了這些，他怎樣耗用他的家財呢？」

「他是個狂人，」司機說，「迷戀舊式西部鄉鎭的狂人。他把位於國道九十五號路上的一個廢墟買了下來。那地方從前住過拓殖的邊民，後來人統統走掉變成一座死城。他把那地方修整一新——木板人行道，精美的沙龍酒吧，開了一家使手下人休假時歇息的木造旅館，甚至連小火車

站也點綴成西部式樣。大約在一九〇五年左右，這個叫史伯鎮的鬼地方曾經是銀礦工人的宿站。史伯鎮因爲鄰近史伯山而得名。大約有三年之久，工人掘出價值幾百萬金元的銀礦砂，靠一條小鐵路運到五十哩開外的岳鎮，也曾經是個被人遺棄的廢墟。現在已經成爲觀光中心。有一座用舊式威士忌瓶搭起來的堆棧。以前是堆礦砂的鐵路起運點，貨色從此地運返西海岸。史班老板會動腦筋，他買了一部「山地之光」型舊式火車頭，配上一輛卜爾曼廠最早廠型的鐵路花車。他把花車停在史伯車站，每逢週末帶着手下弟兄們去岳鎮耍一晚，來回由老板親自開火車頭。喝香檳，吃魚子醬，樂隊伴奏，歌女舞蹈，還有煙火看。一定够瞧的。可惜只聽人說，我沒有去過。你無法接近那地方。你說得對，」司機放下車窗，使勁朝路邊吐了一口痰，「史班老板就是這樣耗用他的家財的。像我所說的，是個狂人。」

龐德想了一想。滿有道理。怪不得一整天打聽不到史班先生和他手下的去向哩。星期六，全班人馬在老板的西部別墅乘花車逛岳鎮去了，而他就在冠冕大酒店游泳池緊泡，睡個懶覺成天等待有人要找他的麻煩。雖然他偶爾發覺穿警員制服的保鑣在身邊盯他兩眼，不過也沒有甚麼特別，他們把他看做到冠冕來銷金的另一位顧客而已。

他只在一瞬間看到那個大老板，那一瞬使他獲有相當乖戾的快慰。

今天早上游了水吃過早餐後已經快十點鐘了。他去理髮店理了一個髮。顧客不多，除他而外，只有一個身穿紫色厚絨晨褸的大塊頭躺在椅上，兩塊熱手巾蒙住了下顎和耳朵，所以看不見他



的面貌。那人的右手悠閑地從扶臂上自然下垂，任憑一位嬌小的女郎爲他修指甲。那女郎有一張紅裏透白的洋囡囡面孔，一頭油色光澤的秀髮剪得短短的。她坐在一只小板櫈上做份內的活計，膝蓋上擺了一只放着盛各種用具的圓簍子。

龐德坐在理髮椅上朝面前的鏡子注視，可能清楚地看出理髮師領班如何恭而敬之服侍他的座上客。他小心翼翼地掀開熱手巾的一角，再去掀另一角。動用一把又小又薄的剪刀剪掉顧客耳腔裏的毫毛。在他掀起壓在另一隻耳朵的熱手巾時曾經低聲下氣地冲他問：「鼻毛也要剪吧，您哪？」

有一個表示肯定的哼聲從熱手巾把裏冒出來，於是那領班謹慎地在鼻部附近掀起一個窗口。再用小刀細心地剪掉毫毛。

清理毫毛之後，理髮室變得非常清靜，只有龐德頭上響起喳喳的剪刀聲，以及修指甲女郎把用具放回小瓶時偶然發出砰的一聲而已。後來理髮師領班搖着手柄，營營作聲，使顧客回門直豎的姿態。

「先生，您看怎末樣？」理髮師拿一把帶手柄的鏡子照着腦後向龐德徵求意見。

就在龐德從大鏡子中瞥視髮式時發生了一場小小風波。

也許就在變換理髮椅仰角的操作中，修指甲女郎的剉刀滑了一下。只聽顧客悶聲地哦了一下，掀去覆面的毛巾連忙伸一隻手指到嘴裏吮啜。然後他拔出手指，身子向旁邊一歪，朝女郎面頰

叭的一聲重重地打了一巴掌。修指甲女從矮櫈上被打掉下地，圓簍子裏的小瓶子和各種用具撒了一地。那大塊頭坐直以後怒氣冲冲對理髮師領班說：「給我把那個雜種開革。」他咆哮着吼道，然後重新把被戳破的手指送進口腔，便拖着遢鞋從小瓶和用具中尋出一條路徑自走出門外，消失了他的身形。

「是的，史班先生，您哪。」理髮師領班奉命嚴謹地唯唯答腔。他開始朝那個哭泣中的修指甲女破口大罵。龐德轉過臉輕聲說：「不要呱嗒她。」他從椅上站起來，掀掉圍在頭部的毛巾。

那理髮師領班沒有料到會有這種抱不平的客人。他吃驚地看他一眼，連忙改口說，「是的，先生，您哪。」便彎腰協助女郎檢拾散在地上的用具。

龐德付清理髮費時聽見跪在地上拾東西的女郎埋怨着說，「路仙先生，錯不在我。他今天精神很緊張。手指頭不停地顫抖。老實說，他的手指一直在顫抖。以前從沒遇到這種情形。可能是緊張過度。」

聽說史班先生緊張過度，龐德不禁暗自慶幸。

在龐德囘想上午的遭遇時司機古里峨大聲的講話打斷他的思路：「先生，現在我們被人釘梢上了，緊緊跟着不放，」他用嘴角說話，「一共兩輛，一前一後。不要囘頭張望。你看見前面那輛黑色雪佛蘭轎車嗎？裏面有兩個小子。車上裝了兩只後視鏡，他們盯住我們有一段路程了，我們後面有一輛緋色小跑車在釘梢。後座帶折疊椅的金錢豹的廠牌跑車。也是兩個小子。後座放着



高爾夫球桿袋。碰巧我認得這班傢伙。底特律城紫社的伙計。喜歡穿淡紫色衣服的年輕小伙子。你懂吧，談話娘娘腔的那班傢伙。他們根本不會打高爾夫球，那裏會用球袋裏的鐵棒。他們會玩的鐵器只有一種，就是放在衣袋裏的手槍，裝做瀏覽風景的樣子朝四週瞭望。特別注意他們掏槍的動作，讓我設法甩掉他們。準備好沒有？」

龐德遵照司機的話行事。司機猛力踩踏油門，同時關掉電門。排氣管突然冒出一股白煙，猶如一枝〇•八八口徑的步槍朝後面射擊。龐德注意到那兩個小子同時把右手朝淺色的夾克衣袋裏一掏。龐德穩穩地轉身向前告訴古里峨：「你猜得挺對。」停了一下，他忠告說，「歐黎，還是讓我自己來應付吧。我不希望你受到連累。」

「咳——」司機不屑地噓聲說，「他們才整不倒我哩。只要你答應替我修好車子，讓我設法甩掉他們。這總可以吧？」

龐德從皮夾子裏掏出一張千元大鈔，傾身向前把鈔票塞進司機的襯衣口袋。「這裏有一千塊供做修車的基金，」他說「這得謝謝你了，歐黎。倒要領教你怎樣甩掉他們。」

龐德自己從腋下槍背帶中取出他的白蘭大連發手槍，握在手心裏。他暗自思量，我等待這個時機已經很久了。

「好吧，老兄，」司機興緻冲冲地說，「我早就等機會要找這班傢伙算賬的。我受他們欺負，他們整我和我的朋友不止一天了。抓緊。讓我開動。」

眼前是一條寬敞平陽的直路，路上車輛稀少。在落日餘暉的夕照之下，遠處的山巒映成黃橙色澤。天黑以前的一刻鐘左右，馬路變成藍色。那時你拿不定主意究竟要不要開亮車頭燈。

他們以四十邁的速度穩穩行駛，前面隔有一棟大廈的距離是那輛黑色雪佛蘭，車後緊緊盯着低底盤的粉紅豹牌跑車。忽然間歐黎，古里峨全力踩死剎車，車子輪胎吱吱叫的擦着地皮停止住，把龐德猛向前一甩。粉紅豹來不及剎車，檔泥板，車燈，和水箱散熱屏一頭撞上計程車的後尾，發出一陣衝擊聲，鐵片和玻璃屑片四下飛舞。計程車剎停之後，餘勢仍向前一湧。司機心明手快，把排檔吃好，一踩油門，終於扯開粉紅豹的散熱水箱恢復自由之身，然後加速順公路往前奔馳。

「這一下——整得他們够受的，」歐黎古里峨揚揚得意的說，「他們的情形嚴重麼?」

「水箱散熱屏衝裂了是不成問題的，」龐德從後望去估計說，「前輪兩個檔泥板全撞癟了。葉子板吊在一邊。風檔玻璃起了花紋，或許給撞破了。」直到暮色蒼茫中看不見粉紅豹，他才轉身向前。「車上的人統統跑出來忙着把前輪檔泥板卸下來。也許不用多久他們可能帶傷上路。不過這一下好得很。還能施展點別的名堂吧?」

「可一不可再，」司機大聲地說，「我們已經跟他們宣戰了。要當心。最好斜躺下來。前面那輛雪佛蘭在路邊停下來了。他們也許朝我們開槍。好，看咱們的。」

龐德覺得車子突然往前直竄。歐黎．古里峨憑單手轉動方向盤，身體在前座低躺着，眼睛向



前輪檔泥板附近的公路注視。

當他們從雪佛蘭車邊疾馳而過時，聽到嘟的一聲，外加兩響清脆的咯——咯。龐德身邊簫簫地落下一些安全玻璃碎片。歐黎．古里峨咒罵着，汽車斜溜了一小程，然後回復原狀繼續行駛。

龐德跪在後座，用槍托把後窗玻璃鑿破一個洞。那雪佛蘭大開車頭燈由後面悻悻地追了上來。

「抓穩了，」古里峨悶着嗓門道，「我要做一個緊急轉彎停在下一座大樓的側翼。等他們追過來，你就可以狠狠地朝他們掃射。」

龐德用手撐住車廂，輪胎吱吱叫着向單邊傾斜，然後恢復四輪着地，突然剎住。龐德連忙跳出門外蹲伏在門邊，槍枝抬得高高地。雪佛蘭車燈射向另外一條路，等它循路射回時，超壓的輪胎發出一陣刺耳的尖叫。時機已到，龐德心裏想，趁他沒有擺穩時揍它。

咯克——停了一歇。咯——咯——咯。一共四發子彈，距離二十碼，發發正中目標。

雪佛蘭沒有再擺穩的機會，它衝到路那面的邊石，掀起半身，照直撞上一棵樹幹，彈回來又碰到路邊的標準電燈柱上，枴了一個圈子之後由側面翻轉終于成爲四輪朝天。

龐德在旁邊看得清楚。耳際先是響着一陣四分五裂的白鐵迸破聲，火焰開始由鍍克羅米的引擎蓋向外吐舌。有人從車窗上努力朝外爬。火舌沿汽油管燒向眞空泵，不久就要順車架燒到油箱

座。等整個車身被火焰吞沒時，陷在車裏的人就難以逃生了。

龐德正欲跨過公路，忽然聽見計程車前座有人呻吟，轉身一看原來歐黎·古里峨已經從駕駛盤空檔滑落到地板上去了。龐德暫時不管着火的雪佛蘭，連忙打開前門，傾身攙扶司機。到處濺有血跡，司機的左臂掛彩，被血所浸潤。龐德費勁扳扶着坐在座位上，司機這才睜開眼睛。「哎呀，弟兄，」他咬緊牙關的，「快把我弄走，先生，加速開快車。那輛粉紅豹馬上要趕上來。就一回帶我去看醫生。」

「好的，歐黎，」龐德輕俏地滑進駕駛席，安慰傷者說，「我會照顧你的。」他吃好排檔，以高速度駕車行駛，掠過火勢熊熊的雪佛蘭也從一堆看得目瞪口呆的人羣面前穿過，順公路大開快車。那些人從各個角落圍聚到着火的汽車邊，眼看火焰冲天，束手無策地把拳頭壓住嘴巴。

「照直走，」古里峨喃喃地說，「這條路通往浮石壩，後視鏡裏有動靜嗎？」

「有一輛低底盤的小包車，亮着車前燈，緊緊跟在後面。」龐德說，「也許就是那輛粉紅豹。離開我們有兩棟大厦的距離。」他連忙把油門踩到底，計程車在人煙稀少的公路上颷颷地疾馳。

「就這樣開，」歐黎·古里峨指使着說，「我們得設法避避風，把他們甩掉。我有一個主意。這條路和九十五號公路會合的地方有一處露天汽車電影院，地名是『多情谷』。就快到了。開快一點。向右一個急彎。看見那一排尾燈了嗎？快點鑽進去。對頭。順沙土地往前開，加入汽車



行列。熄掉車頭燈。吃穩。好的，刹住。」

計程車擠進五、六排汽車行列中最後的一排。車頭對正一扇高聳的混凝土廣濶銀幕。這時畫面映着一個大男人正預備跟一個大女人講話。

龐德回頭注視排列整齊的金屬線樁，好像停車栓那樣井井有條。電線樁可以插入揚聲器的線頭，使坐在汽車裏的人欣賞電影的錄音。這一會工夫他看要駛進一、兩輛汽車加入最後一排。沒有像粉紅豹那種底盤的跑車。不過現在夜幕低垂，難得看的清楚。他只得扭轉半個身子臉冲後面，目光注意着入口。

走來一位漂亮的女職員，一身旅館僕歐打扮，頸項上用絲繩吊着一塊食品盤。「收費是一元，」她說着，一面伸頭探看後座中有否藏匿第三名乘客。她的右臂上纏繞了一大堆聽筒，於是他取下一只，插進最近的電線樁，另一頭把揚聲器遞給龐德。銀幕上巨大的一對男女就熱烈地大聲交談起來。

「可口可樂，香煙，棒棒糖，要麼？」女職員收到龐德的一元鈔票，一面逗着生意。

「不用了，謝謝。」龐德答說。

「多謝光顧，」女職員道謝以後便向其他晚到的汽車悠蕩地踱去。

「先生，看在上帝份上，你把揚聲器關掉吧！」歐黎·古里峨從牙縫裏迸出他的呼籲，「繼續監視。我們再等一會兒。而後給我找一家醫生，把子彈挖出來。」他的聲音軟弱，現在女職員

旣已離去，他就將頭倚着車門斜躺在前座。

「歐黎，忍一忍，不會太久的。」龐德用手在揚聲器上摸索，找到開關，終於止住了男女鬪嘴的聲音。那時大銀幕上的大男人正準備動手掌摑他的女伴，女的開口驚叫，可是他們並未收聽到尖銳的叫聲。

龐德轉過臉來用力向後面漆黑的大地苦苦守視。仍然一無所見。他又回頭向兩旁相鄰的汽車張望。有兩個臉龐膠粘在一起。後座裏有一堆不成形的影子，另外有兩個成年人的臉形一本正經向前方注視。酒瓶底往上一掀，發出一瞥閃光。

不久他聞到一股刮臉用潤膚水的麝香氣味，接着從地上冒出一個黝黑的人影，一把手槍槍口對正他的面孔，車窗外另外一個人靠近歐黎．古里峨輕聲咬耳根說，「O．K．伙計們，不要着慌。」

龐德朝旁邊的肥頭大耳仁兄瞥了一眼。眼睛在笑，但是屬於一種冷笑。濕漬嘴唇低聲耳語說，「英國佬，放明白點，給我們出來。不然你的老友就沒有命。我的老友槍管上了滅音罩。我們帶你去兜風。」

龐德扭頭一看，果然在歐黎．古里峨頸根處頂着一根黑香腸以的硬傢伙。他立刻拿定主意。「好吧，歐黎，」他說，「兩人走，不如一個走方便。我跟他們去好了。我不久就回來帶你看醫生的。你自己保重要緊。」



「癡子，」肥頭大耳詳細說。他打開車門，手槍寸步不離的對準龐德的臉部。

「眞抱歉，老朋友，」歐黎．古里峨筋疲力竭地說，「我琢摩……。」話還沒說完只聽一記槍把重重打在他的耳後根，歐黎往前驟仆，不再開腔。

龐德牙齒咬得緊緊的，兩臂的肌肉在衣袖裏結成棵棵肉糰。他沒有把握能否適時掏出白蘭大手槍。他向逼着他的兩隻槍斜睨，衡量距離，考慮成功的或然率。兩隻槍上面的四隻眼睛貪婪地盯住他。兩張嘴故意裂縫而笑，希望他輕擧妄動一下便可開槍送他的命。他覺得涼了半截。他又延宕了一分鐘才高擧兩手，慢慢離開計程車，心裏仍然滴咕隨時可以發生的謀殺。

「朝大門口走，」肥頭大耳輕聲指使說，「放自然一點。我護衞你。」他收起手槍，可是手却放在衣袋裏。另外一個傢伙靠他左手走，右手老是與他的褲腰保持接觸。

三個人大踏步走向正門，那時一輪明月剛剛從背後的山頭昇起，把他們碩長的陰影投射在蒼白的沙土地上。

## 十九　史伯鎮

粉紅豹跑車蹲踞在大門外的緊靠圍牆根。龐德由他們繳去手槍，坐到駕駛席右邊的位子上。

肥頭大耳爬進行李艙坐在折疊椅上，旁邊有一堆高爾夫球桿，他威脅說，「如果你想活命。

就不要東張西望。有一枝槍瞄準了你。」

「你們這部汽車本來很漂亮的嘛。」龐德揶揄地說。他看見整個砸碎的風檔玻璃向前攞平，前輪檔泥板統統卸掉，水箱上一塊鍍鎳的飾物向後伸得高高的好像軍艦上的燕尾旗。「我們坐這部老爺車上哪兒呀？」

「你會知道的，」司機說，司機是個骨瘦如柴的小子，嘴吧很殘酷，面頰留着灼傷的疤痕。他把跑車倒頭轉向市區加速駛去。不久穿過一排霓虹燈如林的大街來到雙車並馳的公路逐漸馳向山區。那條公路在銀色的沙漠地區蜿蜒如帶。

龐德注意到路旁豎了一個大標示牌寫着「95」字樣。他憶起歐黎。古里峨告訴過他的話，知道是去史伯鎮。他故意伏在座位上，以免沙陣和蒼蠅向眼簾侵襲。此時他只能沉思未來如何演變以及自己如何替朋友報仇。

原來這兩個傢伙和雪佛蘭另外兩個人都是史班先生派來捉拿他的。爲何派四員大將呢？一定是聽到龐德在賭場違紀大赢一票以後所採取的嚴重行動。

粉紅豹跑車沿筆直的公路朝前疾竄，速度表的指針徘徊在八十邁的左右，路旁的電桿向後遁馳，猶如移動中的拍節機指針。

突然間龐德覺得對於被挾持的原因還沒有十分搞清楚。

難道雙胞幫已經把他看做不折不扣的眼中釘？他可以找理由辯護，爲何在冠冕賭場中玩輪盤



檯，就說沒有弄清楚有這一條禁賭的命令，至於派出四個人找他時，他誤會是敵對幫匪派來釘梢的人。「假如你要找我，幹嘛不打個電話到我房間來呢？」龐德覺得自己頗爲理直氣壯。

最低限度從他應付四位打手的表現，可以證明幫主史班無論任何硬性差遣都可以勝任愉快。

龐德自信到美國一趟已屬不虛此行，因爲他不久就到達這鑽石路線的終端站，找到了大亨西拉非摩．史班。然後可以跟倫敦的捷克．史班連成一氣。

〇〇七號蹲伏在跑車的前座，目光注視儀表上的明亮光點。他凝思着即將面對的一次問話，以及能够從中探查出多少走私組織的秘密。後來，他又想到歐黎．古里峨，對於未能爲朋友報仇甚感內疚。

他絲毫未會爲自己的安全着想。他並未想到縱然探出走私的源頭，又爲歐黎報了仇，自己應該如何脫身。他仍然瞧不起這班傢伙。他厭惡而且藐視他們。

大約在路上走了兩個鐘點，〇〇七號仍然演練着接受史班先生盤問時的臺詞，他覺出行車速度逐漸緩慢。他抬頭從儀表板上望出去。汽車已經熄了火，憑餘速衝往一帶鐵絲網編成的高圍牆，中間留有一個大門。一只大燈泡大放光明，照亮懸垂在下面的大揭示牌：「史伯鎮。非請莫入。內有惡犬。」跑車在揭示牌下方剎住車，旁邊正好是一間造在水泥坪上用鐵皮搭成的哨所。鐵皮上面裝了一只電鈴撳鈕，附着一塊招牌紅字：「按鈴時說明事由。」

面頰有灼痕的司機坐在駕駛席上伸手撳了一下電鈴。停一會，有個清脆的聲音問道：「誰？」

「是裴三和麥哥。」司機大聲答說。

「O‧K。」哨所裏答了腔。只聽喀嗒一響，高高的鐵絲網大門慢慢啓開。跑車通過大門，駛過一塊大鐵板然後朝狹仄的土路開去。龐德回頭探視，看見大門又關了起來，也看到那位麥哥的滑稽面孔。他的臉被黃沙和死蒼蠅堵得滿滿的。

土路順沙漠地區的硬石表面蜿蜒約一哩多遠，除了路旁偶爾點綴着伸手姿態的仙人掌而外，不見任何植物。後來發現前方有一片光暉。當跑車枴過小山巒的山脈以後順下坡路來到大約有二十座燈光輝煌的建築物，往遠處看，在月光照耀下有一條狹軌鐵道筆直地通往天邊。

他們掠過一排魚鱗板式灰色房子，從招牌看出是些甚麽店面：雜貨店、藥房、理髮店，農民銀行。而後跑車停在一座門外點着嘶嘶叫煤氣燈的兩樓建築物，褪色的金字招牌上大書：「緋嘉德音樂沙龍」，下面一排小字：「啤酒及烈酒」。

依照傳統沙龍的正門：裝了一副半截式推拉門，屋內的黃色燈光從空隙斜射出來，照亮了門前的市街，也照亮了停在路邊一輛一九二〇年份漆成銀黑色的熊猫牌老式汽車。室內傳出彎脚的鋼琴聲，正以低半音彈奏一闋通俗歌曲：「我不知誰在吻你。」由這只濃濁鼻的歌曲，龐德不禁想起木屑蝟集的廳房地板，小量供應的烈酒，還有穿着大號網眼長統絲襪的康康舞娘。這地方一應陳設很像一臺上品西部影片的佈景。

「英國佬，出來吧，」司機吆喝道。三個人僵硬着肢體從跑車中爬出來，走上木板搭高的人



行道。龐德只顧自己按摩一條痳木的大腿，也在窺視另外兩個人的脚步。

「進來呀，膽小鬼。」麥哥用他隨便握着的手槍輕輕觸碰他的肘部。龐德慢慢舒展一下四肢，一面仔細衡計距離。當兩扇推拉門朝他迎面唰過來時，他猶豫地停了一歇。可是他察覺裴三的槍口剛好抵住他的脊樑。

說時遲，那時快，龐德挺直身子朝着依然搖幌的推拉門一個虎跳平竄進去，正好撲在麥哥的背後。屋內燈火明亮，空無一人，只有一部電唱機放出流行的鋼琴曲。

龐德雙手一攏緊緊揑住麥哥的上臂，他着地之後用力一舉使對方雙脚離地，然後一個大轉彎對着剛要通過推拉門的裴三抵了上去。兩個惡棍正好撞個滿懷，連帶使整個魚鱗板房子也撼動起來。裴三吃不住意外的衝擊，向外一仰跌到門外的人行道上。

麥哥像彈射機似的反彈回來，和龐德糾纏在一起。他的手槍在手上揚起槍口。龐德用左手一把抓住他的肩胛。同時又騰出右手沒命地向握槍的手劈劈唰。麥哥站不住脚，跌跌冲冲裁在門柱上，手槍受到狙擊以後也掉到地板上了。

裴三的左輪從推拉門門縫中露出槍口。伸出來的那只藍黃相間的槍管，瞄來瞄去追尋着龐德，猶如一條找覓食物的草蛇。此時龐德因戰志高昂而混身血液沸騰。他迅速俯衝到地上，搶奪掉在麥哥脚旁的手槍。他居然把槍搶到手，而且在麥哥來得及用手掌打掉手槍以前。臥在地上向推拉門方向乒乓一連打出兩槍。當龐德伏在地板上時，他看見裴三的槍管剛好夾在兩扇推拉門之間

，槍口朝上，對天花板射出成串的彈流。這時他聽見有人在門外重重倒地的聲音，從此就不再動彈。

麥哥握着拳要照他臉開打，龐德跪在地板上儘量使頭部藏低一點以免眼睛挨打。此時那把手槍仍然躺在地板上等待搶奪，誰先到手歸誰。

他二人毆鬭了一兩分鐘，誰也沒有吭氣，好像兩隻搏鬭中的野獸。後來龐德跪起一條腿，等到眼前有個臉孔影子時用肩胛用力一扛，移動一下對方的體重之後，自己則由跪姿改為踞膝狀態。此時麥哥把一隻膝伸向龐德的領下出力一頂，好像爆炸行程的活塞。龐德被頂撞得兩腳朝天。他的牙床受到猛撞。頭骨也連帶着受到震盪。

龐德來不及搖動受震的頭部，只聽麥哥叫一聲，一頭撞了下來，兩臂合攏，手指互相揑緊像鐵枷似的使勁往下砸。

龐德連忙扭轉上身以免胸口受撞，麥哥的頭撞着旁邊的肋條，鐵枷般的手掌也打中他的胸腔。

龐德苦痛地從牙縫吐出一口氣，目光盯住抵在肋骨旁的麥哥腦袋。他使勁一扭身讓肩部退到手臂的後面。先揮了一記左鈎拳，當惡棍剛剛揚起頭時，他着實的以右拳狠狠的擊中了下巴。

一連兩拳打得麥哥搖搖幌幌，終於兩腳朝天倒在地上。龐德像金錢豹似的撲了上去，壓住他，拳頭連續左右開弓擊中上身，終於使他陷塌下去。龐德一手抓住跟他糾纏的手腕，另外衝下去



握着對方一隻足踝使勁向外扯。然後他發出全身蠻勁，先轉了一大圈積蓄動力，再從側方把麥哥的身子整個摔向沙龍的中央。

麥哥的身體撞上了電唱機，先是一陣悶聲的撞擊聲，然後機器的另件和共振木箱被壓，同時又發生一雷鳴似的震顫。

雷鳴似的回音漸漸減弱時，龐德急促地喘息着，兩腿斜撐着。已經耗乾了全部體力。他慢慢地提起一隻傷痕累累的手臂，攏一攏被汗水漬濕透了的髮束。

「住手。」

是酒吧檯方向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

〇〇七號搖撼一下身體，慢慢轉過臉來。發現已有四個人走到沙龍屋內。他們一字排開，站在桃花心木鑲黃銅邊的吧檯前面，裏面在貨架上亮晶晶的各色酒瓶一直堆到天花板。〇〇七號一點不知道這些人何時駕到。

其中領隊的人，站得比別人朝前一步，他是史伯鎮的第一號公民。站在那邊一動不動，氣派顯赫而且君臨一切。

今晚史班．西拉非摩先生從頭到脚是西部打扮。身穿牛仔裝鑲銀色馬刺的墊跟馬靴，皮子擦得煞亮。牛仔裝和寬邊護腿皮搭褳都是黑色，裝飾着銀線的花紋。他那一雙大手穩穩放在兩枝長管左輪的象牙槍柄上。手槍插在低低伸出大腿骨外的槍皮袋裏。黑色的腰皮帶上密密蔴蔴地塞滿

了子彈。

史班先生這副打扮應該使人發笑，可是他當時却一本正經。他的大腦袋稍微向前伸出，冷澀的眼睛變成瞇著兩條兇神似的長縫。

蓋狄芬以雙手叉腰的姿式。她穿着白上衣黃下身的牛仔裝，活像影片「粉脂金槍」的女主角。他站在吧檯前注視〇〇七號，眼睛射出明亮的光輝。他的兩片塗得濃濃很紅的嘴唇略為裂開，而且她微然有點喘息未定，好像剛剛跟人接過吻。

其餘兩人正是曾在沙拉托加溫泉浴室戴黑罩面懲罰騎師貝廷格的那兩個傢伙。此時每人手中舉起一把〇・三八口徑的左輪，槍口瞄準胸部一起一伏的〇〇七號。

龐德取出一塊手帕抹掉臉上的汗水。他覺得有點神魂顛倒。這是一間特級的酒吧，室內燈火輝煌，黃銅的配件擦得煞亮。牆上招貼的啤酒和威士忌廣告，都是些久違了的老牌貨。他看得饞涎欲滴。

史班先生打破沉寂說，「帶他走，」粗大下巴連連揿動，由兩片薄唇迸出一個個清晰的字眼：「叫人打個電話給底特律，告訴兄弟們，他們出於疏忽吃了虧。同時再叫他們多派兩個人下來。要比以前一批精明些。再叫幾個人把這裏拾落乾淨。懂了嗎？」

史班先生吩咐既畢就離開酒吧，地板發出釘玲玲的馬刺聲。蓋狄芬亦步亦趨跟隨而出，臨行時朝龐德訣別地瞥了一眼，好像說我警告過你，怨不了我。



兩名槍手走近龐德，其中那名大個子說，「你聽見了吧。」龐德沒得說的，慢慢跟在女郎後面，槍手們魚貫而行，緊緊守在身後。

酒吧後面有一個門。龐德推門而入，發覺裏面是小火車站的候車室，擺了幾張長木櫈。壁上貼着老式火車時刻表和禁止吐痰的標語。「向右拐。」一名槍手指示說。於是龐德推開一扇半截式推拉門來到一處厚木板搭成的站臺。當他駐足觀望時，並沒有覺出有一根槍管緊緊抵住他的肋骨。

他所觀賞的可能是而今遺留在世上最漂亮的一列老式火車。火車頭屬於一八七〇年代流行的「山地之光」機車。龐德對這種車頭心儀已久，據說是首屈一指的漂亮貨色。在月臺上噝噝叫着的煤氣燈燈光照耀之下，擦得煞亮的黃銅管，帶汽笛的鐘形氣室和裝置在長圓筒鍋爐上的火警鐘都在閃閃發光。這輛燒劈柴的老式蒸氣車頭，當時正從高大球飾煙囪的頂部冒出一股輕煙。伸得很遠的趕牛架為車頭開路。車頭一共裝了三盞黃銅皮風燈——在大煙囪底下是一盞探路的主燈，下面左右方各有一隻防風的馬燈。在兩隻高大的主動車輪，上邊用維多利亞時代的花體字大書：「加農砲彈號」幾個字。位於方形司機座的背後，是一輛堆積樺木劈柴的拖車，漆成黃黑二色，上面也綴有小體字番號。

拖車後面掛着一輛褐紅色的卜爾曼式花車，拱門狀的車窗，露出桃花心木的襯板，髹漆為奶黃色。花車中段附近在橢圓形名牌上刷着花體字跡：「賽拉美女號」。在突出的車頂與車窗之間

藏青底上刷着一排奶黃大體字：TT鐵路公司。

「英國佬，你從來沒見過像這麽漂亮的火車吧，」槍手之一得意揚揚地說，「現在，快給我進去。」由於嘴巴紮着黑綢面巾，所以嗓門有點發悶。

龐德慢慢走過月臺，踏上黃銅管欄干的車廂尾端瞭望臺，中間裝着亮光光的制動盤。他覺得已經走進百萬富翁的生活圈，就他而言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他突然間也發覺史班・西拉菲摩這個人可能並不像估量中那麽不濟事。

卜爾曼花車的內部可謂極盡維多利亞年代富麗堂皇之能事。車頂裝着小型水晶質吊燈，燈光從髹漆的桃花心木板牆反射回來使銀質的接頭閃閃發亮，也使壁花的花瓶和壁燈分外好看。壓成紋路的窗幔和舖在地板上的地毯都是紫紅色。向上凹的天花板和已經放下的百葉窗都漆成奶黃色。在頂部每隔一段有一方精工繪製的壁畫，打的天青色底子，四周繡着花環，中間是些小天使。

花車的第一間是小小餐室，桌上備有兩人享用的酒菜，殘羹餘酒尚未撤去。擺了一籃子的水菓，銀質冰酒器裏放了一瓶大香檳，瓶蓋已經打開。餐室過去是一條狹窄的靠邊過道，一連開着三個門，龐德推想，可能是兩間臥室和一間盥洗室。正當他打量車廂的隔間安排時，在槍手跟蹤監視下，一推門走進花車的會客室。

史班先生站在會客室的尾端，背後有個小壁爐，左右陳設着皮面精裝的書架。約當會客室中間地段，蓋狄芬筆直地坐在小書桌旁一張紅皮扶手椅上。蓋小姐嘴裏刁着一枝香煙。龐德對於她



抽煙的姿態頗不欣賞，因為是那樣的呆板，緊張。顯而易見她已嚇得六神無主。

走進會客室，龐德跨上幾步取過一張舒服的座椅，把椅背轉了一下，對正他們二人，然後落坐，而且吊而郎當地蹺起二郎腿。他取出香煙和打火機，點着一枝香煙，深深抽吸一口，再緩慢地從牙縫中吐出煙氣，發出悠閑而長長的一聲「咻——」。

史班先生嘴巴的正中央銜着一根已經熄火的雪茄煙。他取出雪茄指揮着說「溫弟給我留下來。吉弟去做我剛才吩咐的事。」堅强的牙齒斬釘截鐵的發出命令，好像咬斷一截截的芹菜莖。現在他向龐德怒目而視，慢吞吞詰詢道：「好，你倒底是誰，你在搞甚麽名堂？」

「如果要咱開談判，咱得先喝一杯酒潤潤嗓子，」龐德滿不在乎地說。

史班先生冷冰冰瞪他一眼，然後說，「溫弟，給他點喝。」

龐德轉過頭說，「波本威士忌對泉水，一樣一半。」

槍手生氣的哼了一聲，然後大皮鞋踏得地板吱吱價響，走向卜爾曼花車的餐室去。

第七號情報員聽不入耳適才史班老板的問話。他自己重溫一遍在跑車上編織好的故事。似乎還可以說得過去。他坐在椅上一面抽煙，一面向史班先生上下打量。

槍手取來一杯酒，故意朝他手裏一塞，以至有一小部份撒在地氈上。「謝謝你，溫弟，」龐德舉杯呑了一大口。那是滋味很好的烈酒。於是再倒進一口，而後他把酒杯擱在身旁的地板上。

他再次抬眼向那張嚴肅、緊張的大臉端詳。接着就輕輕鬆鬆地說，「我這個人不喜歡受別人

指使。我辦好差事，接受報酬。如果我決定用酬金賭錢，那是我自己的事。我也許輸得一乾二淨。後來你派來一班弟兄前後夾攻地來揑我脖子，把我搞煩了。假如你要找我問話，爲何不打個電話給我呢？派人在汽車後面釘梢，是不友好的行爲。後來他們莽撞地朝我開槍，我也就不客氣放幾槍表示禮尚往來。」

在皮面精製書籍的陪襯下，那個蒼白、冰冷的面孔全然無動於衷。史班先生只低聲說，「伙計，你的消息欠靈。還是我告訴一點最新的情報吧。昨天收到倫敦來的一封電報。」他用手朝西部襯衣口袋裏一放，慢慢掏出一張紙頭，眼睛不停地監視〇〇七號的兩眼。

龐德知道事情不妙。這電報一定帶來他不利的消息，正如你在電報一開頭讀到「深感」字樣就曉得凶多吉少一樣。

「這是我一位在倫敦的友好發來的，」史班先生不再注視對方的眼睛，低頭看電報。「它是這樣的：『確信警方藉某種罪名已扣押彼得法朗。檢查各項作業有否受害。應不惜一切代價拘禁冒名頂替之送貨人。並肅清之。希覆。』」

花車中鴉雀無聲。史班先生的目光離開報紙，炯炯地瞪視龐德的眼睛。「唔，先生，你這一趟被請上山來似乎是平地起風波吧」

龐德嚥了一口吐液，一時不知如何答話。不過就在這一瞬間，他已經恍然。這次被派來美國出差所要尋訪的對象都被他找到了。鑽石走私集團的兩端，史班兩兄弟當家。他已經摸清走私路



線的來龍去脈。現在他必須想法子把找到的答案報告麥爺。他端起威士忌酒杯，當他喝乾最後一杯時，冰塊在杯底子上嘎嘎作響。然後他把杯子放下。

他向史班瞧一眼，耿直地說，「我自告奮勇做了彼得法朗的替工，他不高興冒這個風險，而我正需要錢用。」

「不要騙我，」史班先生老實告訴他，「你如果不是官警，就是私家偵探。你的一切我不久就可以查清楚。我會查出你是誰，你替誰辦事，你窺探到甚麼——以及在頂上泥漿浴室你跟那個劣種騎師搞的甚麼鬼。也可以查明你爲何身上帶槍，你在那兒學會打槍的，你如何跟僞裝計程車司機的賓克敦偵探通氣的。你樣子像一個眼線，行爲也像眼線。同時——」講到這裏他突然怒氣冲冲地對蓋狄芬說：「你怎末中了他的計，你這個傻娘們，我簡直想不透。」

「去你的」蓋狄芬不甘雌伏，頂了回去，「是ABC要他來幫忙，他的工作表現並不壞。難道你認爲我該向ABC表示要清校一下嗎？那不是我的責任，哥們。你別以爲我可以吃你的排頭。而且這傢伙也許講的是實話。」她講完以後眼神料向龐德身上瞟了一了。龐德打了一個寒噤，生怕要吃他們的苦頭。

「罷了。我們不久就會查出來的。」史班先生心氣和平地說，「等這小子哀號求饒時，我們就會弄清楚的。我們看看他究竟有多大能耐。」史班朝〇〇七號身後的槍手說，「溫弟，叫吉弟來，也把大皮靴帶來」

大皮靴？

龐德默默地坐着，只顧蘊蓄體力與勇氣。要想和史班先生辯，等於白費氣力。試圖逃跑嗎，如何和五十哩沙漠抗爭？以前他經歷過較比眼前更糟糕的處境。只要他們無意馬上要他的命，只要他沒有吐露任何實情。他可能自歐黎。古里蓑和賴非立處得到救助。甚至於蓋狄芬也可能助他一臂之力。他側過臉朝她瞧瞧。她正低着頭，仔細地檢視她的手指甲。

龐德見兩名槍手來到他身旁。

「把他拖到月臺上去，」史班先生大聲說。龐德注意到他的舌頭從嘴角伸出來，輕輕沾着兩片薄唇，然後吩咐道：「照布魯克倫老規矩，整他一個八成。懂得嗎？」

「懂得的。老板」溫弟的聲音中含有某種貪婪的成份。

嘴上蒙頭巾的兩名槍手走向龐德對面的雙人沙發，並排坐下。他們把足球靴放在旁邊的地氈上，開始鬆掉脚上的鞋帶。

## 二十　山村火警

全身被黑色的蛙人裝緊緊箍住。混身上下沒有一處不痛。眞正豈有此理，海軍部給人訂製蛙人裝以前，爲何未曾取得他的尺碼？在海底强烈的暗流下活動，非常困難，而且黑漆漆地，人體



隨時衝向珊瑚礁石。他必須努力划水才免得與珊瑚石相撞。可是，現在似乎有甚麽東西一把抓住他的臂膀。倒底是他媽的甚麽呀？……

「傑姆士，傑姆士，看在上帝份上，醒醒吧！」喊完之後，她把嘴巴離開他耳邊。這一回她發狠心用力揑緊他那隻被血漬沾污了的短膀，最後龐德終於睜開眼睛，睡在厚木板月臺上朝她張望，同時也顫抖地嘆了一口氣。

她使勁地拉曳他，生怕他又暈了過去，他似乎瞭解她的心境，於是滾了一圈，努力用手掌和膝部撑着體重，頭部低低地垂下好像一頭受傷的野獸。

「你可以走動嗎？」

「等一下，」從裂縫的嘴邊冒出這個沉重的聲音連他自己也感覺陌生。或許她沒有聽清楚。

「等一下。」他再說一遍。於是他用腦筋自行檢點一下，究竟刑餘的他，傷勢嚴重到甚麽地步。他覺得手和脚並沒有受傷，也能夠扭轉頸脖向左右張望。他看得見月光照射在月臺上。也能够聽見她的聲音。似乎沒受到嚴重的傷害，他只是不想動。他已經全部喪失了意志力，只想好好睡一大覺。就是死蹻蹻地好。有甚麽法子能減輕肉體上遭受的苦痛呢？四隻大皮鞋混身上下地踩踏，磨碾，作賤他，以及聽見那兩名戴頭巾的槍手一面蹂躪他一面氣虎虎嘷叫的聲音。

一想起史班先生和那兩個槍手，龐德馬上就激勵出求生的願望。他連連地說「沒事，沒事」好使她放心。蓋狄芬咬着耳朵輕說聲：「我們在火車站候車室，我們必須向左轉，走到月臺的盡

頭。傑姆士，你聽懂我的話了嗎？」她伸手到他的前額，把汗透了的髮束向旁邊撥弄。

「只能在你後面，慢慢爬。」龐德告訴她。

那女的站了起來，推開房門，龐德咬緊牙關，忍痛爬到月色滿地的地板月臺。當他看見地上一灘血漬時，報仇雪恨的怒火頓時油然而生。他巍巍地站了起來，搖一搖頭，使暈頭轉向有紅有黑的意象暫告歛迹。在蓋狄芬攙扶支持下，他一跛一拐地順月臺向坡下的鐵道起點慢慢地移動。

有一輛手搖壓道車停在單軌的鐵道邊。龐德停下來看看壓道車，有氣無力地問：「有汽油嗎？」

蓋狄芬朝站臺的牆根一指，那邊堆了一排排的汽油聽。「只要灌上一聽就行了，」她輕聲答說，「是他們用來查道的壓道車。我會開。讓我去板叉道制動柄。趕快，上車。」她興奮得咯咯地笑出聲。「下一站是岳鎮。」

「我的天，你這位小姐本事不小。」龐德向她輕聲耳語。「發動汽油引擎，一定有很大的噪音。等一下。我想起一個主意。帶火柴沒有？」他傷勢的疼。被他忘掉了一半。當他轉過臉朝這一排木板搭造的站臺房屋打主意時，呼吸突地緊促起來。

她穿了一條西裝褲，上衣是一件定製的襯衫。她在褲袋裏翻來倒去，終於交給他一只打火機。「甚麼主意？」她問，「我們得馬上離開，不能多躭擱。」

龐德在跌跌冲冲走到站臺牆根，隨手擰開五、六只汽油聽的圓蓋，提起油聽朝木板牆往木板



月臺上澆潑。倒光以後他走到她跟前對她說，「把引擎開動。」他苦痛地彎下背從路軌附近檢起一張皺作一團的舊報紙，起動器軋軋出聲，然後帶動二行程的汽油引擎，不久引擎便嘟嘟地空轉起來。

龐德打着打火機，引燃那張舊報紙，然後朝空聽筒附近一丟，轟地一聲汽油竄燃開來，差一點燃到了他。他連忙後退，跨上壓道車的小平臺。蓋狄芬慢慢鬆囘離合器的踏板，壓道車開始慢慢沿軌道往下走。

在接軌處先是一聲咯嗒，而後扭擺一下，他們安然駛上了去岳鎮的幹線。速度表的指針在三十邁左右幌動，女郎的金髮向他飛掠，好似一面黃金色的巾旗。

龐德轉頭往後瞧，站臺已經掩沒在一片火海之中。他幾乎能够聽得出乾木板着火時劈啪作響，和人們從夢中被火光燭天驚醒以後發出的忙亂呼聲。但願這把火能够燒死溫弟和吉弟那兩個雜種，如果火苗沾上「加農砲彈號」花車上的油漆，點着車頭後面拖車裏堆積的劈柴那就把史班老板的玩具列車一次報銷了。

不過龐德和蓋狄芬也有一些尚未克服的困難。現在倒底什麼時候呢？龐德深深呼吸幾口沁涼的夜氣，努力使自己身心恢復常態。月亮低低地掛在天上。下半夜四點嗎？龐德忍着疼痛從後面移上來，設法坐進女司機旁邊的扶手席位。

他伸出一隻手臂圍在女的背後，她也轉過臉朝他眼睛交換一次眼色。她提高嗓門，蓋過引擎

響聲和鐵輪在鐵軌上格達達響的聲音，「這樣一次逃走，好像滿帶勁，有點像老式的武俠電影。你覺得身上好受些了麽？」她仔細諦視他傷痕累累的面部。「你的面貌看起來嚇煞人。」

「還好，骨頭沒有壓碎的。也許這就是所謂整我一個八成吧？」龐德不禁發出苦笑。「好死不如歹活。挨踢挨踩總比挨槍斃好。」

蓋狄芬的臉上餘悸猶存。她回憶說，「你受罪時我只得假裝無動於衷坐在車廂裏。史班守候在車上一面聽着一面監視我。後來他們用繩子把你綁在候車室，大家高高興興地回去休息。我假寢了一個鐘頭然後開始忙了起來。最困難的事是設法把你弄醒。」

龐德用手臂緊緊箍住她的肩膀。「等我痛得好一些，再告訴你，我對你的觀感。可是，狄芬，你怎麽是好呢？假如他們逮到我們兩個，你就進退兩難了。我倒要問你，蒙面巾的兩個傢伙——溫弟和吉弟——他們是誰？他們下一步又該怎末辦？我倒想再領教領教他們兩個呢。」

女郎扭過頭去不忍細看男的那撅得很高的破爛嘴唇。然後女的實情實報說，「他們老是在臉上蒙着頭巾。聽說他們來自底特律城。對我們非常不利。他們專門當包打聽，幹老板指定的骯髒差事。這時候。他們一定忙着尋覓我們兩人下落。不過你不必爲我擔心。」她再度抬頭瞧着他，這一次臉上露出愉快神色。「第一、我們趕快搭這玩藝兒去到岳鎮。然後設法弄一輛汽車越過州界前往加里福尼亞。我身上帶了不少鈔票。那時給你找個醫生，再買套衣服洗個澡。我也把你的手槍帶出來了。你在緋嘉特沙龍和兩個傢伙大打出手時不是把酒吧間整個稀花爛嗎。有人清理現



場把槍撿到了。等史班上床睡覺以後我偷偷弄到手了。」說着她解開襯衣扣鈕用手朝褲腰帶裏摸索。

龐德接過白萊大連發手槍，槍柄上留有女郎的體溫，仍然熱呼呼的。他叭地一聲卸下彈夾。僅餘三粒子彈。第四粒已經上了膛。他裝好彈夾，槍機保好險，然後朝褲腰帶裏一塞。這時他才想起上衣已經不知去向，襯衣的一只袖子剩下了飄動的破布。他把破袖管乾脆撕斷，隨手丟掉。他摸摸右邊屁股口袋裏的香煙盒，已經沒有了。可是左邊口袋裏的護照和皮夾子却仍舊倖存。他把它們掏出來。藉着月色，他可以看出護照和皮夾裏的鈔票。居然原封未動。他放心地原份放在原處。

有一段時間他們在靜夜中默默地行駛，只有引擎發出勃勃的輕聲，以及鐵〇轆摩擦着鐵軌格嗒的響聲。向正前方眺望，只有銀色的鐵軌一直伸到天邊，好像在半途某處與一條岔道交會點露出一個小小的轉輒槓桿。那岔路路通向右方黑呼呼的史伯山區。向左面看，只有一坦平陽的大沙漠，極目遠望，依稀可以辨明發藍色的仙人掌叢。曙光卽將從東邊露出消息。約有兩哩開外，月光斜照在九十五號公路上，盪漾着鐵灰色的反光。

壓道車順地勢下滑，發出愉快的輕吟。控制用的機件也很簡單，只有一把制動槓桿和一個握柄式加速器。後者由蓋狄芬操縱着，她將握柄扭開到最大位置，壓道車穩穩地以每時十邁的速度前進。時間在轁轤格嗒聲中遊去，里程逐漸加大。每歇一會兒，龐德忍痛從座位上回頭張望一次

，檢視身後的火光燭天。

大約走了將近一個鐘頭的光景，由鐵軌上或者由空氣中傳來陣陣輕盈而低沉的嗡嗡聲。那聲音使龐德四肢僵硬。他不放心地再度回頭察看。介乎他們與焚燒的站臺之間，是不是好像有一列閃閃的小爬蟲？

龐德的頭皮因强烈刺激而疼痛。他問女郎：「你看後面是不是有甚麽東西追來了？」

她回頭向後看。收小油門，暫時沒有答腔。壓道車悄悄地往下滑行。

他們兩人同時仔細諦聽。是鐵軌傳來的聲音。不比遙遠喟嘆爲大的一種輕度的顫動聲。

「是『加農砲彈號』來追我們了。」蓋狄芬意氣消沉地說。說完她扭大加速器，扳開電門，引擎再度嗡嗡再作響。壓道車重行往前疾馳。

「加農號最大速度是多少？」龐德問。

「大概五十邁。」

「到岳鎮有多遠？」

「將近三十哩。」

龐德不吭聲暗自盤算了一小會，然後說，「恐怕成敗的機會很相近，我們搞不清火車離此地還有好遠。你能否使壓道車的速度再加快些？」

「無能爲力，」她苦萎萎地說，「縱有三頭六臂，我也辦不到。」



「我們會逢兇化吉的，」龐德安慰地說，「你只管開壓道車往前跑好了。或許火車頭的煙鹵會燒炸了，也不一定。」

「有可能性，」她附會着說，「更說不定，加農砲彈號的鋼板巔斷了，修理工具丢在家裏沒帶來。」

壓道車繼續跑了十五分鐘。車上一對男女誰也沒有開腔。此時龐德已經可以清楚地看見後面火車頭的主探路燈射過暗夜，落在距離他們不會超過五哩的樣子。同時也看得見頂部球飾形大煙鹵不斷冒出憤怒的火星。鐵軌在地上輕聲戰慄着，本來是遙遠的喟嘆，現在已經爲攝人魂魄的怨語。

龐德自我解嘲地想，或者火車頭卽將因劈柴用罄而熄火。一時心血來潮，他審慎地向女郎探詢：「我想我們的汽油不會少吧？」

「應該沒有問題，」蓋狄芬說，「我倒進去整整的一汽油聽。沒有油量表，不過這種引擎一加侖油總也燒不完的。」

她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好像引擎有意跟他們開玩笑似的，車頭突地咳嗽了幾聲。啪——啪啪——啪。又愉快地噹噹繼續運轉着。

「我的天，」蓋狄芬咒罵說，「你聽到沒有。」

龐德沒有答話，只覺出手掌心被冷汗所漬濕。

又一陣：啪——啪——啪。

蓋狄芬出力扭轉加速器，嘴裏甘言哄勸道，「啊，親愛的小引擎，玲瓏的小引擎。請你乖乖的吧。」

啪——啪。啪——啪。唏嗞。啪唏嗞。啪。唏嗞…………引擎終於斷了氣。他們在鐵軌上趁餘速滑行。速度表的指針漸漸掉下來，廿五邁……二十邁……十邁……五邁。最後蓋狄芬沒命地扭大加速器一次。她又出氣地朝機匣蓋踢了一下，壓道車終於不聲不響停在軌道上，一動也不動。

龐德村言臟語罵了一聲。他忍痛離開前座，從道旁一瘸一拐走到車尾的油箱附近。從褲袋裏掏出一塊血跡斑斑的手帕，他擰開油箱蓋，把手帕輕輕放下去。應該可以碰到底部。他拉出手帕，聞了一下。油已燒得光光。

「完蛋了，」龐德沒可奈何地告訴女的說，「現在讓我們好好的動動腦筋。」他向四外擧目眺望。往左一看，一片平坦的沙漠，毫無隱蔽。到公路最少有二哩。向右看約四分之三哩遠便是山區。他們可以設法隱藏在山上，但是能藏多久呢？似乎只有走這一着棋，聽天由命了。脚底下，鐵軌的路基開始顫抖。他回頭順鐵軌注視那一盞逐漸逼近的大電燈。有多遠？兩哩吧？史班是不是已適時發現這輛壓道車？他能夠緊急煞住列車麽？壓道車能夠使火車出軌嗎？可是他憶起火車頭前面伸出的驅牛柵架，一定能夠不費勁地把壓道車掀到旁邊的，如同又掉一堆乾草那樣輕而易擧。



「狄芬，來吧，」他大聲嚷道，「我們必須逃到山上去。」

咦，她到那兒去了？他一瘸一拐地圍着壓道車轉，原來她到前面勘察路軌，現在氣喘吁吁地跑了回來。「前面不遠的地方，有一條通往山區的岔道，」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們把壓道車推過岔道，你操縱一下分道掣，火車就找我們不到了。」

「我的天，」龐德的反應較爲遲緩。然後他疑慮地說，「我們可以想點更好的辦法。幫忙我一下。」於是他彎下身子忍痛地皆牙裂嘴出力推動壓道車。

壓道車一旦開始在軌道上滾動，就比較省勁。他們只須跟在後面推兩下讓它繼續滾動罷了。他們經過岔道的交叉點，龐德繼續推車，讓它超越會合點二十碼以後才打住。

「怎麽囘事？」蓋狄芬嬌喘着問。

「快來，」龐德半瘸半跑的說，他回到幹線與岔道會合點基旁邊的轉轍器槓桿附近。「我們扳動槓桿，把加農砲彈號導引上岔道去。」

「哦——好小子。」蓋狄芬對這意見表示欽佩。於是他們兩個同心協力站在槓桿旁邊。當龐德傷痕壘壘的肌肉因出力而隆起時會發生格格達達的聲音。

那根上了銹的鐵槓桿曾經一動不動躺在地上總有五十個寒暑。當龐德傾全力掀動桿柄時，道床上的劈尖形軌道在一厘米一厘米的變動位置。

後來轉轍器變好了個位置，龐德乘勢低頭跪在地上慢慢恢復因爲過分出力而頭暈眼花的虛弱

現象。

那時一道强烈的燈光掃地射來，蓋狄芬拖了他一把，他連忙爬了起來跌跌冲冲返回壓道車旁。剛好在這個時候那一列冒着火星的鋼鐵巨獸正發出雷鳴的吼聲，響着凄厲的警告鈴冲他們奔馳而來。

「快伏下地，不要動。」龐德蓋過噪音大聲地喊叫，一面用力一推，把女的藏在單薄的壓道車背後。他自己也矯捷地跳在鐵軌的路基底下，叉着腿，掏出手槍，平伸手臂，好像一位參加決鬪的人。他也睜眼睨視噴吐着火花和濃煙沿鐵軌迎面而來的一盞主探路燈。

我的天，好大的怪物！它能够拐向岔道嗎？還是照直衝過來把他們撞成肉泥？

眼看着列車長驅直入地衝了過來。

「噗特。」有甚麽東西鑽進他旁邊的路基，同時司機座旁也冒出一道小小的火花。

「噗——亦——格。」又一道火花，子彈擊中鋼軌，變成折向夜空的跳彈。

「啪，啪，啪。」他現在辨聽得出除列車震動的聲音以外，還有連發的槍擊聲。他的耳際似亦覺出某種尖銳的嘯叫。

龐德按槍不動，他只有四發子彈，所以曉得甚麽時候開槍還擊。

後來在離他二十碼處那輛飛也似的火車頭雷聲隆隆地開始衝上岔道的彎，在劇烈運動中拖車上的劈柴有一些震擺着朝龐德方向紛紛墜落。



當六呎高的機車牽引輪凸緣碾上岔道的路軌時，發出尖銳的金屬磨擦聲。眼前浮光掠影的飄過一陣蒸氣，火焰和急促轉動的機械，然後朝司機座艙一瞥就可以窺見由銀色和黑色組成史班老板的體型，他洋洋得意的一手握着座艙的欄干，另一只手緊緊握着汽門槓桿的長柄。

龐德一連射出四發子彈，在一瞬間掠過一張大白臉痙攣着仰天扭動的姿態，不一歇工夫那輛龐大的金黃漆黑的機車迅速地奔馳而過，駛向黝黑的史伯山麓，車頭的主探路燈射往夜暗，自動發音的警告鐘抑鬱地吟唱着——玎璫，玎璫，玎璫。

龐德慢慢地把白萊大手槍朝褲袋裏一塞，矗立在原地翹首張望史班老板的座艙。此時一縷黑煙嫋嫋地飄過他的頭頂，也有一會工夫遮住了月亮。

蓋狄芬跑到他的身邊，兩人併肩而立注視從那高大的煙囱上冒出一條火蛇似的飄帶，同時也留神諦聽從山嶺中反響出的機車用力吟嘆的聲音。蒸氣車頭突然向一邊扭倒不久就消失在大岩石的背後。女郎緊張地捏緊他的手臂。現在只聽見從山谷深處傳來遙遠的隆隆聲，以及加農砲彈號向山崖深處鑽行時映出的道道紅光。

突然間引發了一股大火。在間不容髮的幾秒鐘以後傳來鋼鐵撞碰的聲音，好像一艘戰艦在亂石堆中觸礁擱淺。接着響起一陣鏗鏘的炯聲，如同他們站立的地殼發生震顫。最後從遠處的地心發出一串深沉的鼕鼕聲，然後襯陪着各種各樣的雜色回音。

而後當萬籟俱寂之後，大地終於回復到原先的寧靜。

龐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好像剛剛睡醒一大覺，雙胞幫的一位大亨就這樣惡貫滿盈了。鑽石走私集團的終端從此戲劇性的宣告淤塞。他曾經是這一齣話劇的要角，也曾應用過不少出色的道具。而且他也曾蓄意要斷送〇〇七號的性命。

「讓我們趁早離開此地，」蓋狄芬氣急敗壞地說，「我已經受不了啦。」

一旦精神鬆弛下來，龐德覺得混身開始隱約疼痛。「好吧，我們走。」他簡略地說。能够掉頭而去，不去理會隨機車翻覆的大白臉，眞是令人歡欣雀躍的事。他感覺如釋重負。不過他擔心自己有沒有本事走完這一段路。「我們必須走到公路上去。這一段路够受的。來，讓我們加油。」

他們費了一點半鐘走完這兩哩路程。等到龐德精疲力盡伏在水泥路面的公路路基附近時，他幾乎耗乾了全部的體力。如果沒有蓋狄芬同路。他再也沒有希望走到公路旁邊。因爲要是他一個人，決不會保持直線，必然在仙人掌、雲母岩石之間跌跌冲冲打圈圈，直到消耗了所有的體力，最後由熱烘烘的太陽晒得他一命嗚呼了事。

然而現在她用臉龐保育他的頭部，咬着耳根和他竊竊私語，又解開襯衣的鈕扣用衣襟拭去他臉上的汗水。

每隔一段時間她抬頭向公路的兩端引頸瞭望。早晨的陽光已經開始在沙漠地區發揮它的威力，因爲在熱浪衝激之下，公路的天邊已在灼灼發光。



又隔一個鐘頭，她匆匆爬起來，把襯衣的底擺塞塞好，跑到公路中央去。從遙遠的拉斯維喀斯谷地有一輛黑色小包車穿越跳躍的霧靄向此地馳駛而來。

小包車在女郎面前嗒然止步，車窗中伸出一個黃頭髮鷹鈎鼻的面孔。淡灰色的眸子認眞地向她上下打量一番，也向躺在路邊地上的男子漢瞄了一眼，然後再以德州腔對她說，「女士，我姓賴。我可以在這樣美好的早晨爲你服務嗎？」

## 二十一　血濃於水

「……後來我進城之後就打個電話給我的朋友歐黎。古里峩。沒想到他住進醫院，他太太正因丈夫遭遇意外而六神無主。於是我馬上去了醫院。歐黎把事情經過一五一十告訴了我。我琢摩傑姆士或者正在期待援兵。我立即跳進這輛黑轎車連夜趕路，等我開到史伯鎮附近時遠遠就看見火光燭天。我想史班先生正爲救火而忙得不可開交。鐵絲網的大門洞開着。」

「我決定參加這一盛會，信不信由你，我發現山寨中並無一人。只有一個腿瘸小子，四處傷痕壘壘，順土路爬行打算趁早離去。我覺得這小子好面善，很像底特律城的痞棍費三。歐黎早已告訴我架走傑士的兩名歹徒之一，就是費三。那痞棍無法矇騙我，我把現場估量一下後，曉得下一站應該直駛岳鎮。於是我告訴費三救火隊大隊人馬來到的時候他就不愁無人作伴，我讓他搭便

車到大門口。然後順公路行駛，不久我就發現有一位女郎站在中央攔車，她好像馬戲團火砲轟人節目的演出者，一砲轟到沙漠的中央。於是我們就這樣碰頭在一起。現在要聽你的了。」

這樣說我並非作白日夢，而是眞的靠在司徒乃克跑車的後座，蓋狄芬用手臂作爲枕頭，前座由賴非立駕車我們在公路上疾馳，爲了尋求安全，爲我找個醫生，洗一個澡，飲食一番，再找地方好好睡一覺。龐德移動一下頭部，他覺出蓋狄芬的手指撫弄他的鬆束。那麽像預期一樣這是千眞萬確的了。他向後依靠養養神，半天不開腔，只默默聽同車者的交談和輪胎壓在路面上發出的尖叫聲。

聽完蓋狄芬的報導以後，賴非立表示景仰的吹了一聲長哨。「馬丹，乖乖嚨的咚，」他說，「你們兩個毫無疑問已經替雙胞幫挖了一個大洞。誰知道事情會怎樣變化哩？蜂巢中有的是馬蜂，它們不會只在窩邊吱吱叫的。它們不久就要採取報復行動。」

「着呀，」蓋狄芬恍然大悟說，「史班老板是拉斯維喀斯聯合會的一位董事。這班傢伙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何況還有曲邪弟和那兩個孔武有力的打手溫弟和吉弟。我們還是趕快越界到加州爲妙。下一步怎麽辦呢？」

「到目前爲止我們走的不算慢，」賴非立盤算着說，「十分鐘以後到達畢臺鎮，然後我們改爲沿五十八號國道行駛，用不了半小時就進入加州的州界。其後我們要爬山，循死谷穿過山區到峨朗案轉入第六號國道。在那裏我們可以歇下來，替傑士找個外科醫生，吃一頓飯，再沐浴一番



。休息以後仍然順第六號國道走，就可以直達洛山磯市。當然這一段路程相當之遠。不過我們到洛山磯吃午膳是辦得到的。那時我可以讓你們兩個好好休憩一下。我的看法是我們必須設法使你們趕快離開美國爲妙。那班傢伙可能使用所有詭計僞裝着請君入甕。只要被他們發現蹤跡，你們就難以脫逃。最佳方策是設法使你們兩個搭夜航機飛紐約，明天啓程赴英倫。到了英國傑姆士知道如何爲你善做安排的。」

「我看頗近情理，」女郎表示贊同說，「但是這位龐德先生到底是何許人？我搞不清他的底細？他可是當眼線的？」

「瑪丹，最好你自己問他。」龐德聽見賴非立一本正經地說，「不過我不會讓你過於納悶的。他會好好照顧你的。」

龐德暗暗好笑，以後三個人都沒有說話，他混混沌沌進入心神不寧的睡眠狀態，直到汽車穿過了半個加州才醒轉來。那時汽車停在一家白色的門前，旁邊一塊牌子上寫着「費普萊醫師」字樣。後來經過外科醫生一番洗滌塗抹工夫，擦上了防炎膏貼和橡皮膏，沐浴盥洗，又塡飽了早餐，他才鑽進汽車重上征程。這時蓋狄芬似又回復話裏帶刺，帶理不理的老作風。龐德也有了新任務就是當賴非立以八十多邁的速度在蜿蜒如帶的山路上開快車時，他負責注意有沒有交通警察在後面追趕。那時賽拉斯山嶺的頂部已經沒入堆堆浮雲之中。

不久他們輕快地沿着落日大道馳駛，一邊是綠油油的草地，另一邊是高大的椰子樹。在閃閃發

光的金錢豹牌和砲艦牌跑車對比之下，滿身塵土的司徒乃克車顯得非常的不順眼。最後在那天的黃昏，他們都已換上嶄新衣服，衣冠楚楚地坐在幽暗凉爽的貝弗萊山麓大酒店酒吧。新買的衣箱放在廳廊上，甚至龐德傷痕壘壘的面孔也沒有引起好奇的眼光，這位仁兄可能是承擔重負的手藝人。

馬蒂尼酒瓶旁邊有一部電話機。賴非立打完了第四次接通紐約的長途電話。他們一到旅館就忙着要長途臺。

「唷，總算把事情辦通了，」放下聽筒他宣告說，「我寫字間的好友已經給你們訂好了伊莉沙白王后號郵輪的房艙客票。因爲碼頭工人罷工郵船延誤了行期，要明晚八點開船。他們明天早上去拉喀地亞機場接你們，把船票交給你們，下午任何時間可以登輪。傑姆士，他們會把你留在亞士汜旅館的東西一齊帶到。其中包括那只出過風頭的高爾夫球桿袋。華府方面經過交涉已經答應發一份護照給狄芬。機場屆時也有一位國務院的職員來接你們。你們都要填寫幾份表格。」

「是麻煩中央情報局一位老同事去接頭安排好的。據說當天午後出版的日報已經把這樁事當重大新聞發表了——廢墟山村付之一炬，類乎這樣的頭條標題——但是記者似乎還沒有報導有關咱哥們史班老板的內幕。龐德兄的大名也沒有見報。我的同事們告訴我，警方還沒有關心到你。可是公司裏一位便衣偵探透訊說史班幫正在找你而且把你的容貌特徵向手下弟兄通報。誰要找到你，可以領到幫會一萬塊錢的賞金。所以你還是動作迅速爲妙。頂好兩個人分開來登船。儘量掩護身份，上船後一直躭在房艙裏不要露面。那些嘍囉們跑到巢穴一看就會一哄而散的。當然，他



們不會甘心的，戰果是三比○，他們不喜歡這種戰績。」

龐德頗表敬仰的說，「你們賓克敦社服務的效率很高嘛，我們等大夥離開此地，我才會開心，我一向認爲美國的歹徒不外乎一羣祖籍意大利的壞坯子，成天到晚喝啤酒，嚼意式烤餅，硬殼殼蕃茄摻乳酪的那種餅。到週末才結黨撞進汽車行或者廣貨店刼走一筆上馬場下注的賭本。這樣看來他們的人手滿多，每月單單發薪就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蓋狄芬在旁邊嘲笑說，「你應該多多小心你的腦袋。倘若我們能够安然無恙的登上伊莉莎白號郵船，算是出現一次奇蹟。他們就有這種能耐。多謝鋼鈎隊長的仗義援助我們才有一線生機。他們比壞坯子要精靈多啦。」

賴非立被恭維得噗哧一笑。他低頭看一下手錶然後招呼，說，「走吧你們這一對愛侶。我們也該活動了。你們要去機場搭飛機。我要在今晚趕回拉斯維喀斯，開始尋訪那位默默無言老朋友『赧顏』君的埋骨處所。你們要去趕飛機。如果有話要爭辯，，你們兩位可以等飛到二萬呎高空時再說。在飛機上心胸豁達、開朗，說不定變成兩相好哩。你們曉得成語怎麽說的麽，所謂，『血濃於水』。『同病相憐』。」

賴非立駕車送他們去航空站，讓大家下車，和蓋狄芬熱烈地以擁抱禮作別。瞅着那個瘦長的一瘸一枴返回車廂時，龐德突然悲從中來感覺出哽咽無語的滋味。蓋狄芬讚譽地說，「你這位朋友是眞好。」賴非立砰的一聲關上車門，他們站在旁邊聽見排氣管深沉地蓼蓼作響。汽車加速離

去，首途往沙漠都市的漫長旅程。

「是的，」龐德答說，「老賴就是這樣赤誠待人。」

當賴非立向朋友揮手告別時，他們看見被月光照耀發出閃光的那隻鋼鉤，不久公路蒙上一層薄薄的塵埃，同時大喇叭傳出班機準備出發的通告：「往芝加哥和紐約的旅客請注意，環球航空公司第九十三路班機現在開始剪票。請到第五號門口，上飛機。」於是他們推開玻璃門，開始環繞地球半匝前往倫敦的航空旅程。

新式超級星座G型客機在夜暗的新大陸上空，氣唬唬地航行。龐德躺在舒服的吊舖裏，期待進入夢鄉以便暫時忘記疼痛的身體。他想到睡在下舖的蓋狄芬，也想到這次差遣的進展。

龐德心裏有數，他很想跟這個女郎結爲夫妻。但是她心裏究竟怎樣想法呢？當年在舊金山，歹徒們破門而入的一個夜晚，她受過虐待遭打擊。她對大男人殘存的嫌惡心現在依然很强烈麼？自從那一夜以後她對全世界的男人都存有戒心。那是否永斷爲人妻，給人養兒育女的念頭呢？

在過去二十四小時以內，經過幾次耳鬢廝磨的瞬間經驗，龐德似已把握住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已經發覺有位溫暖而熱情的女郎從硬朗的假面目後邊向外偷偷張望。她曾經戴過許多面具，包括單幫走私客，賭檯誘餌，玩撲克牌二十一點的管理員。

是的，他已經發覺到這一層。那是沒有疑義的。她似已含蕾待放。可是他自己也曾熟思過此事的後果嗎？如果向她求婚，就要成爲終生的伴侶。他有若一位醫師或者精神病醫師，隨時聽取



病家對他的訴苦，以及容忍病患整個的愛心。結爲夫婦之後，絕不可有拂袖而去的念頭。他有否設想到婚姻給他的職業和日常生活的影響？

龐德在吊舖上翻身一次，努力丟開這個問題。他不要操之過急，現在想到婚姻未免爲時過早。等等看，走着瞧。同一時間只能辦一件事。於是他頑强地把這個問題擱在一邊。不要爲私生活妄費腦筋，他應該對麥爺所付託尙待完成的任務多多想一想。

唔，迄今爲止毒蛇已有一端被他摧毀。打瘸的是它頭部，還是尾巴？這倒難講，可是龐德認爲鑽石走私這個大集團，眞正的主持人是倫敦的捷克‧史班以及那位神秘莫測的ABC。西拉菲摩‧史班只負責接收走私來美的原料鑽石而已。當然可以換掉西拉菲摩由別人來幹。蓋狄芬也可以立刻停職。如果因爲蓋狄芬的自首會使曲邪弟牽累到鑽石走私案，可以使他暫時避避風頭，等龐德這陣風暴吹過去以後再露頭。捷克‧史班以及他經營的『鑽石之家』是脫不掉干係的，還有要儘快從蓋狄芬那裏取到倫敦電話號碼好把ABC抓起來。很可能曲邪弟發覺龐德在逃，而且拐走蓋狄芬之後，會立刻將詳情電告倫敦並且指示他們改變聯絡密語。這樣想來，龐德認爲，下一個目標是捷克‧史班，再通過他逮捕ABC歸案。以後再向非洲方面探溯，恐怕只有ABC逮到之後才可以找到走私集團的起點站。被朦朧睡意主宰以前，龐德已經拿定主意在他登上伊莉莎白郵船房艙以後立即草稿致麥爺的詳報。以後留待特勤局接辦。警廳副總監華朗士的部下就有得忙活了。那時龐德就沒有甚麼身手好露的，轉而忙着寫報告，處理辦公室內的例行文件。晚上可以

在國王大道公寓的外間和蓋狄芬細談家常。他得馬上打一個電報給女傭梅小姐代爲準備一切。讓我想想看，買些鮮花，添置一些洗澡用具，晒晒床單……。

飛離洛山磯整整十小時以後他們的班機在拉喀地亞機場上空怒吼而過，兜了一個圈朝外飛去準備正對跑道慢慢進場着地。

那是星期日早晨八時，機場上沒有多少人。公司職員從柏油便道迎了上來，領他們由邊門進入候機室。已有兩位年輕人在等候他們，一位是賓克敦社的探員，另一位是國務院職員。當四個人談論旅途見聞時，他們的行李已被淸查出來，於是又被領着從側門離開航站大厦。一輛棕紅色的站車等在地坪，發動機營營轉動着，後座的特製窗幔早已放了下來。

以後他們在賓克敦人士的公寓枯守了好幾個鐘頭。午後四點鐘左右，他們隔一刻鐘的間隔，龐德和蓋狄芬分別從有遮攔的跳板爬上伊莉莎白號安全而巨大的黑色船舷。最後他們個別安置在M層甲板的兩間房艙裏。艙門上了鎖，他們和外界暫時斷了連繫。

但是，蓋狄芬領先，龐德繼後抵達上船的跑板時，曾有一名碼頭卸貨工敏捷地溜進海關辦事處的公用電話亭。

三小時之後一輛黑色轎車停到碼頭邊，帶來兩位美國商人。他們匆匆走進移民局與海關辦事處，在揚聲器呼籲送客的女士先生離開甲板以前，剛好辦妥登輪的一應手續。

兩位商人之一，是個面孔很帥的青年，從防雨罩的盔帽下面露出一截少年白的頭髮。他手裏



提了一隻公事包，燙金姓氏是：B．吉里智。

另外一位是個又大又胖的男子漢，小眼睛露出張皇神色，雖然戴着雙焦距的眼鏡片。他暴汗如雨，時時掏出大手帕抹臉，手裏也提了一隻公事包，一只姓名籤框裏放了一張名片：W．溫特，下面用紅墨水寫着：「本人之血液係屬F組。」

## 二十二　愛情和法式調味汁

八點整，伊莉莎白號郵船的大汽笛發出鈍濁吼聲，回聲使紐約曼哈頓區的摩天樓玻璃窗沙沙價響。拖船引導巨輪緩緩離岸，逐漸泛乎中流，然後領她轉了頭，再以每時五海里的速度慢慢迎着潮水順江下駛。

到達安玫瑰燈塔附近，郵船將稍作停留以便送領港員下船。然後伊莉莎白號的四葉大螺旋槳將順着江流進入海洋，於是她沿北緯四十五度與五十度之間的一條微凸的弧線鼓浪前進。目的地是這條弧線另一端的小點，那就是英倫南部的南桑浦敦港。

龐德安詳地坐在房艙的穿衣桌前靜靜聽大船木質構架在風浪中格格作響，一面注視他的鉛筆在梳子和護照之間翻來滾去。龐德不禁憶起自己搭乘同一郵輪的另一次航程，那時她在南大西洋中走着犬齒狀航程和德國潛水艇狼羣捉迷藏，正首途返回戰火熊熊的歐洲。目前這一次航行雖然

多少也冒一點險，可是在各種導航電子設備的護衛之下——包括專用雷達，專用回音分析器——她的行動有若步卒和騎士前呼後擁着的東方君王，就龐德本人而言，這次旅程的最大危險不外消化不良和厭倦感這兩種毛病。

她拿起電話聽筒跟蓋小姐連絡。蓋狄芬聽出他的聲音，就發出戲劇性的呻吟。「海員怕出海，」她抱怨地說，「我們現在仍然在赫德遜江裏，我已經感覺暈船了。」

「我也一樣，」龐德撫慰地說，「就在房艙裏，甚麽也不要吃，只服用安靜劑片和香檳酒。兩三天以內我恐怕不會習慣海上的生活，我打算請醫生和土耳其浴池的按摩師來乘機給我好好地湊湊攏。不過幾天不露面對我們也沒有害處。他們能安排在紐約使我們趕上船期眞非常的理想。」

「好吧，只要你答應每天給我打電話，」蓋狄芬撒嬌說，「只要我身體好到可以略微吃一點魚子醬，你答應陪我去陽臺大菜間進膳，我就聽話。ＯＫ．？」

龐德哈哈一笑，回答她說，「如果你堅持講條件的話，我也有交換的條件。注意聽着，我要你趕快把這檔事倫敦那一頭有關ＡＢＣ的一切好好想一想。告訴我他的電話號碼，以及其他細節。只要稍微好些我就儘快講述這樁事的前因後果以及爲何我對它發生興趣。可是在我們關在房艙這一段時間只有相互信賴了。條件就是這樣麽？」

「好的，」那女的漠不關心的一口答應下來，似乎她已決心重新做人，甩掉過去的背景。於



是龐德在電話裡詰問她足有十分鐘之久。除了無法獲得ＡＢＣ的詳確消息，其他方面頗有收穫。

然後他掛斷電話，撳電鈴叫來僕歐，要了晚餐，自己就埋首繕寫當晚要發出的電報稿，還得用指定密碼簿譯爲密語。

郵船在機器控制下靜靜地進入夜暗。船上由三千五百人組成的臨時城鎮從此開始它的五天海上生涯，在這個社會裡，和其他人口相若的城鎮一樣，行將發生許多案件，包括盜竊、毆鬪、誘姦、酗酒、欺詐，可能有一兩個嬰兒出生問世，說不定有人自殺，而且越過大西洋每一百次中可能有一次謀殺。

當這座鋼鐵城鎮冒着洶湧波濤輕快地向大西洋深處航進時，當夜晚的微風急促地使主桅發出呼嘯時，船上的無線電天線架正向英國港端電臺値班通信員拍發摩斯電碼。

東部標準時間下午十時整，値班通信員抄好一份電報，其電文如下：倫敦海頓花園鑽石之家轉交ＡＢＣ：「對象已覓得。倘需採斷然措施速告願付美元款額。」下面署名溫特。

一小時以後，伊莉莎白號電務房的報務員正爲即將拍發一封五五〇字的長電報而喟嘆時（那五百多字的電報是發往倫敦攝政公園萬國進出口公司業務經理的。）收到港端電臺發回的簡明復電，電文曰：「伊莉莎白號頭等客人溫特，希速結果蓋氏。願付二萬美元。其他對象于抵英倫時親來處理。ＡＢＣ覆。」

電務員從客人名單中找尋溫特先生，於是把電報放進信封送到比龐德和蓋狄芬下一層的Ａ甲

板某間房艙。艙內有兩位客人穿着短袖襯衣正在玩紙牌。當小僮送完電報離去時聽到大胖子隱晦地告訴斑白頭髮的同房說：「啫，你知道麼。有兩萬塊錢進賬咧。够耍一陣子了吧，伙計！」

直到旅程的第三天龐德才和蓋狄芬約好先在觀賞廳喝酒稍後再去陽臺大菜間一同進膳。那天的中午，海上風和日麗，波平如鏡，龐德在房艙用過午膳收到用郵輪信紙寫的一張果決的短箋，從圓潤的字跡可以猜到係女性的手蹟。信上寫道：「本日設法見面一次。勿誤。」見到信以後，龐德立即去取電話聽筒。

三日的隔離使他們渴望能立即團聚在一起。可是當蓋狄芬盛裝地去船舷半圓形酒吧檯的晦暗角落和龐德見面時，她發出滿懷的幽怨。

「這是甚麽席位呀？」她諷譏地問，「難道你認爲和我結伴感到羞辱？我一身好來塢最流行的打扮，而你却故意把我隱藏在這個角落，當我是四十年前的古董小姐？我希望在這艘老式輪船上找點樂趣，而你却把我藏在一邊，生怕別人感染上我患的傷風。」

「說的差不離了，」龐德說，「你不過是生法子教人光火罷了。」

「你希望女孩子在伊莉莎白皇后號郵船幹甚麽呢？去釣魚？」

說得龐德也哈哈笑了起來。他一抬手招來了酒保，要了兩杯帶鮮檸檬片的伏得加摻淡口味的馬蒂尼鷄尾酒。

蓋狄芬裝腔作勢地唸出一封信件：「親愛的阿姐：我跟一位長得滿帥的英國佬玩得很痛快。



可惡的是他似乎對我們家的珠寶有興趣。我怎樣辦呢？你的迷惘的妹妹敬上。」然後她態度突然一變，傾身向前用手掌覆在男的手背上說，「姓龐的，你聽我說嘛。我心花怒放，高興得像唧唧叫的蟋蟀。我愛就在此地，我愛跟你在一起。我更愛這個僻靜的角落。我抓住你的手也沒有人會看見。不要計較我剛才的氣話。我是高興極了。你不會計較我的胡言亂語吧？」

當時她上身穿了一件奶黃色山東胡綢的襯衣，下身穿的是深灰色棉毛混紡的裙子。由於日光浴得宜，她的皮膚晒成摻了牛奶的咖啡色。她身上沒有佩戴手飾，只在手腕上用黑帶子繫了一只名牌女手錶。那隻覆在男的手背上的棕色小手也沒有塗過冠丹。日光幾經曲折照上滿頭金黃的髮束上，也照亮灰色的眸子。因爲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使她的兩片櫻唇保持微張姿態，露出了兩排雪白的齒貝。

「沒有，」龐德連忙解釋說，「沒有介意。狄芬。我對你的一切都非常中意。」

她朝他的眼睛諦視，然後表示滿意。侍者送來兩杯酒她急促撤走她的手。改爲掠過酒杯的頂端戲弄地向他凝望。

「請你現在回答我幾個問題，」她一本正經地說，「第一，你幹的那一行，老板是誰？在倫敦西端的旅館，頭一次見面時我疑心你是個騙子。但是等你走出房門以後我判定你不是那種人。也會想到向ＡＢＣ發出警報，免得組織遇上很大的麻煩。可是，我偏偏沒有那樣做。傑姆士，來呀，照實說吧。」

「我替政府辦事，」龐德告訴女的，「他們決意打斷鑽石私梟的活動。」

「是秘密情報員？」

「不過是一名公務員而已。」

「好的。那麼等我們上岸到倫敦以後你打算怎樣處置我呢？把我關起來？」

「是的，禁閉在我的公寓招待客人的房間裏。」

「那還差不多。我會成爲英國女王陛下的臣民像你一樣麼？我倒滿心希望成爲一名臣民的。」

「我希望我們能辦到那一點。」

停了一歇她進一步問，「你結過婚或者和人同居沒有？」

「沒有。我偶爾有過風流韻事。」

「噢，你原來也是喜歡跟女人睡覺的老式男人。那麼幹麼不結婚呢？」

「我琢摩因爲我感覺還是單身比較容易安排生活的緣故。大多數的婚姻並沒有使一男一女相加在一起。而是相尅相減。」

蓋狄芬細細想了想這句話的內涵，最後她說，「這話也許有點道理，但是那也要看你希望相加以後變成怎樣而定。你希望向屬人這方面加呢，還是向非人這方面加。你若打光桿一輩子，就算不得是個完人。」



「你自己呢？」

女的沒想到有此一問。「或者我在向非人這一方面安之若素了。」她簡截答說，「而且你認爲我應該嫁給誰？嫁給曲邪弟嗎？」

「我想有的是小夥子。」

「可是，壓根就沒有，」她有點生氣地說，「或許你覺得我不該跟這一班傢伙同流合污。唔，我琢摩我錯在頭一步跨進了邪門。」她的一腔怒火逐漸熄滅，變成向他乞憐。「傑姆士，人會走錯門路的，我就是一個例子，而且時常是情勢迫成的。」

龐德伸出一支手緊緊握着她的。「狄芬，我懂得。」她撫慰地說，「賴非立告訴過我一些情況。因此我一直不曾詰問你。你也不必追悔了。現在是事過境遷，我們在船上過的是今天。昨天已爲過去。」他改換話題說，「你給我一些實際資料可好，譬如說，你爲何叫狄芬，還有在冠冕大旅館擔任賭檯管理員，個中滋味如何？而且你的牌藝怎麼那樣精靈的？你處理紙牌又乾淨又俐落。你玩得一手好牌，還怕學不會別的技術嗎？」

「多謝你的過獎，」女的諷刺地答說，「我技術乾淨俐落，像甚麼？像划船？至於我爲何叫狄芬，那是因爲我父親知道我是個了頭以後非常難受，他給母親一千塊錢外加一只狄芬美容公司的面粉盒，然後投軍加入了海軍陸戰隊。後來攻打琉璜島時他戰死沙場。於是母親管我叫蓋狄芬，她帶我外出謀生。先是蓄養幾名應召女郎，後來膽子越來越大。也許這種經歷你聽起來不合口

味？」她朝他一半求饒一半辯護地說。

「你不必爲我擔心，」龐德坦然答說，「你又沒有當應召女郎。」

她聳聳肩膀。「後來我們的窩被一夥歹徒打了個稀嘩爛，」講到此次她舉杯一口喝光殘存的馬蒂尼酒。「我只好獨自出去闖生活。做的是一般女孩習以爲常的工作。後來我到雷諾城去謀生。他們那邊有一個賭場管理學校，我簽約加入，拚命的努力學習。不過我主修的是雙骰子，輪盤檯和二十一點。學賭檯管理進賬不算壞。週薪二百塊錢。男人喜歡和女管理員打對臺，女顧客也感覺比較安心一點。她們認爲女管理員對人會慈悲些。大家都是女人嘛。她們怕男管理員吓唬人。不過幹久了就看不出那是找樂子的場所。這差事不如想像中那麽有趣。」

講到這裏她停了一歇再笑着對他說，「現在輪到你說啦。再請我喝一杯酒吧。然後告訴我，可以和你相互相加的是甚麽樣的女人。」

龐德向僕歐要了兩杯酒，點燃一枝香煙然後轉臉告訴她，「我想是和我相愛又會烹飪法國式調味汁的女郎。」

「好傢伙。難道是個只會炒菜和睡覺的老太婆嗎？」

「哦，不是那樣的。女人的固有特點她樣樣都有才行。」龐德注視着她，「金髮，灰色的眸子，一張缺德的嘴巴。完美的身材。此外她還有會講各式各樣的笑話以及懂得衣飾，會玩撲克牌等等。都是女人固有的特點。」



「假如你找到這樣的女人，你會娶她嗎？」

「那倒未必，」龐德答說「說老實話，我差不多已經結過婚了。娶了一個老頭子。姓氏第一個字母是M。如果我打算跟一位女性結婚，我先得跟他辦妥離婚手續才行。可是我還沒有拿定主意先跟他一刀兩斷，再跟她成婚。她會不會指使我在大形的起居室裏忙得團團轉呢？隨着夫婦的名份，一定少不了那些討厭的口角，像「是你做的，還想賴——沒有的事，不是我。」之類。過那種日子我要是不會患上密室禁閉症那才怪哩。我巴不得逃之夭夭，最好公家派我去日本出差。」

「你對子女持怎末個觀點？」

「我們喜歡有幾個。」龐德直截了當地說，「不過要在我退休以後。否則，對子女就不公平。因爲我幹的是一種很冒險的職務。」她瞅瞅酒杯，然後一飲而盡。「蓋狄芬，你的看法如何？」他意欲換一個話題。

「我琢摩每個女人都希望回到家看見客廳桌子上有一頂男人的禮帽，」蓋狄芬若有所感的說，「可惜的是我一直未曾發現男帽底下有一個看得順眼的面貌。如果翻身落進大陰溝，你會感覺到是甚麽滋味。你已經蓬頭垢面，以至於沒有興緻向光天化日張望。我就是用這種心情和史班兄弟們合夥下去的。從來不愁華麗的衣食。也可以存起一些錢。可是在那種團體裏，女孩子絕對物色不到男友。你經常要在房間口貼起「禁止入內」的告示。不過我現在已經過膩了單身生活。你曉得百老滙歌舞班女郎有這樣一句俏皮話嗎？「如果你在你的舊衣筐裏找不到一件男人襯衣，洗

滌這筐衣服才乏味哩。」

龐德給這句話逗得哈哈大笑。「唔，現在好了，你已經脫離陰溝內的苦海，」她一邊說一邊疑慮地問：『可是對於西拉摩爾先生以及加農砲彈花車上的兩間臥房的餐車上的香檳與兩份晚餐，仍有點不能忘情吧…………。』」

沒等他說完話，她的眼珠略微一亮，接着在餐桌旁站起來，大踏步走出了酒吧。

龐德暗暗咒罵自己。他連忙掏出鈔票放在賬單旁邊，匆匆地跟上前去。追到過半個散步甲板，他才趕上她。他大聲說，「蓋狄芬，你聽我把話講清楚。」

她轉過臉來跟他面對面。「你怎末這樣卑賤哩？」說着晶瑩的淚珠在眼睚裏閃耀。「你為甚麼把美好的晚上用那樣一句話一筆抹殺呢？龐德，」她轉身絕情地對着窗戶，一面從手包裏尋找手帕。她抹乾眼淚以後加了一句按語，「你簡直不可理喻。」

龐德伸出手臂摟住她然後稍稍帶緊。「我的寶貝，」他知道惟有依靠實質的愛才能醫好這一場誤會，不過仍要開銷許多唇舌的。「我絕對沒有使你傷心的意思。我的好奇心促使我想了解實情。那天晚上在加農砲彈號上我們渡過一個可怕的晚上，當我看見擺了兩份餐具的餐桌時，心頭的創傷比起以後所受的皮開肉綻有過之無不及。我只想知道實情。」

她將信將疑地抬頭望望他。「你是說——」她一面問，一邊端詳他的面孔，「你已經愛上了我？」



「不要裝成呆頭鵝，」龐德不耐煩地說，「難道你任啥都看不出來麼？」她沒有回答他，只轉頭朝窗外向着那一望無際的藍海瞭望，也留心到有幾只海鷗追隨這艘奇兀的郵輪在船舷左近上下翻飛，等了一會，她問道，「從前你讀過『愛麗斯漫遊奇境記』那本童話沒有？」

「多年以前讀過，」龐德據實以告，奇怪的反詰，「又怎樣呢？」

「我常常複誦其中的一段對話，」她說，「是這樣的：『啊！小鼠，你可知道使我脫離這個淚池的方法？我在這裏遊來遊去已經精疲力倦了。啊，小鼠！』記得有這一段麼？好了，我以為你會指示我脫逃的方法的。沒想到你反而再按倒一把。我怎末不生氣哩。」她瞥了他一眼，「不過我想你不至於故意的使我傷心。」

龐德寧靜地向她的櫻唇出神，然後使勁地接吻一次。她未有熱情的反應，半途丟下了他，不過她的眼睛再度嬉笑盈盈起來。她高高地攙住他的手臂，向通往電梯的敞門走去。「帶我下去，」她說，「我要回房艙重新修飾一下。而且在公共場所拋頭露面以前我必須好好的化一下裝。」她歇了一下湊近他的耳根輕聲說，「龐德，如果你發生興趣的話，告訴你我這半輩子還沒有幹過你所謂的『跟人上床』」她用力拖他臂膀一把粗鹵地說，「現在你也該好好洗個熱水澡了吧？我想這或許是女皇陛下的臣民要求我學習的第一課。你們這班臣民最會標榜浴室裏的文明的。」

龐德先送她回房艙，然後返回自己的。於是先洗了一個鹼水熱澡，接着冲了個冷水淋浴。沐浴既畢他躺在床上回味她說過的某些話，不禁發出會心微笑，同時也想她此時想必也是躺在浴缸

中，望着一排水龍頭出神，心裏盤算英國佬有多癲狂。

房門有人敲門，茶房走進來把一只小茶盤放在桌上。

「那到底是甚麽呀？」龐德問。

「是大廚司送給您嚐嚐的，您哪」茶房恭謹地答完話，鞠躬而退，俏俏帶上房門。

龐德從床上溜下地，走過去檢視茶盤的內容。他不禁暗自好笑。上面放了一小瓶香檳酒，一只小火鍋裏面放着土司，煎牛排，旁邊擺了一盅法國式調味汁。茶盤旁邊有一張小紙條用鉛筆寫着：「這道菜：炸牛排帶法式調味汁係蓋狄芬小姐親手烹調的。我並沒有幫她的忙。」下面簽字處是「廚司白」。

龐德爲自己斟滿一杯香檳，把調味汁重重地塗在牛排上開始徐徐咀嚼。於是他拿起電話聽筒。

「蓋狄芬嗎？」

他聽見對方心滿意足的低聲淺笑。

「我說，你這一道牛排帶法式調味汁做的滿道地嘛……！」

講完他把話筒放回電話機。

## 二十三　一段情



男女相愛如果演進到以下的陶醉境地，就是說在某一公衆場所，像餐廳或者劇院中，男的可以大模大樣以一隻手放在女郎的大腿上，或者女的偷偷伸出一隻手放在對方的手背上並且用力擠捺，這兩種境地意味着兩個人已經到達心心相印，無話不說的地步。那時兩情繾綣，他們互相的默默合情，熱血在體內歡欣吟唱歷久不衰。

已經到了夜晚十一時，在伊莉莎白號郵輪的陽臺餐廳只剩少數客人點綴在各個角落。郵輪在大西洋黝黑的汪洋中緩緩的向前耕耘。在月光照耀下，大海似乎發出輕聲喟嘆。

偎在餐廳靠船尾部份由緋紅燈罩側射下，有一對男女坐在一起。只有從船體的輕微撼動才可以感觸到睡眠中的海洋每隔十二分鐘震動一次掀起的又慢又柔的浪花。

侍者送來賬單，他們勉强暫時分開兩隻手。好了，現在有得是時間談情說愛，暫時無須乎相互作口頭上的保證，所以在侍者拉開餐桌時，蓋狄芬嬌笑盈盈地站起身來陪龐德向門口走去。

他們走向通往漫步甲板的電梯間。蓋狄芬意猶未盡地說，「傑姆士，現在我有一個主意。我想再喝摻薄荷糖和奶油的熱咖啡，刺激一下。我早就耳聞這種大郵船上按賽馬賭法舉行的『航程預測賽會』。何不乘機撈上一票呢？你覺得如何？」

「好的一切悉聲尊便。」他摟她更緊一些，慢慢沿休息廳踱過去，又穿過洋琴師正在初試樂器的舞廳接待室。「但是不要逼我買下一張號頭。這玩意是純粹的聚賭。抽頭百分之五作爲慈善會基金。中獎機會恐怕比拉斯維咯斯好不了多少。不過如果碰上一個精於主持拍賣賽會的人，倒

也滿有樂趣。而且他們告訴我搭乘這條船的大闊老有得是。」

吸煙室內人幾乎已經走光了。他們在空曠的一端擇了一張桌子。在另一端侍者領班正在一張長桌上張羅着擧辦『拍賣航程號頭會』的一應雜務。裝了各種航程號的盒子，主持人裁定售出用的木槌，還有一玻璃瓶冷水。

他們就擇定的桌子入座時，前面的椅子桌子很多空着。蓋狄芬在行的說，「對上座奇慘的劇場演出，舞臺從業員管它叫，『替單薄的房間作點綴工作』」。可是在龐德向侍者要咖啡那當兒，通往電影院的側門倏地敞開，客人蜂湧而至，不久吸煙室就容納了一百多位的樣子。

主持拍賣號碼會場的是一位大腹便便、有說有笑的英國中部生意人。他身穿晚禮服，襟上插了一朶紅色康乃馨。當他站定在長桌後面時，首先籲請客人靜一靜，然後宣稱船長預測今後二十四小時內本船的航行距離在七二〇哩與七三九哩之間。因此凡屬低於七二〇哩的數字謂之「低場」。凡屬超過七三九哩的數字謂之『高場』。開場白以後他接着說，「好了，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現在我們大家來努力，看看能否打破本船航程預測賽的最高獎金記錄，那就是二千四百鎊。」（室內掀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一位茶房把那只方盒捧到在座當中最富裕的女客的面前，然後由她從盒內抽出的一張紙頭遞交給主持人。

「現在，各位女士、先生們，我們有了一個很適於開標的號頭。是七三八。這號頭很接近船



長預測的最高限度。既然今晚我們有許多位陌生面孔在場（笑聲，）我相信我們一致同意今晚海面上十分的風平浪靜。女士、先生們，我們對七三八號頭如何之處?我來開個價錢——五十鎊可有人要?那位先生願五十鎊買下這個幸運號頭?您那邊說二十，對麽?唔，我們總算有了一個基本數目。有添一點的沒有……那位說二十五，好，謝謝，那邊的太太。好的，那邊說，三十，四十。茶房你給我招呼一下。我的朋友羅布萊開口加到四十五。謝謝你，查理。有沒有哪位給七三八號加一點的。五十。謝謝你夫人，好了，我們現在又重頭來說。（笑聲。）有那位比五十鎊多出一點?沒人願意試?一個近乎「高場」的號頭。寧靜的海。五十鎊。有那人出五十五麽?那麽五十鎊就要脫手了嗎，我來試試。一——二」於是三字沒有出口，他用槌砰地一聲打在桌上，一擧敲定。

「謝天謝地，這個主持人還不壞，」龐德對女友解釋說，「那是個不壞的號頭，價錢也公道。如果天氣保持這樣而且沒有人投海。今晚買高場的人一定多，說不定要超出『一大包』。人人推測這種天氣郵船二十四小時內一定航行七三九哩以上。」

「你所謂『一大包』是甚麽意思?」蓋狄芬因莫名其妙而問。

「一包意思是二百鎊，或者更多。我推斷普通一個號頭要出一百鎊才標得到手。第一個號頭，因爲觀衆尙不够熱絡，總是便宜些。參加這種賭賽，最高明的玩法就是買第一個號頭。」

龐德剛剛發表了他的高見，第二個號頭已被主持人一種槌敲定，以九十鎊的代價賣給一位情

緒激動的漂亮女郎，顯而易見由身旁那位頭髮斑白，皮膚白晰的老紳士替她出錢。

「傑姆士，來嘛，替我買一個碼頭，」蓋狄芬躍躍欲試地說，「你對待女朋友不够交情。瞧瞧人家的榜樣。」

「他已經年逾花甲，」龐德辯白說，「男人過了不惑之年，就對女色不生興趣，那時他的嗜好不外大把花鈔票或者講故事。兩者之間以講故事比較難纏些。」說到此處他笑瞇瞇瞅住她的眼珠。「話說回來，我還沒有到四十歲——不惑之年哩。」

「不要狡辯，」蓋狄芬不以爲然地說，一面注視他的嘴唇。「我常聽人說，上了年紀的男人是好情侶而且我看你不像是守財奴。或許臣民在郵船上公然聚賭於法不合吧…………」

「郵船離岸三哩就算航行在公海上，便百無禁忌了。」龐德解釋說，「縱然如此，船公司也會非常謹愼的監理這一類活動的。我唸給你聽，「他從桌面上檢起一張橘黃色卡紙。「『郵船航程預測賽會簡章』，他宣讀其中的規定，「…………爲免誤會計，應將船公司對上述賽會之立場重新予以澄清。本公司無意使休息廳管事或其他工作人員積極參與航程預測會之事務。」龐德眼皮向上一掀。「你瞧，他說，「他們是觀棋」不語眞君子。你看怎樣規定的，『船公司建議應由乘客公推代表組成一委員會並監督賽會之細節事項。在公餘之暇，並於受到聘請時，休息廳管事得應邀出任委員會之助手主持拍賣號頭事務。』相當的狡猾。照顧嬰孩者是委員會，有問題由他們負責。再聽底下有麻煩的地方。」他接着往下唸，「『本公司特別籲請賽會方面不得觸犯



國家有關持有外幣及英鎊支票進入國境之最高限額。」

龐德放下卡紙，「還有其他種種規章。」讀到此地他向蓋小姐笑着說，「假如我爲你買下剛才那張號頭。中了獎，你贏得二千鎊，包括許多美鈔，鎊紙和支票——如果支票沒有問題，其實不免有問題——你想要花用那一筆錢，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把這些鈔票支票塞在吊襪帶裏走私入口。於是我們又重回老本行，這一次由我陪你一齊冒險。」

蓋狄芬仍然不死心。她故意損他說，「我聽人說過一個故事。某一幫匪當中有個懂得所有賭場底細的老壞蛋，名叫阿布德巴。專門精通算賽馬的贏家比率，定號頭的百分比，做一切動腦筋的活計。人們管他叫老妖怪。從你引經據典不打算爲朋友花錢的行徑看來，你恐怕是第二號老妖怪。好吧，」她認輸地聳聳肩膀說，「爲女朋友再叫一杯酒該不致拒絕吧？」

龐德向侍者招手。等侍者銜命走開以後，女的湊近來向他耳鬢廝磨地輕聲說，「其實我已不預備再喝了。你替我喝吧。我希望今晚像星期日夜晚一樣的淸醒。」她然後恢復正襟危坐姿態。「我們看看，現在又搞的甚麽名堂，」她不耐煩地說，「我想看一些熱鬧的場面。」

「馬上有得瞧，」龐德撫慰說。主持人提高嗓門，室內看客們屏息等待。「現在，女士與先生們，」主席以動人的語句說，「我們提出一個價値連城的問題。哪位先生願意出價一百鎊，就航行屬於『遠程』或『近程』兩者間作一抉擇？相信各位都明瞭這個問題的用意。鑑於今晚外面風平浪靜的天候，我想今晚深得人望的選擇可能是「遠程（一陣笑聲）。那麽我請哪一位出價一

百鎊買遠程或者近程呢?謝謝你，這位先生。好，一百一十，一百二十，一百三十。謝謝你，夫人。」

「一百五十鎊!」離龐德桌位不遠處發出的一個男聲。

「一百六十鎊。」這次是女聲。

那個男人單調地叫了一聲一百七十鎊。

「一百八十」另外的人插了一嘴。

「兩百鎊。」

聽到這個嗓門，龐德不禁回頭張望是誰出的價錢。

是個大塊頭。小而圓的頭上長着一雙冷峻而渺小的鼠眼。當時他正抬起雙目鏡聚精會神地眺視主持人的長桌。那人的頭雖小，却長了一個扁而肥的頸項。黑色髮束的根部汗水直流。他取下雙目鏡，將手掏出一塊手帕在臉上以圓運動抹去汗漬，然後從左頰轉到頸後再由右手接過來完成環繞頭部一匝，到沁汗的鼻尖才停止。有人哄抬價錢：「兩百一十鎊。」

大塊頭收斂起下巴以穩健的美國腔叫道：「二百二十鎊。」那聲音似乎在龐德的腦海裏敲響了某一記憶之鍵。怎麼回事?他注視那大塊的外貌，在腦海的記憶檔中翻箱倒櫃，尋找似會相識的徵候。臉孔，語氣?英國佬還是美國人?

他得不到肯定的結果，退而求其次，改爲留意同桌的男子。有一種說不出似會相識的迫切感



觸。奇特的年輕模樣，頭頂上是少年白的白髮。淺淺的棕色眸子，周圍是長長的睫毛。頗爲好看的臉模，却被生在寬而薄的嘴巴上面的大鼻子破壞無遺。年輕人此時正裂嘴而笑，好像敞口的信箱。

「兩百五十鎊。」大塊頭機械地繼續增値。

龐德轉過臉來向蓋狄芬查詢，「以前遇見過那兩位仁兄沒有?」她注意到他眼角流露出焦慮的魚尾紋。

「沒有呀，」她斬釘截鐵一口回絕，「從來沒見過。可能是受僱於衣飾行的活動身服架。理由何在。他們甚麼地方引起你的疑心?」

龐德又朝那兩個人偷窺一次。「沒有，」他猶疑不決地漫應說，「沒有，我想沒有甚麼可疑的。」

一陣熱烈掌聲以後主持人眉開眼笑輕輕敲拍桌面說，「女士與先生們，這一次的標售眞叫熱鬧。那位穿緋紅色漂亮夜服的太太出價三百鎊，」(許多看客轉過臉伸長頸子張望，龐德會意到人們互相探聽：「她是誰?」然後他轉臉對大塊頭的檯面問道，「先生，我給您加到三百二十鎊如何?」

「三百五十鎊。」大塊頭回答說。

「四百鎊。」穿緋紅色夜禮服的太太尖聲叫道。

「五百鎊。」是一種冷漠無情而且走腔的吼聲。

着緋色禮服的太太跟她的護花使者翻臉吵起嘴來。那位男士動了肝火，對主持人望望，搖搖頭表示退出戰場。

「還有比五百鎊更大的價錢沒有？」主持人探問觀衆。他知道這是從休息室中哄抬出來的最高標價。「我們等一等，等二等，」木槌砰地一聲，「好的，賣給那邊的一位先生，我認為大家值得鼓掌恭賀他一次。」他領頭拍掌，看客們捧場地隨和掀起一陣掌聲，雖然他們心眼裏寧願由緋色禮服的女士得標。

大塊頭從座椅裏略微站起來欠欠身，然後又恢復原狀，臉上絲毫沒有對大家鼓掌表示領情的樣子。而後他以目光注視主持人。

「現在讓我們按規矩請教這位先生一下。您願意要那一程（引起觀衆的笑聲），您準備挑選遠程還是近程？」主持人的語調有點滑稽。本來嘛，這是個廢話。

「近程。」

人羣擁擠的休息室突然變為鴉雀無聲。隨即掀起一陣嘈雜的人聲。起初那是毫無疑義的問題。在風平浪靜的情況下，那人一定買遠程。伊莉莎白號郵輪目前最少以每小時三十浬的速度航進。他偏偏買近程。莫非他事先知道甚麼機密？難道他已賄賂了艦橋上的船員？或者他知道不久郵船將遭遇一個大風暴？要麼主機的大軸某一個軸承發生超溫的現象？



主持人輕輕敲拍桌面請求大家肅靜。不放心地再問一聲，「我再請教您一聲，您是說要買近程嗎？」

「是呀。」

主持人又砰砰地拍了兩下，「女士與先生們，那樣的話我們現在繼續標售買『遠程』的價錢，夫人。」他轉臉沖緋色禮服的太太略微鞠躬如儀；「請您給遠程開一個價錢可好？」

龐德轉臉對蓋狄芬說，「這倒有點古怪，非常的古怪哩。在目前海不揚波的情況下，」他聳聳肩胛批評說，「唯一的解釋是他們肚子裏有鬼，曉得會出甚麼事情。」誰管他是甚麼一樁事。「一定有人告訴他們要出事。」他轉身朝那位仁兄輕描淡寫地看了一眼，然後再回過頭說，「他們似乎在注意我們兩個人哩。」

蓋狄芬掠過龐德的肩頭朝前方留神。「現在他們不再注意你我了，」她報告說，「你揣測這兩個人一定不幹好事。白頭少年看來有點笨手笨脚的。大胖子有時吮吸他的大拇指。他們神經兮兮的。我想他們清楚做的甚麼事。他們相互間好像拍發了一次無線電。」

「吮吸大拇指？」龐德問道。他用手指攏一下頭髮，一面向回憶的檔案室茫然進行搜索。

假如她容許他沿既定的方向多多思索一會兒，也許他就想起來了。可是當時的情況是，她用手壓在他的手上，一面倒在他身上，髮束輕輕拂弄龐德的面頰。她眼睛突然發出熱烈的慾望，嘴裏撒嬌地說，「我在這地方躭膩了。帶我到別處去吧。」

他們中止交談，離開嘈雜的休息室走向樓梯口。在返回房艙的途中，龐德伸出一隻手摟住女的纖腰，而她的頭依偎在他的肩上。

他們先走到蓋狄芬房艙門口，可是她沒有回房的意思，而是拖着男的沿吱吱響的走廊繼續往下走。她向男的耳根輕聲說，「我要在你的房裏——。」

龐德沒有吭聲，直到他們兩人進入房艙關上門在那間全然屬於自己的小天地的中央緊緊摟抱着，他才溫柔地叫了一聲，「寶貝。」然後用手把她的髮束向後一拉，甜蜜地接吻一次。

歇了一會以後他騰出另一隻手伸到女的背後拉開她衣裳上的拉鍊。女的在原地脫去衣服，催促說，「親愛的，我現在要分享你給與別的女人的一切。快來吧。」於是龐德彎着腰，以一隻手臂托住她的大腿根，就把女的抱起來，然後將她輕輕地放在地毯上。

## 二十四　死亡才是永恆的

在被電話鈴吵醒以前，龐德清楚記得的事只是蓋狄芬在床上壓着他熱烈地跟他接吻並且關切的說，「我的寶貝，不要側向左邊睡覺，那樣對心臟的功能會有妨害的。請你轉過來睡。」於是他唯命是從地翻了一個身，艙房的門嗒地一聲關上了。他不久又進入夢鄉，把她的聲音，海洋的嘆息，以及郵船輕微的傾側統統揉合在溫順的黑暗裏。



其後電話鈴聲大作，固執地響徹這間黝黑的房艙，龐德嘴裏詛咒着拿起聽筒，聽見一個聲音說，「先生，吵醒好夢，眞是對不起。這裏是電訊室。我們剛剛收到一份發給你的明碼電報，報頭用明語注明『最速件』字樣。要我替你唸出來呢？還是給您送下來？」

「你給我送下來吧，」龐德吩咐說，「謝啦。」

現在又見他那一門子的鬼？他隨手擰亮電燈，從床上下地，搖搖頭使腦筋醒過來匆匆走向浴室時，所有兩情繾綣的熱絡回憶統統一掃而光。

他讓蓮蓬頭大大開着，水柱足足沖了一分多鐘，再擦乾身體從地上拾起襯衣和長褲匆匆地着好了裝。

有人敲敲房門。他接過電報，靠近桌旁坐下來，然後點燃一枝香煙，審愼地開始閱讀電文。等字母一組組地形成字體時，他的眼睛漸漸瞇成一條線，頭皮也開始暗暗作痛。

那一封由特勤局參謀長發來的急電是這樣的：

「㈠經秘密搜查鑽石之家賽經理辦公桌，發現由伊莉莎白號發出一電致ABC，署名溫某，報稱查明汝及蓋氏均在船上，請示如何行動。由ABC回復溫某電稿中指示消滅蓋氏，報酬兩萬美元。㈡吾人相信ABC即賽經理之匿名，賽佛斯之法文姓名按次序取其簡字即與ABC，相近。㈢可能已獲悉警方搜查在即賽某昨已飛赴巴黎。據國際刑警總署查告，此人現已抵北非達卡爾。此項情報與吾人所疑鑽石走私團起源賽拉龍礦場越界運至法屬幾尼亞之常測不謀而合。刻已密

請當局嚴密監視賽拉龍某外國牙醫師之行動。㊃空軍在波士孔基地備妥坎伯拉噴射轟炸機一架汝明晚抵達後即搭機飛往賽拉龍。參謀長。」

龐德有一歇工夫僵直地凍坐在椅子上。原來史班幫派了兇手潛在伊莉莎白船上，是個姓溫的。

他一把攫住電話聽筒：「請接蓋小姐的房艙。」

他可以聽見她床邊的電話機咯咯一響，然後響了一次。兩次。三次。再等一次沒有回音，他連忙放回聽筒，馬上開門順走廊向她的房艙撒鴨子跑去。打開門，闃無一人。床上整整齊齊的，沒有人睡過。電燈亮着。她的一隻輕便行李包丟在門邊地毯上，裏面的睡衣和零星什物撒在地上。想必她剛剛回來。有人預先藏在門後。或者她被人一棒打暈過去。然後呢？

艙孔依舊牢牢地關着。他向浴室中張望。也沒見人。

龐德站在房艙的中央，好像被人澆了一頭冰水。假如他是刼持蓋狄芬的兇手，自己將如何行動呢？在殺人滅口以前他一定先要詰詢她一次。查出她知道甚麼，洩漏了甚麼以及這個姓龐的到底是誰。先給她帶到自己房艙，可以不受別人的干擾，如若半路上碰到人，只消眨眨眼皮，搖搖頭說，「今晚香檳喝得太多了。不必勞駕，我可以辦得了。」但是他的房艙在那裏？去了好久呢？

龐德匆匆順過道往回頭跑，一壁看看錶。下半夜三點鐘正。沒有遇到一個人。她離開自己房



艙大約是兩點多鐘，該不該報告艦長，發出警告呢？那樣需要一番解釋事態的唇舌，而且也會引起疑竇和躭擱。「親愛的先生，這種事不大可能的……。」於是試着安慰他，「自然，我們會盡力而爲的，先生……。」警衞長的眼睛滴溜溜打轉，他也許猜想這多半是喝醉了酒或者小兩口拌了嘴。甚至他疑慮會不會是延緩郵船航速藉以贏得『近程』賭賽的詭計。

近程。有人失蹤，可能落海了，船速因而緩慢下來。

龐德拿定主意去尋找乘客名單。溫先生，這不是麽，A四十九號房艙。正好住在龐德低一層的房間。突然間龐德腦筋裏的記憶鼓像計算機似的靈活運作起來。溫特•溫弟與吉弟。帶着面罩去頂上泥漿浴室整過騎師貝延格的，不是他們嗎？他連忙再複核乘客名單一次。A四十九號，不錯，還有位吉里智。從倫敦飛紐約的英航公司王冠號班機上不也是見過一個大塊頭和一位白頭少年麽。公事皮包上的皮籤上註字：「本人之血液屬F組。」那傢伙就是暗地裏監視蓋狄芬的人。後來賴菲立也曾對他描述過這兩個天雷打手。「他的外號叫溫弟，或者瘟弟。他最討厭出外旅行。總有一天他會後悔未曾請外科醫生燒掉那姆指上的骨節瘤的。」他記得清楚那個生了通紅瘤節的姆指，扳住左輪撞針機柄的姿態，底下在木匣中躺着戰戰兢兢的貝騎師。後來也聽蓋狄芬說過，「那個大塊頭在吮吸姆指。」又想到在休息室航行推測賽會中那兩個傢伙利用預先安排的命案來博取額外收穫。假如船上守衞發現出事，就告密女客落海。郵輪停車，在原地打圈圈搜尋。於是貢獻額外的三千鎊獎金給兇手。

一點不錯，從底特律城來的溫弟與吉弟。

龐德腦海中回憶着一幕幕的鏡頭，有若歷歷如繪的新聞影片。他一面向周圍搜索，一面武裝自己，打開小公事包從一個隱匿的口袋中取出手槍的滅音槍管罩。然後自動地從五斗櫃底下掏出白萊大手槍，檢視彈篋，再把滅音槍管罩旋緊在槍口螺帽上。他決定相機行事，估計可能的對策。

他找出放在船票一起的客艙平面圖。他一面穿短襪，一面研究各處房艙的分佈圖。A四十九號正好位於這間房艙的底下一層。能否一槍射斷那間房艙的門鎖，在兩名兇手來得及反抗以前制服他們？這個主意極少可能。他們多半鎖上門而且下了閂。如若講明蓋狄芬目下受到的威脅，能否說通管事人員開門經過其他房艙，在「對不起，打擾你」聲中，在客人們瞪眼問「這是怎末回事」聲中，由側門走進A四十九號呢？

龐德把手槍塞在褲腰帶裏，打開艙孔的橫拴。他用單槓舉腿上的姿態使肩部通過洞口，發現還有一寸多的富裕。他伸頭向下面張望。下面有兩個燈光微弱的圓孔。有多遠呢？八呎或者九呎的樣子。外面仍是寧靜的夜。沒有風浪，房艙又是在郵船陰暗的一邊。指揮艦橋上會不會發現他？下面房艙的兩只圓艙孔會不會有一個沒有下拴？

龐德鬆手返回原地。他把白床單一撕爲二，打死結連在一起，這一定够牢靠。如果他奮鬬成功，他將取回A四十九號的白床單讓那邊的茶房把損失掛在溫弟的帳上。



如果他失敗，還有甚麽好講哩。

龐德把床單結成繩索的代用品，使勁扯扯。沒有問題。他把一端拴牢在艙孔的鉸鏈上，順便瞄了一下手錶，從他接讀電報，才過了十二分鐘。出事是否很久了呢？他咬緊牙關，把床單拋下去然後頭先脚後爬出艙孔。

不要亂想。不要往底下看。不要朝上頭看。不要滴咕死結，會吃得住的。只要一把又一把的倒手，隱隱往下攀。

夜風輕輕拂來拖着他朝黑色的鐵鉚釘碰撞。遠遠傳來下方海濤的澎湃聲。在頂上桅桿間的張索噓嗦作響。更高的天際星斗將環繞大郵船兩隻主桅徐徐移動。

不要胡想。不要想這艘大郵輪，不要想饑餓的海洋，不要想會斬斷你的身體的四葉螺旋槳，你只當自己是從蘋菓樹上往下爬的頑童，朝下方果園草地往回竄，又方便，又安全。

龐德暫停思索，注意力集中在兩隻手上。他覺出足踝碰到粗糙的塗料，足尖往下摸索尋找艙孔的邊緣，靈敏得有如昆蟲的觸鬚。

碰到了。他感覺右足尖接觸到突出的凸緣。他必須停下來，耐性地讓脚尖繼續試探——找到厚玻璃窗，黃銅門扳開在一邊的圓艙孔，腿部觸及窗幔，幔幃已經扯好。他現在能够繼續往下闖。困難階段即將克服。

於是往下滑了兩臂的距離，他的臉部已與房艙看齊。他可以用一隻手臂抓住艙孔的凸緣，分

擡白床單所承受的部份力量，同時也可以使另一隻手臂稍稍喘息一下。然後使兩臂的伸張整個消失，一面儲備穿過艙孔的一股竄力，一面準備最後朝下方打一個虎跳，那時右手放在腰際，緊緊握住槍柄。

他凝神諦聽，注意那略微悠盪的帷幔，試着忘記自己像一隻曾經爬了半個郵船的蒼蠅，試着不要理會下方的洶湧波濤，試着使自己的肺臟暫停呼吸，心臟暫停跳動。

房艙傳出囁嚅的交談聲。一個男人吐出幾個字，接下去一個女性哭泣地答說，「沒有」沉默了一會，聽見一個沉重的摑掌聲，清脆得有如手槍射擊的聲音，龐德因爲這意外的掌擊在艙孔裏打了一個轉身，身子不由分說向室內傾倒，好像有根繩索往下拉曳似的。他決心從艙孔往下躍。縱然如此，當他越過三呎直徑的玻窗框架時，他心裏仍在惦念不知要碰上甚麽。他左手抬在額前保護頭部，右手放在腰帶的槍柄上。

他先掉在一堆衣箱上，然後順勢翻了一個觔斗，在越過半間屋子的距離以後他囘復兩脚蹲在地上的姿態。此時他是低低的蹲着，右手握槍對準目標，手骨節因爲過度使勁而發白，嘴唇也因用力緊促露出一道白圈。

從照準星看出去，兩隻鼠眼在忽左忽右的睥睨。這把魯鈍，漆黑的白萊大手槍剛好挺在兩個男人的半中央。

「好哇」龐德吆喝一聲，慢慢囘復直立的姿式。這等於宣告一項事實。他已掌握對方的命運



。挺直的槍口表明這一無法爭抗的勢態。

「誰派你來的?」大塊頭納悶地問「戲文裏沒有這一場呀。」他的語調中摻着將信將疑成份也並無痛苦，甚至連驚詫的成份也不够多。

「是來湊一個喝酒的角色麽?」

大塊頭當時穿着帶按鈕的短袖襯衣，坐在穿衣鏡旁的櫈子上，濕兮兮的臉龐上露出一雙小鼠眼睛。蓋狄芬坐在一隻皮質地圓矮櫈上，離大塊頭不遠。她的上身已被剝光，只穿一條肉色牛仔褲。她的雙膝被大塊頭的大腿緊緊地壓着。因挨了巴掌而白裏帶紅的臉部此時轉過來和龐德打了一個照面。她的眼神好似發狂的野獸向他注視，她的兩片嘴唇不敢相信地自動張開。

少年白的青年本來躺在一張床上休息的。現在撑起一隻手腕，另一隻手舉了一半，正待向掖下的槍吊帶裏抽槍。那人望着龐德出神，兩片嘴唇裂開好像信箱縫似的。從笑着的嘴裏甞出一根牙籤，猶如毒蛇口中伸出的舌頭。

龐德把手槍放在中央位置，兩個人都在他的掌握中。他用繃緊而低沉的聲音發出指示。「狄芬，」他迂緩而確鑿地說，「採取跪姿，慢慢離開那個人。頭不要抬。先到屋子中央來。」

他沒有注視她的動作，目光依然盯瞄着坐在櫈子上和躺在床上的兩個男人。現在女的已經逸出射擊界以外。

「傑姆士，我好了。」是一個充滿興奮與希望的聲音。

「站起來，照直走進浴室。關上門。鑽進澡盆，躺下去。」

他的眼光朝她斜睨，看看她是否按吩咐行動。她已經站立起來。他看見她那白嫩的脊樑上有一個通紅的手掌印。後來她服從命令走進浴室。他聽見浴室的門咯嗒一聲關上。

她不再受流彈橫飛的威脅。同時她也不會眼見即將發生的搏鬪。

兩個男子相距約五碼之遙。龐德揣摩着，如果對手之中有一個射擊高手，他可能會吃癟。一個人需要同時制壓兩個人，縱然以迅雷手段殺死其中的一個，也阻止不了第二個人掏槍抵抗。雖然他沒有開槍，目前他却保持上風。只等他爲射第一粒子彈，主客的局勢可能就發生變動。

「四十八——六十五——八十六。」大塊頭嘴頭唸出一串數目字。可能他們之間利用五十多種美式足球的數字排列做爲黑話的密碼，已經練得頗爲熟諳。同時他朝地面蹲伏，一隻手敏捷地伸向褲腰帶。

躺在床上的白頭少年一個大翻身使兩腿遠離龐德。他的新姿態是以較少的面對面姿式迎着他，俾可減小中彈面積。胸前的一隻手臂悄悄抬起。

「篤——」龐德的白萊大發出一聲輕響。白髮的頂端應聲出現一個藍色的槍眼。

「叭」—白頭少年雖然飲彈身亡臨終前發出的子彈仍然朝床底下打了一響。

蹲在地上的大胖子驚訝地大叫一聲。他目不轉睛地盯住那隻黑黑傢伙，生怕它隨時朝他身上開火。胖子的槍還沒有就位，剛剛在龐德的腿部和背後的白色房艙構架之間無目的比劃。



「甩掉槍。」

胖子唯命是從把手槍朝地毯上一丟，發出輕微的剉音。

「站起來。」

大胖子連爬帶滾站了起來，兩眼瞪住龐德的眼睛，有若結核病人雙手捧着手帕，恐怖地向上頭張望。

「給我坐下來。」

龐德像一頭倨傲的貓繼續保持警戒，投降者的目光似乎發出安心的一瞥?大胖子慢吞吞向回轉，他把兩手高高伸在頭頂上，雖然龐德並沒有要求他這樣做。他往回走兩步到椅子旁邊，再慢吞吞轉回頭好像要坐下來。

他直立着面對龐德，兩臂自然地向身邊下垂。兩手也自由自在向後甩，不過右手較左手略爲甩得大一點。在甩到末端時右手突然僵挺起來從指尖擲出一把甩刀，猶如一道白色的火苗。

「篤。」

白萊大子彈和甩刀在半路碰了一個正着，發出輕微的撞擊聲，兩個人不約而同向旁邊迴避。不同之點，大胖子的眼球由向旁轉改爲向外翻白眼。接着他往後傾倒，一隻手抓緊胸口。而龐德這邊僅是毫不在乎的瞧着襯衣上逐漸擴大的血漬，而且看着微微顫動的刀柄。

坐椅由於承受不住大胖子偌大體重而迸裂，發出一陣噪音。然後地板上接着也響起一陣隆隆

聲。

龐德稍微瞧了一眼，然後轉臉面向玻窗敞開的艙孔。他背朝着室內，向柔弱拂動的窗幃默默注視良久。又深深吸了幾口凉氣，並且仔細凝聽從艙孔傳入的海濤澎湃聲，如此良辰海景仍然有他和蓋狄芬的份，而另外兩個槍手已經不屬於這個世界了。他的身體和亢奮的神經過了頗長一段時間才慢慢鬆弛下來。

其後他自己從襯衣衣襟上拔出了甩刀。他沒有多看一眼，只顧一手挪開窗幔，一手用力一丢，把甩刀送入黝黑的大海。再後依舊向大海眺望。他按好手槍的保險把槍柄往腰際的褲帶裏一別。此時他感覺右臂突然間沉重起來猛如充灌了鉛質似的笨重。

他倔强地轉身面對房艙內搗得七零八落的現場。他細心地思索了好一會，下意識地使兩隻手掌抹拭着褲管。而後他繞道走到浴室門外倦乏地輕聲招呼，「狄芬，是我。」於是他擰開房門。

她沒有聽見方才頭一聲呼喊。當時她低低地躺在浴缸底部，兩手覆着耳朵，直到他把她從池底扶起來擁進懷抱，她仍然不相信危機已成過去。她緊緊偎依着他，慢慢地用兩隻手臂從他的兩頰一直摸到他的胸膛，這才使她放下一顆心，認定不是在作夢。

當她觸及他帶傷的肋骨時，他朝一邊讓了一下。她連忙脫身，從旁邊注視他的面部再依次注視染在她手指上和他襯衣上的殷紅血跡。

「哎呀，我的天，你受了傷。」她驚詫地叫了一聲就把適才夢魘般的幻景忘得乾淨。她替他



脫掉襯衣，用肥皂和清水洗清傷口，再找到死者的保險剃刀刀片，割了幾條乾毛巾條給他攔腰綁紮停當。

龐德從室內地板上拾回她的衣服交給她穿，並且吩咐她仍舊躭在浴室裏，等叫她時再出來。因爲他需要把現場整備好，設法擦拭曾經留下她指紋的每一樣東西。

她只睜大晶亮的眼睛站在那裏，也不提出疑問。甚至龐德吻着她香唇的時候她依然沒有說話。

龐德朝她留下一個慰藉的笑容，然後走出浴室，隨手關上房門。他開始整備現場，在採取一個措施以前總要深思竭慮好一會，一切以郵船在南桑普敦攏岸警方探長偵察時的着眼和想法爲依歸。

首先她脫掉身上血跡斑斑的襯衣，包了一只煙灰缸壓沉量以後便走向艙孔把襯衣遠遠地丢下海去。兩個男人的宴會便服整齊地掛在門後。而從胸襟衣袋裏取下手帕來，裹在手上在衣櫥五斗櫃的抽屜中依次尋覓，終於找到白頭少年自用的白襯衣。他於是穿上一件襯衣，站在室內大大地動了一番腦筋。他撅起嘴用力挪動大胖子使他成爲坐姿。然後脫去他的襯衣，拿到艙口邊，掏出白萊大手槍對着胸口上的小槍孔再放了一槍。現在襯衣上槍孔的四圍添了火藥薰煙，看來有如自殺的徵象。他再把襯衣給大胖子穿好，仔細地擦拭好白萊大，故意把死者右手指捺在槍柄上許多次，最後把槍塞在他的手掌中，使食指穿過扳機的扳鈎。

他在室內略作休憩，然後取下吉弟的上衣給死人穿上，把他拖到艙孔下端，汗流浹背地揹起死屍把它從洞孔裏拋出去讓它下了大海。

龐德把艙孔邊緣的手印仔細拭擦掉，藉喘氣的機會向這個小屋子周圍打量一番，於是走近旁邊的小方桌，把桌子一掀使桌上的撲克牌撒滿了一地。又把大胖子的褲帶中的鈔票掏出來混撒在紙牌當中。

這樣一佈置，案情似已呼之欲出。只賸下吉弟射進床舖中的一顆子彈沒法解釋，不過那也可以說是搏鬥中射出的流彈。白萊大槍一共射出三粒子彈，地上有三顆彈殼。其中兩發已射入吉弟身上，它已落入大西洋葬身魚腹。現在他可以把床上兩條白床單偷走。這一點損失可能無法獲得解釋。檢方或者以爲溫弟用床單裹好吉弟的屍體。把它掉下海的。溫弟事後又追悔莫及，爲鬬紙牌誤殺夥友，怎末交待呢，於是他擧槍自戕。

龐德揣磨在警員沒有上船堪查現場以前，不會有漏洞的，可是那時他和蓋狄芬早已離開郵船揚長而去。警方在現場找到的唯一證據便是龐德的白萊大手槍，像特勤局分發外勤人員佩用的所有槍枝一樣，上面並無製造序號。

他整備停當嘆了一口氣，再聳聳肩膀。取回床單，使蓋狄芬在不爲人知的情況下返回自己的房艙，把吊在艙孔外的床單割斷連同多餘的白萊大子彈夾和槍背帶拋下海。然後和她的嬌軀糾纏在一塊痛痛快快睡一大覺，睡個一輩子。



一輩子？當龐德慢慢地橫過房艙走向浴室時，他看見躺在地上的仁兄朝他翻白眼。那人的血液屬於F組，他翻着白眼，好像說，「先生，四大皆空。只有死亡是一輩子的事。世上沒有永恒的事，只有你幹掉我是永恒的事。」

## 二十五　走私路斷

那一天很熱，人們身上粘兮兮的。藏在霸王荊棘樹蔭底下的那個人等得有點不耐煩了。這大約是最後一次會合。這一點應無疑義。他們應該找到接替的人。當然他不會跟他們鬧翻的。他把自己的苦衷說出來，何以不能再合作下去了，大家好聚好散。新來的牙醫師助手，似乎是一竅不通的外行。他想這小子多半是個間諜——眼睛東張西望的，留着兩撇焦黃色小鬍子，手裏老是拿着一只煙斗，指甲淸淸爽爽的。難道說同事當中有誰給官方逮捕了嗎？是否其中的一位已經向警方吐露了實情？

那位走私客挪動一下坐姿。那架飛機還不來，飛到哪兒去了？他用手心抓了一把塵土朝地上螞蟻的密集縱隊投了過去，蟻羣的先頭部隊猶豫一下向運輸路的兩側疏散，後續部隊仍然源源而來。工蟻開始忙亂地挖掘土方，搬運土方，不久螞蟻縱隊的運輸線上就停止運輸作業。

那人脫下皮鞋，用力以鞋底拍打運輸中的螞蟻縱列。蟻行再次引起紛亂。不久螞蟻越過陣亡

的同僚，繼續維持那一條黝黑的縱隊。

那人用非洲話咒罵一聲，然後穿上了皮鞋。黑雜種。他要狠狠地整它們一下。他站起身，一只手臂扶着樹幹，他用大皮鞋一路朝月光下的黑色蟻隊不停的踐踏，這一回夠他們受的了吧。後來他暫時忘却對黑蟻的憎惡，伸頭向北方靜聽。可來了啦，他連忙返回灌木樹下，從工具包中掏出四只手電筒和一口袋的原料鑽石。

一哩以外，架設在矮樹叢中的測音器的大鐵耳朵已經停止偵測工作，本來不斷向卡車旁邊三個人報出射程的操作手，現在肯定的說，「斜射程三十哩。速度一二〇，高度九百。」

龐德俯首看看手錶。「他們似乎以陰曆十五的半夜作爲會合的預定時間。」他說，「而現在已經遲到了十分鐘。」

「就像這樣安排的，您哪，」站在身旁的費鎮守軍軍官轉臉吩咐第三位說，「班長，注意不要讓金屬反光從僞裝網裏洩露出去。這樣好的月亮，可以看得很清楚哩。」

卡車此時停放在通往法屬鐵內亞丁村的土路旁邊，用僞裝網幪在灌木叢裏。那天晚上，在一條平行的道路上由測音器測聽到牙醫師摩托卡的響聲時，他們便追踪着向山區進發。他們熄燈行車，等到摩托車一歇下來，卡車也立刻熄燈停在樹叢中，因爲他們無法再利用摩托卡的聲響來隱匿自己。他們張開一面僞裝網覆蓋了卡車，測音器，以及架在附近的四十厘米口徑的防空小砲。他們停在那裏等待着，不知與牙醫來相會的，究竟是另外一輛摩托車，一個乘馬的人，一輛吉甫



，或是一架飛機？

隔了一會他們聽見遠遠空中傳來嗡嗡聲。龐德略微一笑，說道，「原來是直昇機。別的飛機不是這種聲音。馬上準備好褪下僞裝網。說不定我們要示警地朝它射擊。喊話器的開關打開了沒有？」

「打開了，您哪。」測音器旁邊的班長隨即答說，「直升機來得很快。不消一分鐘我們就可以發現它。您看見那邊剛剛擰亮的光柱麽？可能是指示降落的場地。」

龐德朝四條淡淡光柱注視一下，然後向廣漠的非洲夜空掃瞄。

好，走私集團中最後一員大將終於來了，他是這個匪幫中最後的一員，也是最先發現的一員。他們曾在倫敦海頓花園的店號中有過一面之緣。這人是史班幫的核心人物，也是被華府治安當局最關心的幫匪，龐德在想，除了那個假冒僞善的曲邪弟，這是本來他無意於親手格殺的另一幫匪要犯。他想到在緋嘉特酒吧大打出手的經過，以及在郵船上被他幹掉的兩名底特律鎗手，他並不是殺人不眨眼的兇神。麥爺派他出差無非要他查出鑽石走私集團的來龍去脈。可是，事與願違，這班傢伙一出面，左一個右一個地總是想要他的性命或者想殺害他的朋友。他們以動武爲開宗明義的見面禮，而非留作最後不得已的措施。在拉斯維咯斯開雪佛蘭車的兩名鎗手不由分說朝他開鎗而且打傷了歐黎。古里峩。他們以殘暴與動武爲唯一憑藉。後來開粉紅豹跑車的另外兩名打手，見面就打了歐黎一悶棍，到短兵相接時，也是他們首先開的鎗。史班•西拉菲摩先唆使手下

人用大皮靴混身上下蹂躪他，弄得他遍體鱗傷，後來又在列車上朝他們開鎗，希望把他們撞下鐵軌。溫弟與吉弟這兩個雜種，先把貝廷格騎師整得半死，後來又要謀殺龐德，並且結束蓋狄芬的性命。以上的七個人，他先後打死其中的五個。並非他嗜殺成性，而是出於無可奈何的行動。他和他的三位好友，賴菲立，歐黎．古里峩，和蓋狄芬總算鴻運高照，才倖免一死。壞蛋終於惡貫滿盈地一一死去。

現在壞人中最後一個從空中來了，就是這個人，曾經出過賞錢命令七個手下人殺害他和蓋狄芬。照麥爺的剖析，就是這個人，組成了鑽石走私網路，開闢販賣鑽石的途徑，而且在過去幾年間有效的經營這一個企業。

龐德在南桑普敦港上岸後立即轉往波士孔機場。在機場他跟麥爺通了一次電話。他是利用空軍專線跟麥局長連絡上的。當時運送他前往西非費鎮的坎伯拉式專機已經升火待發。麥爺的指示極爲扼要，而且他的聲音中似乎有一點疑慮。龐德是在航空站站長的辦公室聽的電話，坎伯拉噴射轟炸機在外面尖聲嘯叫着試車。

「你平安歸來，我很高興。」

「謝謝關心，您哪。」

「今天晚報上登了一段伊莉莎白女王號郵輪發生兩條命案的消息。不知道究是怎末回事？」

麥爺的語意中頗爲疑慮。



「他們是幫匪派出的兩名鎗手，您哪。旅客名單上登記爲溫特和吉里智。據茶房跟我說他們因爲打撲克牌賭錢吵了嘴而出事的。」

「你認爲茶房的話可信麽？」

「聽起來很可能，您哪。」

電話停頓了一歇。「警方是否也這樣想？」

「我沒有機會跟他們見面，您哪。」

「讓我來跟華倫士副總監談談看。」

「對啦，局座。」龐德說。他懂得這就是麥爺的表達方式，假如是龐德幹的事，麥爺希望檢察官在辦案時不要讓龐德或者特勤局牽進去。

「話說回來，」麥爺打圓場說，「他們到底祇是無足輕重的小角色。我現在要你抓的人，叫史班捷克。也就是自稱賽魯佛，或者簡稱ABC，以及其他不同諢號的人。據我所知他正沿走私路線走向另一頂端。可能去關閉路徑。也許要殺死他的同夥。頂南端接應人是一名牙醫師的助手。你要設法逮到他們兩人歸案。自兩週前開始，我已經派遣第二八〇四號去當牙醫師的助手。費鎮的當局認爲他們已把當地情形弄得很清楚了。我的意思希望你趕快結束這個案件，回來辦正經事。這個案件牽連很廣。一開始我就不高興插足其中的。到現在爲止，我們所獲致的良好結果，與其說得力於優良的管理，勿寧說應歸功於幸運。」

「您說得是。」龐德表示同感。

「這位蓋小姐是怎末回事？」麥爺問。「我已經跟華倫士交換了意見。他表示如果你堅持己見，他們就不提出檢舉。」

麥爺的語音裏是否藏蘊着漠不關心的成份？

龐德答話時竭力裝着一本正經的樣子，「蓋小姐正乘一輛公路車前來倫敦。我準備讓她寄宿在我底公寓的客房裏。她很善於管家。她會好好照顧自己的，直到我公畢歸來。我相信她不會有問題的，你放心。」說完以後龐德連忙掏出一塊手帕抹拭臉上的汗水。

「好的，」麥爺也正經其事的答話，「那麼就這末辦。我預祝你一帆風順。」停頓一歇之後，電話線的那一端聲音突然變成粗鹵起來，「你要善自珍惜。我對於事情的進展很表滿意。工作報告以後補來。你好像頗能懾服這班傢伙哩。好，再見，傑士。」

「再見，局座。」

龐德朝天空的高積雲略作眺望，他很想念麥爺，更想念蓋狄芬，只希望這是最後的追擊，能够順利地解決之後不久即可勝利還鄉。

上礦場來的走私客手裏拿着第四隻電筒站在場地上佇候。可來啦。它從月亮升起的方向照直飛來。像往次一樣發出惹人的噪音。他亟欲洗手不幹，逃避噪音也是原因之一。

直昇機冉冉下降，現在離走私客的頭頂約廿呎處懸飛。機艙伸出一隻手臂，用手電筒打出摩



斯電碼的A字。走私客在地上立即報以B與C。於是主旋翼傾角改小，那鋼鐵大昆蟲便輕俏地沉到地面上。

塵埃落地之後。走私客拿開裳住眼睛的手臂，注視駕駛員順一隻小梯子爬下地。那駕駛員頭戴飛行盔，架着飛行風鏡。以前他沒有見過這副打扮。而且論塊頭也比以往那德國佬爲高大。走私客覺得脊樑骨有一陣痛刺。這個人是誰？他慢慢地迎了上去。

「東西帶來了嗎？」兩道又直又黑的眉毛底下從風鏡裏射出一對冷峻的眼光。駕駛員稍微一迴頭，月色正好照亮風鏡玻璃，使得眼睛深深藏了起來，變成黑皮飛行頭盔中部兩個發閃光的圈子。

「帶來了，」走私客神情緊張地答說？「可是那德國人上那裏去了？」

「他不會再來了，」兩個白圈圈死盯住走私客。「我是ABC，我親自來關閉路徑的。」

「啊。」

駕駛員講的一口美國腔，語氣堅決，沉着而且毫無情感的意味。

「給我幫忙加些汽油。」

走私客自動地伸手到襯衣的胸口裏。他掏出一個濕潤的小包裹，雙手呈出，好像進貢似的。是監工人向苦力發號施令的聲音，走私客連忙快走幾步，迅速地奉行命令。

他們二人悶聲不響地工作着。等加好油以後兩人又照了一次面。走私客一直在動腦筋，他認

爲來人是和他居於同等發言權的合夥人。他比較的淸楚全般業務，所以講起話來顯得聲勢赫赫。

他向駕駛員站立之處仔細佇視，那人似乎立在扶梯旁邊，一隻手擱在梯子上。

「我這一向曾經對全般業務加以澈底檢討，在我看來……」駕駛員的話沒有講完，兩唇從張開的嘴邊後收，嘴裏發出的是介乎咆哮與嘯叫的聲音。

駕駛員手裏擧起手槍向對方傾吐了三次，走私客嘴裏「啊——」了一聲，似乎向來客諂媚。可是接着他翻身倒在地上，身子高高聳起一次，而後便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裏。

「不要動，」喊話器經過揚聲筒的放大向曠野呼喚。「你已經被人包圍。」發動機被打着的聲音，響成一片。

駕駛員不曾猶豫喊話器架設在何處。他只顧爬上扶梯。機艙門乒的一聲關牢，起動機在營營作聲。引擎怒吼起來，直昇機的主旋翼慢慢地打圈圈，然後速度加快變成兩道銀光閃閃的大圓盤。直昇機先扭動一下，隨即騰空，筆直地向空中加速逃遁。

在矮矮灌木叢中，軍用卡車猛力一煞車停了下來，龐德連忙坐上四〇厘米小砲的控制臺。

「班長，往上搖。」他吩咐管制仰角的軍人趕快操作。他瞪着一隻眼向照準儀裏的方格基線窺視，此時砲管慢慢向月亮昇起頭來。他用手把射擊拴退去了保險，並將射擊機柄放在「單發」位置。「再向左偏十米位」。

「我來替你裝曳光彈，」站在龐德旁邊的官長手裏捧有兩排漆成黃色的砲彈。



龐德把脚放在扳機踏板上，現在直昇機正好位於照準儀的方格中央。「吃隱點」，他吩咐說。

「噓——叭。」

曳光彈發出光來的，以低于音速的速度懶懶地向天空鑽昇。彈着偏左偏低。班長精密地扭動兩隻槓桿進行修正。

「噓——叭。」

曳光彈在空中劃成一道曲線，掠過了直昇機的頂部。龐德傾身向前把機柄拉了一把放在「自動連發」位置。他的手臂極爲沉着。這樣的安排意味着必然的命中。又一次由他來擔任凶神的角色。

「噓叭——噓叭——噓叭——噓叭——噓叭。」

赤色的火苗在空際不斷的散佈。直昇機仍迎着月亮冉冉昇起。現在它開始朝北方轉向。

「噓叭——噓叭。」

在直昇機尾旋翼的附近發出一道黃色閃光。接着聽到一聲遙遠的爆炸。

「命中目標，」軍官發出判斷。他擧起紅外線目鏡朝那方向注視，然後說，「尾旋翼削掉了，」後來他興奮地接着講下去，「哎呀，看起來整個座艙似乎被主旋翼拖着打圈圈。駕駛員一定轉得昏天黑地了。」

「還要射擊麽？」龐德使旋轉的機器保持在照準儀中央，一壁向軍官發問。

「不必了，先生，」軍官答說，「我們最好活捉到他。不過看起來，好像：：是的，現在直昇機已經失去操縱。以極大速度往下衝。大約主旋翼出了毛病。它衝下來了。」

龐德抬頭離開照準儀，用手遮住眉毛向月光諦視。

是的。直昇機在空中，大約有一千呎的高度。引擎發出吼聲，可是主旋翼像糾纏不清的金屬片從天上跌跌冲冲栽下來，好像步履蹣跚的醉漢。

史班•捷克，曾經下令暗殺龐德的壞蛋，他也曾打電報要槍手刺殺蓋狄芬藉以滅口，也就是在海頓花園『鑽石之家』那間爐火熊熊的接待室中跟龐德有過一面之緣的人。鑽石之家歐洲分部副董事長，賽魯佛，也正是每月去花都冶遊一次，時常去孫陵鎮打高爾夫球的高尚紳士。麥爺管他叫「模範公民」史班的史幫班先生，幾分鐘前還親手殺死一名同夥的走私客——誰知道有多少人會在他手裏喪生？

龐德可以想像得出直昇機座艙中的景況。那個駕駛員一手抓住操縱桿，另一隻手猛力推動油門，眼見高度表的指針在短暫期間跌落好幾百呎。那人恐怖的眼睛中射出紅光，價値幾十萬鎊的鑽石原料變成壓艙的呆貨。而一向視爲左右手的手槍現在也變成一無用處。

「他現在又轉到灌木叢上空來了。」班長對着天空軋軋機聲說。

「他就要完蛋囉。」軍官彷彿在自言自語。

他們一同注視直昇機在摔毀以前最後的傾斜衝刺。大家屛息等待，只見直昇機盲目地蛇行似



的斜衝，機首猛力往上一蹻，然後把灌木叢當做仇敵憤怒地一頭栽了下去，旋翼猛力地攪打着密密蔴蔴的樹幹。

直昇機墜地的回聲尙未寂靜前，從灌木叢林深處已經傳來一個空曠的響聲，接着一個大火球突然間昇向天空，頓時使月色爲之黯淡。這一帶平原也就浸沐在橘黃色的火光之中。

軍官是第一個起反應的人。「乖乖！」他頗有感觸地發出感慨。他慢慢取下夜間目鏡，轉過臉很含蓄地對龐德說，「先生，這是本次任務的結局。相信要到明天早上我們才有辦法到達失事現場。而且我們一定要在莽林裏耕耘幾個鐘頭而後才能找到飛機的殘骸。我們還得跟法國邊疆軍隊辦妥交涉。我們一向跟他們相處頗好。不過我相信總督府方面得跟卡爾當局好好的疏通一番。」軍官心想又要開始寫一大堆任務報告了。想到迫在眉睫的公文寫作，他立刻覺得四肢乏力。他是實事求是的人。今天這一天已經忙活得够受的了。「先生，讓我們先打個瞌睡如何？」

「你們睡好了，」龐德說。他抬起手腕看看時間。「頂好躺在卡車底盤下面。大約再隔四個鐘頭以後，太陽就要出來了。我自己倒不覺得累。由我來守望，假如火勢有擴大的迹象我就給你們發警報。」

那軍官朝這位大員奇兀地看上一眼。這位謎一樣的人物，外貌是沉默寡言，在『極度優先』緊急電訊的差遣下來到了我們這一塊委任統治地的地段。難道說世界上眞有鐵打的金剛麼……這一切都跟費鎮沒有多大關連。還不是倫敦方面搞的花樣。「謝啦，先生。」道了一聲謝以後那軍

官便從卡車上跳下了地。

龐德慢慢地抬起脚使它離開板機踏板，然後朝控制臺的短背席位靠靠緊。他眼光注視跳躍的火焰，兩手却自動自發地向衣裂中摸索。這是向隊長借穿的熱帶襯衣。他在尋找打火機和香煙。他取出一枝香煙，再把點燃以後香煙和打火機放回口袋之中。

好了，鑽石私梟的門徑到此已屬此路不通。這是最後一頁。龐德深深地抽了一口煙，然後牙縫中發出長長的一聲喟嘆，一共報銷六條性命，全案大功告成。

龐德抬手抹去額前的汗水。他向後理一理垂在右太陽穴附近的一綹濕漬髮束。通紅的火光照亮了他那嚴肅而消瘦的面孔，火苗在他疲憊的目光前不停地閃耀着。

史班幫的結局以這個血紅的句點做爲結束。他們所營運荒唐無比的鑽石走私至此告一結束。可是就失事現場火煉中的鑽石而言，它們不致壽終正寢。熄火以後鑽石原料，勢必押解半個地球，經過一番加工處理仍然會像永恒的死亡似的屹立無恙。

龐德突然想到躺在伊莉莎白女王號郵船房艙中的大塊頭。他的血液屬於F組。他的看法有問題。死亡固然是一種永恒的狀態。鑽石又何嘗不是如此？

龐德從卡車上跳下地，開始慢慢踱向跳躍的火場。他自己展露了冷酷的微笑。所有關乎死亡和鑽石的想法都是過度嚴肅的想法。就〇〇七號而言，他剛剛辦完一樁公差如而此已。

（全文完）